

第二卷 第二期

中國學報

何其年

日本大使館  
調查室  
資料之印



東京圖書館

資料ノ下記入濟

# 中國學報

第二一卷 第二一期  
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 目次

倪瓚之著錄與其偽作

容庚 (一一〇)

孔繼以前的社會學

楊堃 (三一〇)

東西文化及宗教的檢討

彭炎西 (三一七)

歷代名瓷圖譜真偽考

馮承鈞 (三一四)

歷代漕運評述

楊文煊 (三一七)

元代雜劇作家傳略(中)

傅惜華 (六一八)

# 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偽作

容庚

## 序言

余于藝事，癖好有二，一曰金石，一曰書畫。金石得之于舅父鄧爾雅先生，書畫得之于叔父容祖椿先生。民國十一年夏，北來北平，承羅振玉先生之誘導，畢力金石，著述得十餘種。九一八之變，悲憤不寧，國亡是懼，求所以安謐余腦者，莫書畫若，于是購取書畫之書讀之。金石之暇，不廢書畫。寢假而購藏矣，而臨摹矣。大東亞戰爭起，英，美海軍殲焉。香港，斐律賓，星架坡諸地相繼陷落。友人司徒君握手告余曰：「吾輩希望之日至矣。」余感極無語，百年積弱，庶幾奮發為雄乎。戰爭八年，幣制日紊。教授月奉千金，曾不足以易百斤之米，或一噸之煤。八口之家，何以爲生。斥賣書籍字畫之屬，忍死以待時清。金石之乾燥無味，終不若書畫之足供怡悅也，于是治書畫之日漸多，而治金石之日漸少。初編「吳歷畫錄」，「補正陳垣先生「吳漁山先生年譜」十餘條。如吳歷學琴于陳岷。陳先生謂：「先生葑溪會琴圖跋作石民，見虛齋名畫錄五，疑山民又名岷，號石民也。」余藏陳砥蘭竹卷一，山水冊一，款皆作岷，印皆作石民。石鼓硯齋書畫錄卷二吳歷仿米山軸，款云：「歲癸丑六月廿八日，詩畫寄懷石民老友。」則陳砥號石民，可無疑也。吳歷湖山秋曉圖

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偽作

卷，陳先生謂：「見夢園書畫錄二十，三秋閣亦著錄一卷，題句少異，兩卷必有一偽。」案三秋閣于「余齒七十加三」，「作「余齒七十加十加三」，其誤殊甚。關氏且據此以爲「漁山八十三歲所作。」故余以三秋閣卷爲僞。壯陶閣書畫錄十四又著錄一卷，題句亦少異。紙高而短，故題句刪去「喜其長而嫌其太矮」一語，則其僞亦無疑。康熙二十年五月，歷有袖珍冊，題云：「予學道山中，久不作雨淋牆頭畫法。梅雨新晴，爲蒼竹表妹文寫此。」山乃虞山，此往澳以前作。陳先生誤以爲「至澳以後作」，故「澳中雜詠」：「滯澳冬春兩候過，」一榜人還認冬來客，爲報春流比舊強。」兩言冬春皆不得其解。是年冬十月乃始至澳也。畫跋云：「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已五閱月於茲矣。」此乃下年事，陳先生誤繫于本年。繼輯王翬「清暉閣畫跋」，得一百九十六則，視「畫學心印」中之「清暉畫跋」僅得十六則者，蓋十倍過之。次編「法帖目錄」，得所見所藏者一百三十餘種，以辨僞定名之不易，故姑置之。福開森著「歷代著錄畫目」，所收之書一百三十種。欲知某家著錄之畫，展卷瞭然，咸稱其便。然引自佩文齋書畫譜者十六種，其書多有存者，何不取之原書。且所收有所未盡，余爲

「歷代畫錄畫目續編」收「詹東園文覽編」以下三十六種，或錄原文，或有題跋，多世所希見者。嘗欲選山水名畫家百人，自五代之荆浩，關仝，以迄有清之錢杜，戴熙，詳其生平，著其作品，爲「山水畫鏡」一書。俛瓊處兵戈滿地之時，深動故山之思，與吾人身世正同。畫多詩跋長題，撫事繼情，寄其感慨。如云「己酉五月十二日，玄暉君在良常高士家雅集。午過矣，坐客飢甚。玄暉爲沽紅酒一罍，麴筍二个。良常爲具水飯，醬蒜苦蕒。倘伴遂以永日，如享天廚醍醐也。」哀而不怨，正是孔，顏樂處，可資吾人則效。誦其「滔滔天下，病者良極。僕我大雄，拯此羣溺」之言，孰不引領而望者乎。彼以懶自稱，則其作畫必不富。而汪東之人以有無爲雅俗，則僞者必多。且疏樹茅亭，伴僞亦易。整理畫家著錄之品，請自倪始。諸家著錄，去其重複，得二百六十餘幅，今得見者僅四十一幅。雖暗中摹索，不免于扣槃捫燭。然以畫證畫，則其作僞之迹，可得而言。

有題跋同而略異者：如壬子僊鉢曇花圖，或置詩於跋前，或置詩於跋後。跋云：「因寫圖賦詩以贈，瓊。」或作「因寫圖贈此，雲林生瓊。」或作「因寫圖并賦，瓊。」又如容膝齋圖，詩後跋云：「甲寅三月四日，槩軒翁復携此圖來索謬詩，贈寄仁仲醫師。且錫山予之故鄉也，容膝齋則仁仲燕居之所。他日將歸故鄉，登斯齋，持卮酒，展斯圖，爲仁仲壽，當遂吾志也。雲林子識。」或作「癸丑二月廿三日，惟允持佳構索謬詩畫。且錫山余之故鄉也，容膝齋則仁仲燕居之所。他日將歸故鄉，登斯齋，持卮

酒，展斯圖，爲仁仲壽，當遂吾志也。倪瓊。」而詩同。一也。

有題跋同而刪節者：如辛丑隔江山色圖，或刪去一年逾五十，日覺死生忙，能不爲撫舊事而縱遠情乎」二十字。又如秋林山色軸，他本皆無是夕以後一跋及七言絕句三首。又一本並將前段之詩刪去「西山日在望，白雲淡生媚。寂寞棲德園，清虛捐世味。石竈有餘煙，未收煮茗器」後六句。又將「八月二日，寫秋林山色并詩，以遺伯循文學，瓊，」刪作「八月二日寫，懶瓊。」又如壬子春山圖，詩云：「狂風二月獨凭闌，青海微茫煙霧間。酒伴提魚來就煮，騎曹問馬只看山。汀花岸柳渾無賴，飛鳥孤雲相與還。對此持杯竟須飲，也知春物易闌珊。」或將每句首二字刪去，易七言律爲五言律。二也。

有題跋同而畫異者：如乙酉六君子圖，大樹參差，遠山一角。或作園亭景，松篁掩映，蹊徑幽深。又如壬寅贈惟允竹枝圖，或作樓隱圖，山峯平遠，林石亭子。三也。

有題跋同而大小異者：如己卯秋林野興圖，高三尺二寸，廣二尺。或作高二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九分。又作高四尺一寸，廣二尺六寸。又作高一尺零二分，廣一尺。又作宋尺高三尺，廣一尺九寸。又如壬子桐里湖堂圖，高二尺，廣八寸四分。或作高一尺，廣一尺三寸四分。又作高三尺六寸二分，廣一尺八寸八分。四也。

有題跋同而顏色異者：如山郭幽居圖，墨筆。或云設澹色。五也。

有題跋同而絹紙異者：如松林亭子圖，絹本。或云紙

墨如新。六也。

有詩同而跋異者：如樂圃林居軸，跋云：「余來城郭，而暑氣熾甚。偶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誦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成此一詩，并寫小圖呈甘白，以寓笑樂耳。甲寅六月十五日，倪瓚。」或作「至正癸未歲八月，雲林子倪瓚。」癸未早于甲寅凡三十二年。又如甲寅浦城春色圖，跋云：「遜學親契其先世居閩之浦城，爲寫浦城春色圖，并賦詩云。」或作「浦城春色，送以中教授之閩中，并賦一詩。」七也。

有詩異而跋同者：如秋樹筠石軸，詩云：「不到荆溪三十秋，南津溪水亦東流。用公住近金鵝嶺，魏族猶隣白虎丘。楓葉爛斑霜落後，竹枝蕭瑟渚邊頭。歸逢古德方匡叟，爲話談玄舊日游。」或作秋林遠岫圖，詩云：「綠波佳思復如何，塔下清陰芳草多。爛醉哦詩絃寶瑟，閒眠欹枕慢烟蘿。莫將華髮臨明鏡，還寫黃庭換白鵝。剪取吳松雲錦麗，天孫機杼隔明河。」而跋同。八也。

有跋同而人異者：如六君子圖跋云：「盧生甫每見輒求作畫。至正五年四月八日，泊舟弓河之上，而山雨篝燈出此紙苦徵畫。時已憊甚，只得勉以應之。大癩老師見之，必大笑也。倪瓚。」或作贈鄒九成山水軸，跋云：「鄒君九成每見輒求作畫。至正五年二月八日，泊舟江渚，而九成出素紙苦徵畫，時已憊甚，只得勉應請。大癩老師見之，必大笑也。」九也。

有題跋同而後人題跋異者：如乙巳西園圖，後有文嘉

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僞作

跋。或有董其昌跋。又如松坡平遠圖，後有董其昌跋。或有朱逢吉，貝翺，管時敏三跋。十也。

有後人題跋難鈔他書而顛倒改易者：如石渠著錄水竹居圖卷，倪氏詩跋略同，而後人題跋皆鈔自寶繪錄。張惠，大癩兩跋原爲「倪雲林爲黃子久十幅」中倪瓚，大癩兩跋。胡寧，俞和，危素，張雨四詩，見于「管夫人竹窩圖」，胡寧原作俞和，俞和原作柯九思。尙左生詩見于「倪雲林二幅」，原作文徵明。沈周跋見于「倪雲林贈耕雲東軒讀易圖」。各跋均略有刪改。寶繪錄中各畫均僞作，此又僞中之僞者。十一也。

以上疑僞之作而有真本可附麗者。

有題跋所記之人已在卒後者：如癸丑十萬圖冊，跋云：「夜來同惟寅，羽士張伯雨，方壺子，論右丞詩中畫，畫中詩。快然曠遠，乃做爲此。」不知伯雨卒于至正八年戊子，距癸丑已二十五年。又如巖居圖，跋云：「和虞學士作，題巖居圖寄伯雨外史，瓚。壬子十月廿二日。」壬子去伯雨之卒亦二十四年。十二也。

有合作畫之人已在卒後者：如與黃公望合作山水卷，跋云：「至正壬寅九月廿六日，大癩學人。」不知大癩卒於至正十四年甲午，距壬寅已八年。又如與黃公望合璧山水四幅卷，跋云：「大癩道人寫，至正癸丑夏月之杪。」癸丑去大癩之卒已二十年。十三也。

有題畫之人已在卒後者：如畫贈均玉山水，跋云：「至正廿二年七月四日，畫贈均玉隱君，荆蠻民倪瓚。」後有鮮于樞題詩。不知鮮于樞卒於大德五年辛丑（疑年續

錄云卒大德六年壬寅。距至正廿二年已六十年，甲子正一周矣。又如秋堂逸致軸，跋云：「與敬初別幾歲月矣，因寫秋堂逸致并題却寄。至正辛亥，滄浪漫士倪瓚。」後有陳基詩跋。不知陳基已於前一年庚戌卒矣。十四也。

有畫作於題者之後者：如松石圖軸，款云：「滄浪漫士倪瓚寫松石圖贈夢吉孝廉，甲午二月。」旁有張雨題詩，在「至正四年冬日，」早于甲午十年。十五也。

有紀年不合者：如山水軸，跋云：「滄浪漫士瓚畫于雅宜山齋。己亥廿又二年清和朔日。」不知己亥乃至正九年，非廿二年。又如碧山茅茨軸，款云：「至正辛酉春二月既望，倪瓚。」不知辛酉爲洪武十四年，距瓚卒已七年。十六也。

有置閏不合者：如松江山色圖，題云：「癸丑閏三月六日，寫松江山色并詩贈子俊茂才，用答佳餉。」不知洪武四年辛亥閏三月，而六年癸丑乃閏十一月。十七也。

有洪武而稱至正年號者：如幽窗水閣圖，款云：「至正辛亥十月之望，延陵倪瓚。」秋堂逸致軸，款云：「至正辛亥，滄浪漫士倪瓚。」自洪武元年戊申至七年甲寅，箸錄之畫約五十幅，惟此二幅稱至正，且皆在辛亥，前後六年皆無之。十八也。

有年月事實與詩集不符者：如鶴林圖，跋云：「至正辛巳歲三月四日，解近德方郎官，九成掾史於荆溪，適相從及旬而別，因九成徵予寫此鶴林圖，并賦詩爲贈，雲林生倪瓚。」案倪雲林詩集一·廿八詩跋云：「至正十二年三月八日，冒風雨過九成荆溪舟中。劉德方郎官方舟烟渚

，留宿談詩。明日快晴，移舟綠水岸下，相與嘯咏。……」（此跋亦見於春溪放舟圖）又三·十一詩序云：「三月四日，解近德方郎官，九成掾史於荆溪之上，相從及旬而別。因九成徵余畫，并賦詩爲贈。」此正一時事。乃此畫跋勦襲後序語，冠以辛巳之年，而不知前跋之爲至正十二年。十九也。

有倪瓚之詩而易名爲他人之題者：如春江烟霧軸，王叔題詩，見於倪詩集一·八，題爲「玄文館讀書。」乃竄易二十一字以題倪畫。又如山樹真蹟軸，楊維禎題詩，見於翠竹喬柯軸，作倪瓚詩。乃改易二字以題倪畫。又如山林道味方幅，題云：「某几清幽無俗物，圖書雜沓有仙言。晚來徙倚南山下，始識山林道味尊。倪瓚。」此詩又見於甲辰東軒讀易圖，作鄧文原和倪之作。爲倪爲鄧，撲朔迷離，莫可知也。二十也。

有上下款稱兄弟者：如贈潯齋山水軸，跋云：「辛未四月歸來，得晤潯齋五兄，清談竟日，足可洗去二百餘日塵垢。因寫此以贈，並記之。東海弟瓚。」上款稱五兄而下款稱弟，此清代稱呼，元人不如是也。二十一也。

有題跋雜鈔數詩而與畫無涉者：如烟鶴圖軸，詩云：「青山臺臺水舒舒，相見郊原霽雨初。絕似三堂亭上望，人家依約樹扶疏。吳松江水碧於藍，怪石喬柯在渚南，鼓柁長吟采蘋去，新晴風日更清酣。日暮移舟何處泊，誰家亭子水西頭。惠山只在湘簾外，雨後幽泉百道流。野水荒寒窸窣演，萋萋芳草也知春。五湖雪浪浮天白，好遣輕鷗狎隱淪。」此四絕句均見于詩集卷六，第一首爲「題畫，

「第二首爲」題曹雲西畫，「第三首爲」題畫與強仲端，「第四首爲」船中。又如江渚風林圖，詩跋云：「江渚暮潮初落，風林霜葉渾稀。倚杖柴門聞寂，懷人山色依稀。一望洞庭秋水，相逢南渚孤蓬。江干有興騷客，閉居久約漁翁。至正癸卯九月望日，畫贈勝伯徵君並題，倪瓚。」第一首及跋見于清閨閣集三·二三。第二首見于同頁「東吳十詠」之第一首一望洞庭。「二十二也。

有甲詩而署乙名者：如甲寅古木幽篁圖，王穉題詩云：「流光冉冉逐驚波，文物空思晉永和。遼鶴重尋舊城郭，當時風致已無多。」南渚泊舟圖則詩署「東海徐賁」之名。又如癸卯林亭遠岫圖，王行題詩云：「每看新圖憶舊游，遠情間景共悠悠。亂鴻沙渚烟中夕，黃葉江村雨外秋。亂後得安翻訝夢，醉來因感却生愁。那能便結滄洲伴，重向烟波覓釣舟。」吳門詩畫軸則改易十一字，署「口金震題。」二十三也。

有後人題跋而重見于他畫者：如辛亥呈王雲浦山水卷，後有鄒直夫，瞿式耜，杜臻，博爾都，馮男，張英，勞之辨，陳元龍八人題跋，除瞿式耜外，其七人均見于疏篁古木圖卷，而誤馮男爲馮男。又如南渚圖卷，後有錢仲益，朱逢吉，顧祿，王達四人題詩，均見于戊申雨後空林圖。二十四也。

僞亦多術，或有其一，或有其二，而余得見真蹟影本鑒定爲僞者不與焉。著錄之書，幾無不有僞蹟難別其間。而以僞著稱之寶繪錄，古芬閣書畫記，更無論矣。今將倪畫分爲三等，其較可信據者爲正錄，疑信參半者爲別錄。

### 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僞作

，灼知其僞者爲僞作。其正錄大氏見于詩集及清閨閣集者，有名人題跋鑒定者，明代著錄者。其別錄大氏僅見于清代著錄者，題跋有刪節者，原題已佚而有後人題跋者。其可疑或僞作而有真本者，則附錄于正錄之後，低一格書之。其響壁虛造，無可附麗者，乃始入于僞作。獅子林圖目清初至今三百年，若孫承澤，高士奇，張庚，阮元諸人，號稱精鑒，皆被瞞過，以爲真蹟。而余獨發其覆以爲摹本。非余目之能辨秋毫，蓋印刷之術工，流布滋廣，搜集較易，並几互觀，妍媸自別，其僞莫得而掩。若譽爲畫史之董狐，則余豈敢。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中秋節記于北京。

## 正錄第一

至順三年壬申三十二歲

一 玄文館圖 六硯齋二·二·四九作西神山圖 書

### 畫舫綠四五

玄中真師在錫山東郭門立靜舍，號玄文館，幽密敞朗，可以閒處。至順壬申六月，余處是兼旬，謝絕塵事，游心淡泊。清晨櫛沐，竟至終日。與古書古人相對，形忘道接，儼然自得也。又西神山下有流水，味甚甘寒，與常水異。館至西神不五里，得朝夕取水，以資茗椀。讀書談道之暇，飲水自樂焉。乃賦詩曰：

真館何沉沉，寥廓神明居，陽庭宿敞朗，丹林鬱扶疏。聽言茲游息，脫屣榮利區。檐榭初日麗，池臺涼雨餘。焚香

破幽寒，飲冰聊舒徐。潛心觀道妙，諷詠古人書。懷澄神自怡，意愜理無遺。誰言黃虞遠，泊然天地初。迴首撫八荒，紛擾繼桴如。願從逍遙游，何許崑崙墟。蕭閒仙卿倪瓚。

李日華云：一玄中真師不知何人，觀此稱呼，必雲林所禮爲師者。元時玄教極盛，吳全節，張伯雨，皆博極羣書，高抗物外。倪所尙貞潔，其所尊事，必非凡流。」張丑云：「倪迂玄文館圖，奇峰古木圖，桐里夕涼圖，並在王氏，奇跡上上。」

案詩及序見倪雲林先生詩集一·八，題爲「玄文館讀書。」

至元四年戊寅三十八歲

二 東岡草堂圖軸 書畫舫綠四七 式古堂二十·四

三

希賢過林下，爲言所居東岡草堂之勝，遂想像圖之。戊寅歲七月九日，倪瓚記。

東屯草堂知有無，東岡草亭新入圖。老翰見此喜折屐，定知不爲四總鱸。庚辰歲四月三日立夏，張天雨陽德館寫。

張丑云：「東岡草堂圖者，倪清閔蚤年筆也。作於戊寅七月，時年三十有八耳。其題語凡三十字，絕不類盛年之筆，故楷法尙未成就。乃是寫贈希賢高士者。草亭中人物有二，面部衣紋極細，自非秋林野興之比。本身上有張天雨題詠參箋，上有杜瓊，吳寬，楊循吉三詩。原係周原已故物，轉入劉廷美齋中。樹石高古，人物秀雅

，氣韻跡也。近歸溪南吳氏。聞其家尙有汀樹窈岑小幅，吳淞山色大軸，並是元鎮極品。未及見之，至今尙在夢想。」

案此圖董其昌有臨本，畫作東岡之上，雜樹五株，野竹叢生，大小錯落有致。左結茅亭，一人端坐其中，一童侍立於左。對岸林木森鬱。跋云：「己己長夏避暑，偶臨倪迂此圖，并存詩識，以知所自，其昌。」見故宮書畫集第六。書畫舫及式古堂均無倪款及張雨題，據董臨本補。其杜瓊，吳寬，楊循吉三詩，不可知矣。

五年己卯三十九歲

三 秋林野興圖軸 書畫舫綠四七 郁氏八·三 式古堂二十·四四 江都一·六八

紙本墨筆，高三尺二寸，廣二尺。

余既與小山作秋林野興圖，九月中，小山携以索題。適（舫作憶）八月望日，經鈕齋前（舫，式無前字）木犀盛開，因賦下章（舫，式作韻）。今年自春徂秋，無一日有好興味，僅賦此一長句于（舫，式作錄）左方。政喜秋生研席涼，卷簾微露淨衣裳（舫，式作琴張）。林扉洞戶發新興，翠雨黃雲籠遠牀。竹粉因風暗靡靡，杉（式作松）幃承月夜蒼蒼。焚香底用添金鴨，落蕊仍宜副枕囊。己卯秋九月十四日，雲林生倪（郁無倪字）瓚。

十（郁作至正十四，舫，式作今）年歲在甲午冬十一月，余旅泊甫里南渚，陸益德自吳松歸，携以相示，蓋藏於其友人黃君允中家。余一時戲寫此圖，距今十有六年矣。對



之懷然，如隔世（舫，式下有事字）也。瓚重題其左而還，十九日。

曉露生清輝，空冥照秋影。遐眺脩亭虛，一覽心已領。

陸繼善。

經鉅堂前木犀黃，何人坐坐聞天香。迂翁胸中有清癖，欲掃繁花歸枕囊。秋林野興圖親寫，百年落落燕都下，市門不遇杜長垣，殫器誰將手重把。弘治壬子臘月，子開至京，偶見此圖，識爲雲林真筆也，因購得之，重加裱飾，請予題其上。蓋此圖破閣已甚，知好者少，其亦可謂遭矣。吳寬。

百年遺墨尙精神，鑒賞還歸杜老真。今日長垣傳法眼，固知少嫩亦如人。頃予讀東原先生遺藁，其論雲林畫品云，世率以其書辨真贋，不知早歲作尤少嫩如其人，故予詩云然。先生知畫之深者也。王鏊。

張丑云：「右畫草亭中作人物二，亦自佳。所惜紙敝墨渝，不稱神明煥然耳。或云倪迂生平不畫人，僅龍門僧，荆蠻民二幅有之，恐未必然。按此圖與東岡草堂僅隔一歲，何得書法相懸若此。」

郁逢慶云：「樹石學董北苑，亭中坐一人，童子隨後。」  
卞永譽云：「亭坐一人，傍立小僮。峰巒無數，出沒林間。」

高士奇云：「畫法董源。中畫一亭，亭中一人兀坐，傍一小僮。運筆渾圓，林木鬱潤，林際數峯，出沒在目，真元鑲第一傑作也。惜乎題字少損，不無有駁骨之歎。」

案書畫舫及郁氏均無吳，王兩題。因紙敝墨渝，題字少損之故，各書廣錄，頗有異同。

附錄一 秋林野興圖軸 六硯齋二·一·三

詩跋略同前，「瓚重題」之下缺「其左而還十九日

閣已甚，知好者少，其亦可謂遭矣」十七字。王鏊「如其人」下缺「故予詩云然」五字。

李日華云：「做董元樹暈濃厚，石氣剛果，深沙遠嶼，大有神韻。掩其題款，不知其爲徵君也。後爲杜東原之子字子開者購得，裝池乞吳太宰原博題識，王文恪公亦有題語。」

附錄二 秋林野興圖 寶繪錄二十·十八

詩跋及陸，吳，王跋均略同，後多一文跋云：

清閨風流筆有神，誰從塵市覓遺真。吳門桂子知音者，品藻還來屬故人。吾友杜子開向得倪元鑲真筆，已請吳，王二公題語確當，復素書於不肖何耶。子開言辭婉切，誼不可却，謹識若此。時 正德七年四月十一日，衡山文徵明識。

附錄三 秋林野興圖軸 石渠八·二十

高二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九分。

詩跋「倪瓚」之上缺「雲林生」三字。陸，吳，王跋同。

附錄四 秋林野興圖軸 石渠三編乾清宮

石渠云：「縱四尺一寸，橫二尺六寸。水墨畫雲間遠岫，林下虛亭。」

吳跋缺「蓋此圖破開已甚，知好者少，其亦可謂遭矣」十七字，而易以「匏庵」二字。

附錄五 山水橫幅 十百齋乙十九

高一尺零二分，廣一尺六寸。

詩跋同，無陸，吳，王三跋。

附錄六 秋林野興圖軸 古芬閣十三。十

宋尺高三尺，廣一尺九寸。

杜瑞聯云：「遠山一角，老樹數枝，茅亭翼然，一人坐眺。」

詩跋「瓊重題」下缺「其左而還十九日」七字。

陸詩同，無吳，王二跋。論贊不錄。

至正三年癸未四十三歲

四 水竹居圖軸 書畫舫綠四十八 郁氏六。一

七作著色山水 珊瑚網十。七同 式古堂二十。八 大

觀錄十七。五九 石渠續編寧壽宮

紙本著色，高一尺六寸八分，廣九寸。

至正三年癸未歲八月望日，高進道過余林下，爲言僦居蘇州城東有水竹之勝，因想像圖此，並賦詩其上云：「僦得

城東二畝居，水光竹色照琴書。晨起開軒驚宿鳥，詩成洗

硯沒游魚。倪瓚題。

好在雲林一老迂，畫圖寄到玉山居。向來王謝原同調，

宜向城東共讀書。龍門良琦。

不見倪迂二百年。風流文雅至今傳。東城水竹知何處，

撫卷令人思惘然。徵明。

顧謹中題雲林書有云：雲林書法宗歐陽詢，特爲精妙。

晚年畫勝於佳書之時，故其書非一種。此設色山水，生平不多見，余得之吳孝甫。畫友趙文度借觀，賞歎不置曰：迂翁妙筆，皆具于此。董其昌題。

張丑云：「王廷珩携示雲林僦居城東圖小幀，青綠滿幅，全師董源。其上小楷詩題極精，無能識者。張丑廣德特定爲天下倪畫第一，即舉世非之不顧也。乃述贊云：晚閱倪筆，百千披一。余方盛夸，舉世共譁。作者固難，知亦不易。僦居擅場，鑒定斯至。時萬曆丁巳三月廿日書。」

余初收蓄啓南仙山樓閣袖卷，人多致疑焉，賴久而論自定。既又識拔海岳寶章待訪小冊，世皆駭異之，未幾而品日高。乃今賞鑒元鎮僦居城東矮幅，雖家喻戶曉，弗信也，鮮有不非笑之者。然不笑不足以爲道。嗚呼，安能起三公于九原與之面相印可耶。

元鎮書法本自遒勁，旋就清婉。畫品原初詳整，漸趨簡淡。世人但尙老筆紛披，而不知其蚤歲之精細，陋矣哉。

至正癸未，元鎮時年四十有三，爲進道寫青綠細山水，筆意傲傲荆，關，兼有董，巨遺意。而上方小楷題詠，全師歐陽率更，自非尋常卷軸之可比擬。古語云：其造愈微，其知愈寡，信然哉。

越石舟中瞻對著色僦居城東圖，是雲林絕品，爲之喜而不寐。追憶昔年曾于王百谷半偈菴中獲觀李易安一翦梅詞真跡。係清閨閑舊物，欣然會心，敬步元韻，填成一闋以志之，玉峯張丑廣德書。生怕寒蟬碧樹秋，遠訪

雲林，天際歸舟。城東山色畫無儔，坐對心飛故國樓。

還羨雙谿解北流，泛覽山陰，銷釋牢愁。凌雲健筆果清幽，二十題頭，十倍龍頭。時庚申人日。

雲林作畫，惜墨如金，至無一筆不從口出，故能色澤膩潤。後人刻意摹擬，雖形體略同，其精神終不及也。」

汪石玉云：「著色雲林畫，世所絕少。惟新安汪景辰有此，歿後爲人持去。」

卞永譽云：「秋林茅舍，後映叢竹。右丞，北苑合并一圖，雲林絕詣。」

吳升云：「白紙本，高一尺七寸，闊八寸餘。設淺青綠，大有蒼峭韻致。秋林茅屋，後映叢竹，絕仿惠崇，正翁早年學力精詣時筆也。詩款學元常，勁峭未露本色，尤可珍耳。墨林諸印鮮奕。」

案詩跋見於清閣閣集八·十六。郁氏，珊瑚網均無文詩，石渠多一董跋。

四年甲申四十四歲

五 林亭春靄圖軸 虛齋七·五五 名畫共賞集三

紙本墨筆，高四尺一寸九分，廣一尺九寸二分。

至正四年十一月，袁員外來林下，爲留兼旬。臘月十七日，快雪初霽，庭無來迹。與僕靜坐，因取琴鼓之，古音蕭寥，如茂松之勁風，春絮之流冰。員外時年八十有二，顏貌筋力，未如四五十許人。爲言甫弱冠，遭逢盛明。初宰當塗，過九華山，道逢神人，與棗食之。後數數見夢寐間，若冥感玄遇者。員外韜耀蘊真，仕祿以自給，不爲人所知，豈郭恕先之流歟。爲賦五言一首，並寫林亭春靄。

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僞作

郎官調綠綺，谷雪賞初晴。兩忘絃與手，流泉松吹聲。問言踰八十，云嘗見河清。挂帆望九華，神人款相迎。啖以海上棗，歡愛若平生。玄遇寧復得，惜哉遺姓名。倪瓚。

案詩並序見於詩集一·九，題爲「聽袁員外彈琴一首有引。」畫下層在左作疏林茅亭。二層在右作土坡雜樹。三層在左作土坡。四五層在中作高山，四層山巔山麓小樹叢生，五層無之。五層之右，復作遠山四重。平沙淺瀨，層疊而上，乃倪畫中之極工緻者。

五年乙酉四十五歲

六 惠山圖軸 鐵網珊瑚四·二九 書畫舫錄四一

郁氏一·五 珊瑚網十·三 書畫記三·六四 式古堂二十·三 大觀錄十七·五九

紙本墨筆，高二尺三寸，廣一尺二寸。

至正五年三月八日，玄素先生來林下，瓚乃賦詩曰：吳淞江水春映天（天字點去，題名下注空字），浪波沄沄震影紅。耕田鑿井居其左，令我長懷甫里翁。夢見維舟江畔柳，剝啄敲門散杯酒。整冠起接平生歡，石逕蘭芳重携手。雨後共行林下，正見惠山。先生命瓚寫之，畫訖，因書此詩于上。張外史，陳先生見之，必大笑也。倪瓚記。

佳樹陰森欲礙空，畫成夜落燈花紅。絕憐帶經自鋤者，未忍覓別天隨翁。汾湖春雲散高柳，湖水微茫綠于酒，翁歸天末見青山，臨風莫負揮絃手。陳方用元鎮詩韻題其畫上（郁，珊，觀無末四字）。

張丑云：「雲林倪瓚蚤年書法精美，其在至正初元者，妙有大令遺風。第指頂已上大字便不能工，是亦尺有所短也。」

郝逢慶云：「惠山圖紙蠟如新，世不易得。又雲林書法最工，筆意嚴整，畫中之最上乘也。名下有白文倪瓚之印，畫邊有朱文雲林二字印。玄素先生陸玄素也，居吳淞江之上。」

汪何玉云：「惠山圖名下有白文倪瓚之印，畫邊有朱文雲林印。字作麻姑仙壇體，爲雲林畫之最佳者。若玄素先生，姓陸，居吳淞江之上。千頃生識。」

吳其貞云：「紙蠟如新。畫法清潤，效董北苑作披麻皴，蓋變格畫也。詩識書法，效內景黃庭經，亦爲變格之書。」

吳升云：「全仿關仝，樹石設青淺色，山峯重墨皴，氣深力厚，直無筆處尙有畫在。」

案詩跋及陳和詩，見于清園閣集九。十四。

七 六君子圖軸 味水軒一。五三 郁氏六。一 珊瑚網十。十八 庚子二。七 式古堂二十。二四 墨緣續下四 虛齋七。四八 壯陶閣七。五十 名畫集三七 寶鑑三五二

紙本墨筆，高一尺九寸三分，廣一尺四分。

盧生甫每見輒求作畫。至正五年四月八日，泊舟弓河之上，而山甫篝燈出此紙苦徵畫。時已憊甚，只得勉以應之。大癡老師見之，必大笑也。倪瓚。

遠望雲山隔秋水，近看古木擁陂陀。居然相對六君子，

正直特立無偏頗。大贊雲林畫。

江頭碧樹動秋風，江上青山接遠空。若向波心添釣艇，還須畫我作漁翁。朽木居士。

天風起雲林，衆樹動秋色。仙人招不來，空山倚晴碧。

澱江趙觀。

黃公別去已多年，忽見雲林畫裏傳。二老風流遼鶴語，悠然展卷對江天。吳興錢雲。

雲林畫雖寂寥小景，自有煙霞之色，非畫家者流縱橫俗狀也。此幅有子久詩，又倪迂稱子久爲師，俱所創見，真可寶也。壬寅重九後二日觀，董其昌。

此畫因大癡詩有「居然相對六君子」句，遂名其畫。乃松柏樟枏槐榆六樹，行列修挺，疏密掩映，位置得宜。而皆在平地，且氣象蕭索，有賢人在下之象，豈感當時胡運否塞，高流隱遁，而爲是歟。盧生甫別號白石先生。妙香道者識於藥房。

案李日華此跋見於珊瑚網，式古堂二書。後此畫歸於孫承澤，以有「胡運否塞」之語，故改「胡運」爲「運數」，引於庚子銷夏記，並別書之如下：

李君實云：雲林六君子圖，乃松柏樟枏槐榆六樹，行列修挺，疏密掩映，位置得宜。而皆在平地，且氣象蕭索，有賢人在下位之象，豈當日運數否塞，高流隱遁而爲是與（下有孫承澤印）。

畫之簡者，具神骨韻氣則不薄，以氣有餘也。郭雲林茲圖，高淡疏遠，不稠不穠，譬之淵明與柴桑輩，逍遙數淺煙浦間，蕭條高寄，曠爲領略，斯董畫作畫觀也歟。

明崇禎十三年端陽後五日，灑漁王鐸題爲北海孫父母，時在北畿，同觀吳達可，申素園也。

雲林六君子圖，乃元人名跡中有數之物，與大富春山居，叔明聽松二圖，同藏天府。嘉慶己巳，香東少宰蒙賜出，洵詞林稽古之榮，不然人間安得觀此名蹟也。成親王。

錢唐許乃普借觀，留几案者三日。子彭壽侍。道光己酉嘉平下澣。

歲事崢嶸，兀坐斗室，取此畫張之，雖暑短天寒，覺靜對移時，彌覺其永。先生能移我情哉，此亦何減成連之琴也。時同治十二年嘉平月小除夕，長沙周壽昌自庵氏靜賞於退思室並記。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二記此圖云：「雲林畫在逸品，收藏家以有無論雅俗。予見其畫最多，然僞者十之六七。生平妙蹟，無如六君子圖。」其傾倒如此。光緒四年二月，錫縝，張度，胡義贊，張之洞，王守訓，王懿榮同觀於東樞廠漢軍許氏西園。懿榮記。同時京師藏倪迂畫真蹟者，胡戶部義贊有竹石霜柯圖，張兵部度家一圖有孫大雅題，皆此日同觀此圖中人，故牽連記之。

李日華云：「許叔重以倪雲林六君子圖來觀。此余友許伯厚物也，昔留余齋中者一年，今復觀之。」

龐元濟云：「六樹參差，遠山一角。」

余初觀此畫跋，頗惡盧生甫之爲人。及讀詩集六。四

十一題畫贈廬山甫云：「盧君絕似米顛子，品畫評詩也自佳。我畫亦曾有汗污，手爲裝緝挂高齋。」則

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僞作

其人亦風雅士也。

附錄七 六君子圖軸 大觀錄十七。五十

紙本高三尺六寸，廣一尺五寸。

吳升云：「縹緲點次，皆闕亭景，松篁掩映，蹊徑幽深。」

案題跋同前，畫法與今所見六樹本不同。且金，趙

，錢三詩皆題書堂上，畫幅亦大小各異。又題跋「瓚」上缺「倪」字，「大窺」下缺「贊雲林畫」四字，與郁氏，珊瑚網，式古堂三書同。

附錄八 贈鄒九成山水軸 六硯齋三。八八

吳山春雨淨，江渚暮潮平。解纜欣初霽，開帆已到城。鄒君有高超，尊酒慰閒情。醉吐真丘壑，毫端一笑成。

鄒君九成每見輒求作畫。至正五年二月八日，泊舟江渚，而九成出素紙苦徵畫，時已憊甚，只得勉應請。大

癡老師見之，必大笑也。

戲墨重看十七年，闔閭樓閣蕩飛烟。簡村蘭若風波外，坐對湖山一啓軒。辛亥十一月九日，雲林子復覽因題。

案前詩見于詩集三。十二，題爲「又題畫贈九成。」跋語與六君子圖多同。後詩見于乙未溪山亭子圖

。至正五年後十七年乃辛丑而非辛亥。

六年丙戌四十六歲

八 六君子圖冊 珊瑚網十九。三

至正丙戌歲二月，倪瓚寫。

昔年曾識倪徵士，能寫雲林作畫圖。今日摩挲雙老眼，青山彷彿是東吳。東吳趙淑。

幾個臨流樹，滄波落翠陰。幽人不可見，獨立望雲林。

彥常。

能與米顛相伯仲。風流遠只數倪迂。應將爾雅蟲魚筆，寫此喬林澗石圖。句曲外史。

余家有荆蠻民喬林古木圖，爲天下倪畫之冠。晚得六君子圖，亦堪鬪勝也。玄宰題。

九年己丑四十九歲

九 春山嵐靄圖軸 鐵網珊瑚四·二八 書畫舫綠四

二 式古堂二十·三九 大觀錄十七·四六

紙本墨筆，高三尺餘，廣一尺四寸。

東海倪瓚寫春山嵐靄贈仲章沈君，至正九年三月一日。

露草雨苔青不乾，床頭澗水夏生寒。傳經長史揮毫處，只作當時舊宅看（南澗實張君舊業，故云）。倪瓚。

秀色雲林畫未乾，一峯天柱倚蒼寒。玉人只隔輕烟靄，三尺圖中正面看。元鎮此幅又入巨然之室，謂二米所

不逮也。張雨閱。

九龍峯上雨雲乾，影落樓神澗水寒。不是天機飛墨妙，何由寫入畫圖看。畫固妙矣，謂二米所不迨，然乎。

鄭元祐。

張丑云：「歷觀雲林畫蹟，求其氣韻生動者，當以春山嵐靄爲冠。其拍塞滿幅不必言，而烘鎖潑染尤異。世以

清逸見賞，何足以盡倪君耶。」

吳升云：「山嵐氣濕如蒸，瀟灑絕塵，可稱逸品之上者

案詩跋及張鄭二詩見於清閨閣集八·二六。

十 谿山春靄圖軸 郁氏八·五 珊瑚網十·二 式

古堂二十·二 大觀錄十七·五四

紙本小幅

至正九年四月廿八日，勾吳倪瓚畫谿山春靄圖贈王元賓之廣陵。

十年不見老雲林，片雲東來聞足音。畫圖何處看秋色，瑤江草堂深復深。鐵箴道人在滄洲軒試老溫舊穎。

案郁氏無廿字圖字。珊瑚網，式古堂均無「畫谿山春

靄圖」六字。

十年庚寅五十歲

十一 荆溪清遠圖 鐵網珊瑚四·三十 式古堂二十

·四八

荆溪吳國良工製墨，善吹簫，好與賢士大夫游。張貞居每館寓其家，艤舟籬旁，與盡便反，故國良得貞居翰墨爲多

。今年夏，予以事至郡中，泊舟文忠祠後。國良便從溪上具小舟相就話，爲援簫作三五弄，慰予寂寞，并以新製桐

花烟墨爲贈。予嘉其思致近古，遂寫荆溪清遠圖以遺之，實至正十年四月廿一日也。東海倪生記。

案文見清閨閣集九·十五。

十二 松坡平遠圖 味水軒二·二 郁氏六·一 珊

瑚網十·六 式古堂二十·八 青霞館二一

門前漠漠風吹沙，閉門倦客獨思家。樓頭吹角夢初醒，猶聞深院響琵琶。白雲蕭條楓葉丹，愁人行吟復坐嘆。歸

心夜趁東流水，夢入松溪第九灘。少年持家學詩禮，馮老侍御之孫子。觴半投筆調白羽，拔劍醉舞爲君起。至正十年九月，因過郡中留學之掾郎宅五日，其子思誠溫粹勤儉而好學，已能持家具甘旨之奉，今年纔十有七歲矣。僕既寫此爲贈，並賦三絕句其上，東海倪瓚。

九灘在荆谿，倪迂游踪多在焉。此圖當是其中年所作，以書法最工，晚年字不稱畫矣。董其昌觀。

李日華云：「吳人張慕江來。慕江名體仁。年八十一而老矣。平生以書畫舫行江湖間。今所携有倪迂松坡平遠圖幅，作葉底低巒，樹根淺灘，極蕭閒疏曠之趣。」

吳修云：「雲林書法妙中年，似此平林秀可憐，我爲華亭參轉語，老來畫筆也頽然。雲林松坡平遠圖，紙本精絕，行筆秀潤，復饒蒼莽之氣，乃生平經意之畫。董文敏跋云：此圖當是其中年所作，故書法最工，晚年字不稱畫矣。載書畫題跋記。」

附錄九 贈思誠山水小景 味水軒八·十七作小景詩跋同。

清曉虹光起碧波。異香來處小蓬過。平生笑殺王摩詰，子我誰嫌此意多。朱逢吉。

南宮才子桃川去，留得雲林舊日圖。一路好山何處似，料應紫蓋與蒼梧。貝翹。

故家池館錫山阿，門徑寧容俗士過。清閣閣空詩社散，幾經蛛網落花多。管時敏。

案戊申雨後空林圖，朱逢吉詩有「幾番蛛網落花多」一句，與管詩雷同。

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僞作

十三 似無念比丘山水卷 十百齋子二四作山水卷絹本墨筆，長三尺七寸五分，高六寸八分，跋紙本長三尺二寸，高與畫同。

宦海厭風波，塵世惡機巧。偶啜紫芝泉，自覺生意好。何時訪隱淪，信步拾瑤草。至正庚寅歲，與青城道士訪無念比丘於香界禪林，啜茶啖泉，漫墨似菴主者。雲林倪瓚。

塞林平遠，宋惟趙大年獨擅其長。然大年天潢之裔，猶未免有臺閣之習。惟勝國倪雲林始克臻妙境。觀於此頓，筆墨瀟疏，神韻閒曠，真所謂深入畫家三昧，而又能超乎畫家之外者也。當時如柯丹丘，曹雲西輩，非不名重一時，然約其指歸，則未有如雲林之韻致者也。永樂十年花朝前一日，東吳宋克書。

東坡先生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山谷道人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予謂學荆，關者亦然。自宋室以來，不下數十家。若董，巨大手筆，彰彰在人耳目，猶尙有斧鑄格法之可擬議。若夫脫胎換骨，斷絕煙火，至于聲臭俱泯者，則非倪迂不能臻也。畫又豈易言哉。成化十三年七月二日，新安程敏政題。

倪高士標格清奇，如雲中孤鶴，皎潔無塵，畫事之中，最稱逸品，當永寶之。嘉靖壬寅夏日，彭年識。

十一年辛卯五十一歲  
十四 惠麓圖 郁氏一·二十 珊瑚網十·三 式古堂二十·四 大觀錄十七·五一

元鎮寫贈仲明，辛卯十一月二十日。

廿二日復從仲明許假此以贈陸信甫，雲林生記。

好畫能官黑仲明，長松欄下濯冠纓。當年小筆今重展，回首蘭陵夢亦驚。仲明高昌名族也，嘗爲宜興，嘉定二州同知，甚有惠政。余至蘭陵郡，每館於其家。偶寫此圖贈仲明，而陸信甫適至，復取以遺信甫，雖片紙亦可觀也。至正廿三年八月二日，偶適志學鄉友書齋中，忽以相示，轉瞬十有二年矣。世殊事異，爲之慨然。志學時鴻笠澤施氏館中，瓚題。

八月梁溪新畫齋，溪南溪北水交流。徵君滌硯臨池後，貌得灣灣幾樹秋。王蒙。

秋聲吹碎江南樹，政是瀟湘腸斷處。一片古今愁，荒蕪水亂流。披圖驚歲月，舊夢何堪說。追憶謾多情，人間無此清。右調菩薩蠻，筠庵王國器。

天末遠峰生掩冉，石閒流瀾落寒清。因君寫出三株樹，忽起孤雲野鶴情。虞堪。

葛翁井上久不住，一日披圖生遠思。記得山中有書報，白雲長繞歲寒枝。殷致。

雲林畫法學王維，氣韻風流或過之。猶記昔年清閣閣，春風吹滿鳳凰枝。西郊唐元。

曉色淒淒涼雨過，也應草木漸飄零。水邊石畔無人到，惟有長松滿意清。張緯。

石磴清泉意，晴山綠樹多。雲林惠山下，風景近如何。袁養福。

案大觀錄缺袁詩。

十二年壬辰五十二歲

十五 春溪放舟圖 咏水軒七。四九

至正十二年三月八日，冒風雨過九成荆溪舟中。劉德方放舟煙渚，留宿談詩。明日快晴，移舟綠水岸下，相與嘯咏。仰睇南山，遙望飛雲，夾岸桃柳相映，如散綺霞。撥芳芹而薦潔，洗山瓢而樂志。九成出片紙命畫眼前景物。紙惡筆凡，雖欲騁其逸思，大乏駢驥康莊也。歐陽公云：「筆視精良，人生一樂。」余亦云然。時章煉師，岳隱君對奕，吳老生吹洞簫。

故人郊採史，邀我宿溪船。把酒風雨至，論詩煙渚前。晨興就清盥，思逸愛晴天。復過武陵守，共尋花滿川。倪瓚。

案詩及序見於詩集一。廿七。

十三年癸巳五十三歲

十六 溪山春霽圖軸 壯陶閣七。四四

紙本著色，高工尺三尺七寸三分，廣一尺三寸三分。至正十三年一月十八日，畫溪山春霽圖並賦詩。

水影山光翠蕩磨，春風波上聽漁歌。垂垂烟柳籠南岸，好著輕舟一釣蓑。滄浪漫士倪瓚。

裴景福云：「天際三峯突起，如古衣冠丈夫離立對語。

左山脚小山低簇，右拖兩沙脚，復作平灘孤嶼，湖水渺然。南岸小山長堤，林木高下六株，一松伸枝遠擊，中

一株著葉纒密，施以淡赭。左下角新柳半株。峯頭點綴小樹，均加花青。滿紙春光浮動，全追北苑神理。題字

工秀，仿黃庭內景。清河氏謂雲林設色最罕。余僅見兩



軸，一濃一淡。此秦岐丞世藏，頗著聲譽。」

案詩見於清閣閣集八·二三

十七 岸南雙樹軸 寓意錄二·三三

紙本，高一尺六寸，廣八寸。

余既爲公遠茂才寫此，並賦絕句。甫里宅邊曾繫舟，滄江白鳥思悠悠。憶得岸南雙樹子，雨餘青竹上牽牛。倪瓚，至正十三年二月晦日。

祇陀村上草蕭蕭，清秘風烟更寂寥。片紙流傳殘墨少，居然梧竹見高標。徵明。

右圖洞庭翁氏所藏。

案詩見于清閣閣集八·十六，題爲「至正十三年二月晦日，爲公遠茂才寫古木竹石並賦。」

附錄十 雙樹兩竹圖 珊瑚網十·二三 式古堂二十·二九

詩與前同，跋云：

余自與庸叔別後，不相見近十年矣。班荆道舊，殆若隔世，因寫此以贈，瓚。

雖將翰墨寫真形，思入長空動杳冥。不謂靈槎空偃蹇，却疑翠袖久娉婷。烟雲曉濕蛟龍影，風雨秋生翡翠翎。疇昔扁舟曾入夢，九疑山色倒空青。吳郡金誠之。

十八 南渚春曉圖軸 石渠八·十四上等 紙本墨筆，高三尺二寸八分，廣一尺三寸八分。

至正十二年暮冬，將游吳松，舟過甫里，爲玄素翁留寓其處，泊舟南泊，忽然四改月。玄素翁之季子叔陽，隱蹟爲

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僞作

黃冠師，頗以詩酒自放。三月二十日，賦詩見贈，余輒次第其韻云：誰道南湖來往少，白雲明月自相過。鶯啼寂寂看時晚，花落紛紛稍覺多。金陌（此字衍）谷銅駝荆棘滿，石漁酒艇醉顏酡。日斜睡足衡門下，更聽吳歎子夜歌。是日適仲賢瞿君來訪親戚，且徵余畫。戲爲寫此，並題是詩畫上以贈。吾叔明見之，當共一笑也。滄浪漫士倪瓚記。

雨晴春水綠生波，八柱樓紅海上過。隔屋白雲飛絮亂，滿簾紅雨落花多。書行仙客榴皮濕，酒上美人花面酡。醉提鐵龍吹小海，停杯更索莫愁歌。抱遺老人奉和滄浪漫士韻，在水心雲景樓醉筆。

附錄十一 南渚泊舟圖小幅 石渠續編畫禪室名畫 寶珍冊 寶鑑三五

紙本墨筆，高一尺四寸七分，廣九寸九分。

至正十二年暮冬，將游吳松，舟過甫里，爲玄素翁留寓其處，泊舟南渚，忽然四改月。玄素翁之季子叔陽，隱跡爲黃冠師，頗以詩酒自放。三月廿日，賦詩見贈，余輒畫此以贈云。叔明見之，當共一笑也。滄浪漫士倪瓚記。

流光冉冉逐驚皮，文物空思晉永和。遼鶴重尋舊城郭，當時風致已無多。東海徐賁。

案文見前圖而缺一詩。徐詩見于甲寅古木幽篁圖，款作王璣。

十四年甲午五十四歲

十九 雲林春霽圖卷 珊瑚網十·一 書畫記四·四

式古堂二十·一

余與宗晉道兄別十有六年矣，忽解后吳下，杯酒陳情，不能相舍。老杜所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者。諷詠斯語，相與愴然。人生良會不易，而况艱虞契闊若此者乎。以十餘載而僅一面，則人生果能幾會耶。悲慨未有若此書也。明日道兄將歸錢塘，余亦鼓柁烟波之外。因寫圖賦詩，以寓別後戀戀不盡之情云。至正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倪瓚畫門客樓書。是日昔刺正卿，陸季和，顧思恭同集。開元道士來相訪，索寫雲林春霽圖。別我雲林（集作梁溪）已二載，去濯滄浪泛五湖。滿目波容離山黛，撩人柳眼亂花須。避喧政欲尋耕釣，源上桃花無處無。

五株烟樹空陂上，便是雲林春霽圖。僊老御風歸洞府，隱君鼓柁入江湖。幾迴夢見清雙眼，十載相逢白盡須。此日武陵溪上路，桃花流出世間無。僕與雲林別已及二年。雲林棄田宅，携妻子，繫舟汾湖之濱。日與游者，皆煙波釣艇，江湖不羈之士也。回視鄉里，昔日之紛擾，如脫敝屣，真有見之士也。至正十六年孟秋，僕侍家叔玄度于開元，而宗晉宗兄持此見示。風埃矇目，展卷浩然，因為和詩其上。吳興王蒙題。

吳其貞云：「紙稍朽壞，氣色則佳。寫石板上有五株樹木，畫法秀嫩，氣韻絕倫，為雲林上乘畫也。」

案詩見于清園閣集五·九，跋見于九·十三。宗晉集作宗晉，誤。

二十 春林遠岫圖 書畫舫錄四二 式古堂二十·三

九

我別故人無十日，衝烟艇子又重來。門前積雨生幽草，牆上春雲覆綠苔。

斷送一生棋局裏，破除萬事酒杯中。清虛事業無人解，聽雨移時又聽風。

沒逕春泥不出門，山煙江霧晝長昏。糟床聲雜茅簷雨，破却陰寒酒自溫。

鄉子論詩冀北空，晤言千里意常同。待晴紫陌堪縈手，行咏山光水影中。至正十四年二月廿五日雨，鄉君九成賦絕句四首云：杏花簾幙看春雨，深巷無人騎馬來。獨有

倪寬能憶我，黃昏躡屐到蒼苔。春色三分都有幾，二分已在雨聲中。墻東兩個桃花樹，恨殺朝來一番風。十日

春寒早閉門，風風雨雨怕黃昏。小齋坐對黃金鴨，寂寞沈香火自溫。春寒時節病頭風，惆悵年華逝水同。世事總

如春夢裏，雨聲渾在杏花中。倪瓚留宿高齋，篝燈為寫春林遠岫圖，並次韻四詩題畫上，時夜漏下三刻矣。佩章

齋中書（倪雲林集）。

張丑云：「傳聞此畫在浙西石門朱家，未及見。」

案詩乃書畫舫引詩集六·一者，非見真蹟也。

二一 松林亭子圖軸 石渠三八·二二上等 故宮書

畫十七 南畫九·六三

絹本墨筆，高二尺六寸一分，廣一尺六寸六分。

亭子長松下，幽人日暮歸。清晨重來此，沐髮向陽晞。至正十四年初冬，倪瓚為長卿茂異寫松林亭子圖，並詩其上。

山中舊茆屋，見此忽思歸。最愛長松上，朝陽露未晞。

潘純次韻。

雲林松林亭子，猶是董源的派，為中年用意筆。董其昌題。

案畫作松樹一，雜樹六，間以疏篁，叢生於左。右為亭子，下有闌干及石階，亭前疊石五六。遠山如帶，橫於樹腰。乃倪畫之工細者。

附錄十二 松林亭子圖紙畫小幅 書畫記六·三一

詩跋同前。前為絹本而此為紙本。

吳其貞云：「昏墨如新。畫松林下有亭子為欄杆者。用筆秀嫩，鋒銳奕奕。……此圖購於嘉興王氏手，時乙卯五月二十日。」

十五年乙未五十五歲

二二 谿山亭子軸 郁氏八·五 珊瑚網十·七 式

古堂二十·十 大觀錄十七·四六 石渠八·十九上等

紙本墨筆，高三尺二寸九分，廣一尺八分。

東海倪瓚（珊，式作迂）畫谿山亭子贈孟佶文學，歲乙未閏正月八日。

戲墨重看十七年，闔閭樓閣（珊，式作城外）蕩飛煙。簡（郁，珊，式作間）村蘭若風波外，坐對湖山一惘然。

辛亥十一月九日，復覽重題，雲林子。

故人一別動經年，雲樹雲山隔遠煙。來看畫圖如夢裏，焚香清對意悠然。植（郁，珊，式無此字）與雲林高士在儒林酌別，今隔歲矣，謹用韻寫上海雲方丈一教之。

。王植。

吳升云：「圖紙本，高三尺三寸，闊一尺三寸。山峯高

峻，石坡深厚。濃墨皴擦，純是北苑骨法。樹長可尺餘，柯葉扶疏。谿亭爽敞，流泉縈拂，坡磧意象超邁。迂翁諸品中之大有力量者。乙未畫，辛亥重題。物換星移，老懷根觸，於詩見之矣。前後題大字可玩。耿氏藏印太繁，不無蛇足之嫌耳。

附錄十三 谿山春霽軸 退庵十四·五 紙本

梁章鉅云：「倪雲林溪山春霽圖，款署至正乙未二月廿八日，畫溪山春霽圖並賦詩。又續題一詩，款署辛亥十一月廿三日復覽因題。是畫作於五十五歲，重題在七十一歲，實明洪武之四年。故後詩云：遺墨重看十七年，闔閭樓閣蕩飛煙。簡村蘭若風波外，坐對湖山一惘然。則滄桑之感深矣。按式古堂畫考有倪迂溪山亭子圖，題云：東海倪迂畫溪山亭子贈孟佶文學，歲乙未閏正月八日。又續題一截句，即此圖之第二詩。惟簡村作閒村，款作辛亥十一月九日復覽重題。客有因閒村而疑簡村為誤者。不知雲林自有簡村圖，款云：壬子十一月，余再至簡村，為香海上人作圖並詩。其詩第一句即簡村蘭若太湖東也。然則閒字轉誤，而簡字斷不誤矣。」

二三 雙樹筠石圖 書畫舫點四九 真蹟三·十 郁

氏九·四 珊瑚網十·十八 式古堂二十·二三

飛雲樓上看飛雨，鐵騎驅空千里來。此日使君一杯酒，為解羈人萬古哀。故園荒蕪尚松竹，旅舍蕭條惟草萊。相知賴有陳博士，詩卷酒瓢時往回。至正十五年五月十七日，雨中排悶，訪雲浦判官。為設茗讌，因寫雙樹筠石，並

賦詩發主人翁，陳博士，袁隱者，陳稼郎一笑。倪瓚。

使君高臥北窗下，徵士遠從南渚來。相看此日足可樂，已往古人何必哀。政爾歡娛留笠澤，底須服食慕蓬萊。畫成筠石兼雙樹，日暮方容倒載回。陳基和。

二四 漁莊秋霽圖軸 六硯齋三·二·三一 咏水軒

一·十四 鑑影二十·七 夢園七·十一 名筆五

紙本墨筆，高三尺一寸六分，廣一尺六寸三分。

江鏡風雨歇，筆硯晚生涼。囊楮未埋沒，悲歌何慨慷。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珍重張高士，閒披對石牀。此

圖余乙未歲戲寫於王雲浦漁莊，忽已十八年矣。不意子宜友契藏而不忍棄捐。感懷疇昔，因成五言。壬子七月廿日

瓚。

倪元鎮畫漁莊秋霽圖 玄宰題。

萬曆辛丑三月，獲觀於天馬山之雙松僧舍。七十七翁宋旭。

石田云：雲林戲墨，江東之家以有無為清俗。孫克弘。

倪迂蚤年書勝于畫。晚年書法頽然自放，不類歐，柳。而畫學特深詣，一變董，巨，自立門庭。真所謂逸品在

神妙之上者。此漁莊秋霽圖，尤其晚年合作者也。仲醇寶之，亦氣韻相似耳。董其昌，己亥秋七月廿七日，

泊舟徐門書。

李日華六硯齋云：「王雲浦有漁莊，倪雲林寫漁莊秋色贈之。下層作五樹參差，疏密相映，極有態。一亭在其

隈。上層平巒遠渚，望而知其為銅官，離墨間也。」李佐賢云：「墨筆寫意。下半石坡重疊，六樹叢生。上

段遙峯沙磧。」

方濬頤云：「平巒作枯樹五株，遠山兩層。」

名筆集勝云：「此頓雖疏澹簡貴，而意境深遠，使人百讀不厭。且紙色潔白，近代所見迂翁畫，鮮有過此者。」

案六硯齋，咏水軒皆無各家題跋。六硯齋云：「一亭在其隈。」今所見本無之，豈李氏誤記，抑別一本耶

。李日華，方濬頤云五樹，李佐賢云六樹，蓋一樹歧出，實五樹也。

十七年丁酉五十七歲

二五 墨君圖軸 咏水軒八·三三作墨竹 郁氏八·

四 珊瑚網十·二六同 式古堂二十·三一

陳郎鼓琴初月明，能對楚人作楚聲。江風動地波撼席，蘆雪撲帳雲棲臺。每驚遠道意慘愴，忽此聚首心忡營。賦詩寫圖以為贈，比竹貞德琴亮清。至正丁酉十一月五日，

余友陳兄惟允偕愚隱，長和，過余旅寓，為余鼓楚辭一再行。因寫墨君，並賦長句以贈，時夜漏下二刻矣。筆研荒

落，自愧草草，惟允當有以教我。倪瓚。

李日華云：「澹墨脩疏，如不經意。」

二六 南峰圖卷 石渠續編寧壽宮 石渠隨筆八·十

四

紙本墨筆，高九寸八分，長三尺四寸。

丁酉仲冬，余與士元記室，天平熙載和上，徒弟悟達，同游南峰，訪天啓和上，得瞻道林禪師遺像。酌泉煮茗，薄

暮而迴。遂成一律，並系以圖，用寄以發一笑。

南峰大士氣清揚，書史常時積滿牀。禮法幾曾拘阮籍，文詞只合數支郎。山廚屢出伊蒲饌，紙閣還聞篤蔘香。袖拂蒼苔雲石冷，更乘幽興坐西岡。 癡瓊。

支遁南峯古道場，袈裟偏袒禮禪床。風流異代瞻遺像，麗藻吾宗有此郎。人坐高窓還挹翠，心清虛室謾焚香。詩成迴首斜陽裏，采采瑤華度石岡。 天平山惠疇和南和。

走上南峯無足力，遂宿支公薜荔床。落日下見投林鶴，歸馬不知何郡郎。晴雪水瀾雙磴綠，寒梅花發千巖香。野夫結茅真有意，便作王維華子岡。 遂初同前。

落日行吟到上方，羣公譚笑坐藜床。萬言書就如潛子，五字詩成邁沈郎。最愛白雲封戶冷，旋收殘雪煮茶香。歸來未盡登臨興，紫杖青鞋過別岡。 荆南悟達和前。碧雲樓子傍溪安，戶牖重開眼倍寬。爲愛卷簾飛畫棟，更看隔屋度林巒。醉眠日怯衣裳冷，吟覽猶憐毛骨寒。回首楚天春樹合，何人日暮倚闌干。 碧雲樓爲解思齋掾史賦。

吳俠自是愛瀟灑，養鶴開軒惜羽翎。隔竹喜看來濯濯，近人無厭立亭亭。秋風滿地雲雙翻，夜月當窗雪一庭。舊使山陰知此趣，右軍不寫換鵝經。 爲吳從周千戶賦相鶴軒。

將軍卜築種琅玕，王事歸來足宴安。遠逕只疑排萬戟，當門猶似列千官。春雷遍地翻龍墊，夜月凌空下鳳鸞。惟愛開筵留客坐，新梢光照玉杯寒。 題高仲明萬戶竹深軒。

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僞作

梁溪一識沈休文，便覺才華白不羣。夜雨落花思故里，春風折柳賦停雲。抱琴謾擬頻過我，把酒何期恰送君。總說陽山消息靜，日斜鞞鼓倦人聞。 送沈時敏歸陽山。寶公與我久相知，不避風塵慰所思。且汲惠山泉煮茗，漫將東越紙題詩。柳花飛處難爲別，梅子黃時莫負期。江上故人如有問，無愁烽火只憂師。

草堂只在太湖東，中有蕭蕭白髮翁。此去煩君行數數，他方容我獨匆匆。落花飛絮愁如海，疏雨間亭興未窮。不是住山成眷戀，爲貪佛日振宗風。 送友人寶明海歸吳江。

日長蓮幕無餘事，春暖萱堂有所思。喜得斑衣趁游蝶，高情莫慰髣髴絲。 題解掾史萱蝶圖。

一個茆廬綠樹閒，門前流水後青山。孔明住處渾相似，三顧誰能挹聖顏。 題潘晉道山水畫扇。別後過梁溪，半載未及造謁，負罪甚深，然亦旦夕必拜左右也。近有拙詩數首錄呈，望乞教正，幸幸。吳江守誠再拜 南峯堂上天啓和尚座下。

萬曆戊午春三月修禊日，從海上迴，赴曹重甫丈之約，縱觀書畫。各出所藏，淹留數日。別時晚酌，余謂重甫曰：「聞丈尚有珍藏不輕示人者，果乎？」重甫謂余曰：「兄有何物未出觀者乎？」余應之曰：「仍有右軍真書樂毅論一卷，後有米友仁，吳傳朋鑒定，果未求教。」曹君曰：「兄肯示余，余藏有雲林南峯圖一卷頗奇，將以報之。」余謂曰：「元人安足以報晉人耶？」重甫笑曰：「卽元之晉人也。」余即將卷出示。曹君甚賞。少

頃，重甫往別宅取雲林卷示之。開卷尺餘，果然清氣逼人。僕亦愛之。余謂曰：「雲林畫法清澈骨。」重甫愛之如頭髓，欲得不能。重甫愛予漢玉羽觴，屢求未允。坐談二鼓，別訖赴舟，余思此卷未已。將臥，顧青林，繆啓亭二兄忽至，爲曹君留余一日。予決於行。重甫意在羽觴。余謂曰：「三百金之物，一言可定，待一日何爲？」二兄復去議之。曹君以米布之類，更加白銀。余曰：「客囊雖乏，實不愛此。惟雲林南峯圖即可易也。」二兄又復于曹君，時將五鼓矣。二兄又至，欲增白定盃托一付，或可成也。余即諾之，彼此割愛而成。二兄將卷交來，鷄已鳴矣。少臥開舟來十里，即起將此卷一玩，爽氣侵人，不覺痛快。自揣予好，亦不減曹君之好。乘輿以記顛末，存於鑒賞者一笑，知余得之不易也。

三月初四日，方外布衣吳廷記於清浦道上。

石渠云：「謹按南峯寺在支硎山南峯，舊名天峯院，即古支硎寺。誌載支道林建，存支公放鶴亭。故瓚自識云得瞻道林禪師遺像也。」

阮元云：「畫林亭樹石，並遠峯一角。」

十八年戊戌五十八歲

二七 顧玉山三教小像軸 書畫舫錄四四。真蹟二。  
二七 珊瑚網十。三一 式古堂二十。三六 松壺下五謂其人有志於榮進與，詠歌彈琴，誦古人之書。謂其闊略於世故與，能擴先世之業，昌大其門閥。逍遙戶庭，名聞京都。忽自逸於塵氛之外，駕扁舟於五湖。性印朗月，身同太虛。非欲會玄覺於一致，而貫通於儒者耶。 郭瓚造，戊戌八月，法精舍樓書。

顧德輝自題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蕪。遙想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張丑云：「雲林手寫顧仲瑛小像，白描師李伯時。左方有雲林題識，仲瑛亦自題其上。此幀向藏秀水項氏，今在錢牧齋家。」

汪柯玉云：「崇禎七年閏中秋新霽，閱玉山像，清腴微鬚，頂笠束袂，躡玄鳥，執孔雀尾扇，坐雲鶴褥，有書一冊在旁，白描如鐵線然。昔年見一幅，其題句則天下作到處，後二句云：若說向時豪俠事，五陵裘馬洛陽街，所更凡八字。 樂卿記。」

案贊見於清閨閣集九。六。

(待續)

# 孔德以前的社會學

楊 堃

- |              |           |
|--------------|-----------|
| 一、緒論         | 五、歷史哲學派   |
| 二、百科全書派的社會學說 | I 偉荷      |
| 三、社約論派的社會學說  | II 服爾德    |
| I 霍布斯        | III 杜爾濤   |
| II 陸克        | IV 龔斗爾塞   |
| III 盧梭       | 六、聖西蒙及其學派 |
| 四、孟德斯鳩的社會學說  |           |

## 一、緒論

社會學是一門很幼稚的科學，但社會學說之發生却由來已久了。講社會學說史究應從某時某派講起，學者意見頗不一致。大概來說，則是依照西洋科學思想史之慣例，應自希臘說起。無論那門科學或哲學，亦全可將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兩人算作始祖。尤其是社會學說，如將共和國，政治學兩書算作社會學說之開創的著作，確不為過。

至於社會學之派別，大約與人類社會思想演進之階段相一致。孔德的三階定律雖不盡合乎事實，但如說社會學說之發生，先為神學派的，次為哲學派的最後始進而為科學時代，却亦有理。惟即在現代科學勢力之下的社會學說，仍時時可以看到帶有神學的或哲學的成見在內，這却亦是事實。故社會學說之派別，真不易分。

孔德以前的社會學

社會學說史之體系，我們已在社會學原論最後一編內講過一個大概，（見拙著社會學大綱），茲不再贅。今所要講者不是社會學說之整個的，完全的歷史，而是在社會學史中，選出幾位代表作家，作一比較深入的分析與研究。故我們着重的是精華而不是完整，在於質而不在於量。這是與社會學原論中所講的不同處。

在社會學說史這門功課內，要使諸同學能認識社會學史上比較有名的一切名著，能幫助諸同學去分析這些名著，以作異日好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之預備，這乃是我們的重要目的之一。

我們要略於古而詳於今。在孔德以前的社會學說，則極力從略，以便留出時間，而能在現代各社會學派內多作一點介紹，這乃是我們的方針。

素羅金 (Sorokin) 講當代社會學說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而自機械學派講起，自亦不無理由。服業 (Fouillée) 講現代社會科學 (La Science sociale contemporaine)，而自社約論派講起，我們覺得比較更合理些。因為機械學派在現代社會學界並無什麼勢力。至他將巴瑞頭 (Vilfredo Pareto) 亦算作機械學派，實在也很勉強。反之，社約論派的人物雖均已成過去，但社約論派的學說而尤其是盧梭的學說，在現代社會學界仍有相當的勢力，却是不可否認的。更以站在孔德的社會學之立場而言，社約論派給他雖無直接影響，但間接的影響，總是很大的。盧梭實是近代社會思想內一大宗師。故講社會學說史，若從社約論派講起，自屬公允。

惟自近十餘年來之研究，吾人始悉近代思想之成立，感受十八世紀思想之賜。而十八世紀思想之由來，又多係承繼前代的遺業。在十八世紀內有一派思想家，能繼往開來，為近代社會學啓其端緒者，則為百科全書派。故我們以百科全書派的學說，作為社會學說史的開端。

## 二、百科全書派的社會學說

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的哲學家在近代思想史上之貢獻究有多少，向不為社會學者所注意。孔德 (Auguste Comte) 說那些哲學家的哲學全是些已死的玄學之最後的爭扎，累奴羅哀 (L'ennuyer) 說那些哲學乃是一種不定的經驗主義之膚淺的表現，戴納 (Taine) 則認為那些哲學家僅是些賣弄抽象的名詞者。這些說法，雖不盡可靠，並且彼此亦很矛盾，然而百科全書派的哲學思想，自很久以來，並

未為一般學者所重視，這却是事實。

但是最近十數年以來，賴有幾位學者的努力，而尤其是自余白爾 (René Hubert) 教授在一九二三年所發表的百科全書中之社會科學 (Les Sciences sociales dans l'Encyclopédie) 一書以來，我們已知道在敘述社會學說史時，須要為百科全書派的哲學家，留一個位置了。

百科全書的主編人是狄德柔 (Denis Diderot, 1713-1784) 與達郎白爾 (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 兩氏。這部書的出版年代是自一七五一年至一七七二年。這部書亦叫作藝術與職業之合理的字典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這乃是集十八世紀以前的一切科學思想及哲學思想之大成的一部偉大的著作。這部書內有一部份是屬於應用的，是與當時的政治思想有關，亦可說是反對當時的傳統思想及宗教的勢力之最激烈的一種刊物。因為百科全書乃是中產階級的作品。(見余白爾書，頁二一至二二)。但另一部份却是學理的，科學的。這乃是十八世紀一切學術思想的結晶。

據余白爾的意見，在十八世紀後半紀，共有三種學派的企圖，想得建設一種歷史哲學，或可說是想創設一種社會學的理論。第一派即是表現於百科全書內的各種理論，第二派是盧騷的學說，第三派乃是服爾德在風俗論 (Essai sur les moeurs) 一書內所發表的學說。

在百科全書派以內，雖說各人的主張並不盡同。然而丟開那些不同，仍可發現出一種共同的社會學說來。此種社會學說，值得我們注意的共有二點：一為歷史哲學之嘗



試，一爲社會起源之理論。

在歷史哲學上，百科全書派的哲學家，雖未能將歷史演進的事實加以精確的研究，但對於歷史演進之重要的部份，却頗有貢獻。他們認爲中古時代在人類繼續的進步之概念內乃是一個中斷。惟有兩個文藝復生的時代，亦足以將近代的文明與它們古代的起源連接起來。因此，在他們看來，純粹佔在科學的立場，從埃及最早的文明以至歐洲的十八世紀，人類發展之統一的原理，已早被他們所發現了。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這些主要的概念，以及他們所已作到的各種特殊的應用，亦僅是些古代聖經內的成訓之變形。然而亦正是因爲他們對於神學的材料，並未完全棄掉，故他們所倡導的歷史哲學，確是較服爾德的歷史哲學，更爲寬廣，更爲近理。

關於社會之起源，百科全書派認爲社會是一種自然的制度，因爲在每人的本質內，全是自然地，直接地有此種社會生活之必要及本能。他們以『自然』(La nature)爲原則，以應用爲目的，這乃是他們兩個主要的目標。能將社會，宗教，道德，法律，知識，語言等等看作自然的事實，這已帶有社會學的解釋之趨勢了。

總之，根據余白爾研究的結果，則百科全書派在人類思想史上的貢獻，可歸納爲三點：一，打倒一切神學思想，以建立實證知識之最初的大綜合之企圖。二，尋出社會事實之精確的概念，建設了社會學的研究之對象。三，指出一切科學間的統一性，爲後來實證主義的綜合之先聲。固然，在十七世紀，笛卡爾(Descartes)的著作中，已具

有了知識的統一性之概念，在十八世紀上半紀，孟德斯鳩(Montesquien)的著作中，已將社會現象統轄於自然律以內，然能將這兩個概念，使之打成一氣，並使之發揮光大，成爲系統的，則爲百科全書派的作家。故凡從事於社會學發生史之研究的，均不應忘記了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派。百科全書派內的主要人物，如狄德柔，讓固爾(Jaucourt)，步失達爾日(Boucher d'Argis)等等，對於近代社會學之發生，亦均有相當的功績。近代社會學之開創者爲龔斗爾塞及其以後的聖西蒙，與孔德諸人，亦不過是將百科全書派的產業，繼承下來，更使之發揚增長，更爲完備就是了。

本章重要參考書共有以下五種：

- I. René Hubert: Les Sciences sociales dans l'Encyclopédie (Alcan, 1923).
- II. Roustan: Les philosophe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Rey, Lyon, in 8°, 1906).
- III. H. Sée: L'évolution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 IV. J. Mauveau: Diderot, l'encyclopédiste et le penseur (Mothelhard, 1914).
- V. J. Le Gras: Diderot et l'Encyclopédie (Amiens, 1928).

### 三、社約論派的社會學說

社約論派之起源，可說是由來已久，在古代希臘哲學

中，即可看出其端緒。然在近代思想界，能代表此派之學說者，則霍布斯實爲第一。而陸克之功亦至偉。至集其大成者，則爲盧梭。本書以篇幅所限，僅述霍布斯，陸克，盧梭三人之學說，並僅以社會學方面者爲限。至此三人在哲學上或在政治學上之學說及其位置，則另有西洋哲學史及政治思想史兩門，此處恕不多述。

#### I. 霍布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亦譯作浩布思，乃是英國近代哲學史上及政治思想史上一位大家。(參看 A.E. Taylor: 霍布士，劉衡如譯，中華書局出版，按原文爲：Thomas Hobbes, 1908, London)。他原是牛津大學的學生，曾在義大利，法蘭西兩國旅居多年。他的重要著作爲國家論(De Cive, 1642)及巨靈(Leviathan, 1631, 中譯本：利維坦，商務，萬有文庫)兩書。關於他的哲學系統，乃是西洋哲學史一門功課內的題目。我們現在專介紹他的社會學說。

霍布斯是社會學說史內社約論派的一位作家者。他的社約論，完全建築在他的人性論上。他認爲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人之相視，咸如豺狼。』在自然境內，是以純粹暴力爲基礎。『人之相處，皆在戰爭狀態中。』當時無善惡之分，無法律可言，一切全要訴之以武力。他雖不以自然境爲歷史上必有之事實，但深信人性之好殺多疑乃是一切戰亂的媒介。

在自然境內，一人的自然權利，即是他所具有的自然能力。故權利即是權力。至於自然法，乃是一種由理性所

得到的規則，禁止人們去作一切有害於保存生命之事，或不爲有益於其保存生命之事。故自然權利之性質爲自由，自然法之性質爲限制。在自然權利的觀點上，天下無論何事，凡能滿足吾人之慾望者，個人皆有權去作。佔在自然的觀點上，個人即須含棄其自然權利之一部，以求和平。因不如此，則彼此的權利勢須衝突。到最後，則無論何種權利，均不可靠。因此，大家爲謀共同之和平計，乃相率互約各棄其自然權利以期能維持和平，故大家全要遵守此約。社約一成，即有了道德的概念。能守約即爲公道，不能守約即不公道。維持公道，須有一公共權力，強人守約始可。此種公共權力，惟政治社會始能有之。故公道，亦惟政治社會始能有之。

自然境中之生命，既然窮愁困短，故爲自存計，自非舍之而入政治社會不可。然政治社會須有一限制個人及保護個人之公權。而公權之要質，在有一單一之意志。故欲造公權，須先廢除大家衆多之意志，而造一單一之意志。即是大家委任一人或一團體之人以負有大家之人格。委定之後，此負有大家人格之一人，關於公安公利所有一切行爲，人人將認爲其自己之行爲，且以其每人個人之意願讓之於此一人之意願。如此，每人與他人約，而單一之意志始能成立，公權始能存在，政治社會，始從此而開始。

如此，大家悉以其自然權利讓給一人之後，大家個人之人格與自然權利，即完全消滅。而此一人則以肩負大家之人格之資格，享有一切權利，擁有無上威力，自茲之後，大家即退而爲民。此一人或一團體之人即進而爲主權

者。

從社約成立之手續上，可知所謂約者，乃個人與個人所立之約，主權者不在其列。主權者既不與約，自不爲約所限。並且關於主權者之選定，少數有服從多數之義務，乃約中明載之一條。既承認此條，以後便無少數反抗多數之餘地。霍氏之捍衛專制，擁護王權，可謂達於極點。

## II. 陸克

陸克 (John Locke, 1632-1701) 在社約論上的主張，頗與霍布斯不同。陸氏認爲自然境不僅不是人我相侵之戰境，而且是充滿了和平與公理之善境。此種自然境，在陸氏看來，乃是歷史上必有的一種事實。惟「政府起於文字之前」，吾人已不復能記憶就是了。

陸氏所說的自然法，即是使人能互尊他人的自然權利之理性。自然權利之最要者有三：一曰生命，二曰自由，三曰財產。但在自然境中，執行自然法者爲個人。而個人的智慧不齊，智者固深知自然法之奧妙，不智者則不免有時不願以自然法施之於自身。且個人執行自然法之方法，各各不同，易生紛亂。故自然境中雖有自然法，自有種種不便之處。欲免此弊，大家乃相率而入於政治社會。政治社會之主權在於社會之全體。政府之主權，得之於社會之付託，而以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爲目的。政府如濫用威權，即有失人民付託之本意，人民乃得收回此權，另建新政府。故陸氏的社約論，是以擁護民權爲本旨。對於近代的民權思想，他乃是一位有力的先驅者。(參看鄒文海，從那一點去看洛克的社會契約，政治學報，民國二十

一年六月，頁二八至四四，清華大學，政治學會出版)。

## III 盧梭

盧梭 社會學說史之第一篇可說是社約論派的學說。但能集社約論派之大成者，即是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亦譯盧騷)。他是日内瓦人。他的重要著作，則爲社約論 (Du contrat Social, 1762, 亦譯爲民約論，馬君武譯，中華)(按商務出有英文本，爲「社會科學名著選讀叢書」之一，名民約論 (The Social Contract) 。張慰慈選註)。愛彌兒 (Emile, 1762, 魏肇基譯，商務) 。Nouvelle Héloïse (1761) 及懺悔錄 (Les Confessions, 1781-1788, 章桐譯，商務) 諸書。但他在社會學說史上之一重要，仍是他的社約論一書。

盧梭所說的自然境 (l'état de nature)，既別於霍布斯，又異於陸克。他認爲原人社會，既非道德的，又非不道德的，而爲非道德的。道德之觀念，乃政治社會之產物。若以之形容無識之原人生活，則未免有畫蛇添足之嫌。

盧梭對於自然境，並不信爲歷史上必有之事實，惟僅想借此以爲政治社會建一強固之哲理基礎就是了。

自然法 (le droit naturel) 之概念，自羅馬法家以來，業已根深蒂固，爲一切政論家所宗引。敢高倡革命之說，而敵視視之者，政治思想史上，盧梭乃是第一人。他認爲在原始社會中，既無道德之觀念，當然亦無自然法之可言。自然法乃人類道德演化的反照，視時勢爲變遷，並非固定之物。從此，由絕對的及哲學的自然法乃一變而爲相

對的及演化的社會法。此乃法律思想史上，一大進步。

盧梭認為人們入社會後，所失者為天然自由，所得者為社會自由。天然自由雖多而不穩，社會自由，即少而可靠。天然自由，視個人之力為依據；社會自由，以國家全體之力為干城。一為假自由，一為真自由。故人們出原始社會，而入政治社會，實是人類社會之進化，而非退化。

人們在互約而組成政治社會之後，人民自己已變為主權者。主權永久存在於人民全體或社會之內，與政府絲毫無關。政府之為物，完全為主權者之行政機關，供主權者之驅使而不能自為主權者。換句話說，主權者是製造法律的，人民是服從法律的。政府則介於主權者與人民二者之間，乃是為執行主權者所造的法律之器具。

盧梭對於主權二字之意義，又有一特殊之解釋。他說：主權即是公意。公意即是以社會公利為目的之意。若僅以私利為目的，雖多亦不是公意，而僅是衆意。衆意絕不能代表公意。盧梭在社約內並載明兩條以防範有以衆意或私意來僭竊公意之弊端。一為，主權之作用，限於立法，法之範圍，僅及全體之公利而不能及於私人之特殊利益。如涉及私人之特殊利益時，即不是法律，而失去主權之效力。二為，主權者（即人民自己）依法規定，於每一定期中，自由集會，投票解決二事：1，主權者對於現有政體，是否願再維持；2，人民對於行政之權，是否願存於現任官吏之手？因有此兩種防維，則主權將永為人民之公意，而民權政治乃可長治久安矣。

盧梭的此種理想，固很高明。然若用在實際上，是否

真能行得通呢？換句話說，盧梭是一位空想的作家呢？抑是一位科學的社會學家呢？我們認為在盧梭的著作中，當然包括着空想的地方很多。然而能見諸施行的地方亦並不少。他本人曾想在波蘭，日內瓦，Congo諸邦內行施他的政治建國大綱，雖均未能成爲事實，然他是很想見諸實際，絕與烏托邦之作家不同，是可斷言的。

盧梭的學說，對於美國及法國的革命，全有很大的影響。這已爲一般所公認。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內，曾說道：「講到民權史，大家都知道法國有一位學者，叫做盧梭。盧梭是歐洲主張極端民權的人。因爲有他的民權思想，便發生法國革命。」我們覺得孫中山先生這段話內，固有許多錯誤：第一，盧梭是日內瓦人，不是法國人，第二，沒有盧梭的民權思想，亦不見絕對不會有法國革命。然而盧梭學說，對於近代的民治思潮大有貢獻，這乃是一種事實。譬如格特爾(Gattel)本是站在唯物的立場的一位學者，他在政思想史內，在講到盧梭時，他的結論之最後一句，尚且說道：「一種有歷史病態和論理誤謬的學說却做了一六八八年英國革命，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的辯護，做了近代民主主義與人民自由的基礎，這實在是政治思想中一種最滑稽最有趣的事情」（中譯本：李聖悅譯，上海·啓智書局，上冊，頁三三八）。則盧梭學說的勢力，更可因此而證明了。

關於盧梭社約論之參考書，可看以下數種：

1. Durkheim: *Contrat social*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1918). 按杜爾幹尚有一書，名：Les

théories sociales de J. J. Rousseau, 係遺著，尚未出版）。

二. J.-J.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publié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Notes explicatives par Georges Beaulavon, Paris, Rieder).

三. C.E. Vaughan: *Political Writings of J.J. Rousseau*, 2 v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5.

四. R. Hubert: *Rousseau et l'Ecole positiviste* (Archiv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et de sociologie Juridique, 1932, III-IV, ), p. 407-427.

五，張奚若：社約論考，商務，百科小叢書。

六，馬君武譯：民約論，中華。

七，浦薛鳳：盧梭的政治思想，清華學報，六卷三期，頁八三至一九八。民國二十年十月。

#### 四、孟德斯鳩的社會學說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 起初所學的大都是物理學及其他自然科學。至三十二歲時，始匿名出了一部波斯人的書札 (Les Lettres Persanes, 1721) (1)。這部書竟使孟德斯鳩成爲法國第一流的作家。他在一七四八年所發表的法的精神 (De l'esprit des lois, 舊譯爲法意，嚴復，商務) 一書 (2)，乃是他任社會學說史上之代表作品。但該書內有許多見解，已在波斯人的書札一書內所具備了。這是以波斯人的眼光，來批評當時法國社會之種種弊害。書中對於社會生活，習慣，風氣等的敘述與分析

，全是很成功的。

他在一七三四年發表了一本羅馬興亡論 (L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et de la décadence des Romains Amsterdam)，這本書亦可看作是法的精神的一部分 (3)。在這書中，他曾指示出一般歷史的事實及經過，是由自然的及道德的原因所決定的。這可以當作一部由歷史的地見而觀察的史論去讀。該書在內容及體裁上雖均受了鮑雷哀 (Bossuet) (4) 的世界史論很多影響。然而直到現在，仍不失爲一本有價值的著作。

波斯人的書札，羅馬興亡論，法的精神，這乃是孟德斯鳩的三部傑作。但他在社會學說史上的代表著作，則是法的精神一書。

他在一七四八年所發表的法的精神一書，共二卷，最初是在日內瓦出版。這是孟德斯鳩費了二十年的苦心之作。他屢次投筆興歎，覺得這是至難的事業。然而畢竟得到了成功。該書出版後一年半，即已再板了二十一次，這部書的價值，可想而知。

法的精神一書出版的年代，尙比盧梭的社約論早十四年 (因社約論在一七六二年)。但該書所代表的精神，佔在社會學說史上來看，却是超過於社約論的。該書共兩冊，分爲三十一編。(5)

我們無暇去詳爲分析。但應知道該書所討論的範圍很廣，與其說牠是政治學，不如說牠是社會科學。而孟氏之所以算作社會學說史上之主要先驅者，即是此故。

該書的目的，在乎發現法的精神，說明法的精神怎

樣與習慣，氣候，信仰，以及政府的形式相關。換句話說，從一切方面去觀察法的精神。要研究法是如何發生，如何變化，又如何影響於私人的性格，家族的生活，社會的形態及制度。而他所取的態度，並不是由一定的先入觀念以作出發點，乃是直接就歷史上的史蹟以及他個人各處調查之所得以作論據。並且他的思想之主要來源，可說一是羅馬的歷史，一是英國的憲法。而他的方法，一是歷史的方法，一是觀察的方法。總而言之，全是以客觀的事實為根據的。故他的態度，是很合乎近世社會學的方法的。

孟德斯鳩在研究法律之事實時，他曾明確地認識了自然環境之重要。故可說是近來「人文地理學派」(géographie humaine)(英文 Human Geography)或「人類地理學」派之先驅。(6) (按 Bruhnes: *La géographie humaine*, 1912, cf. A.S. XII, p. 818-821; Ratzel *Anthropo-geographie*, 1899, cf. A.S. III, p. 550-558)

孟德斯鳩的社會觀，多少還帶着社約論派的彩色。他亦承認自然狀態與社會狀態之分。但他不像霍布斯，而是與陸克表同情的。他認為自然的第一原則是和平，第二原則是尋找食物，第三原則是互相親愛。第四原則是社會生活的欲望。

他認為自然法不過是初民維持生存的非理性的衝動，到了社會成立，人類智識增加，一切情狀便都改變了。人類便丟去懦怯的感覺，各自爭權，而變成戰爭的世界了。

人類從自然世界進入於政治社會的新境界，就是制定法的原因。制定的法因三種關係而分為三類：(一)國際法

，因民族與民族的關係而生。(二)公法或政治法，因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而生。(三)私法，因公民的相互關係而生。故孟德斯鳩是很着重於社會關係之研究的。他說：『法則是物底本性之必然的關係』。而法的精神，即是指着法則的淵源以及牠的存在之一切關係而言。在這些關係中最重要的事項之內，包含着法律與政府形態的關係。在這一點上，他不僅是法律思想史上一位名家，我們就說他是近代社會學中關係學說派之先驅，亦不為過。(7)

孟德斯鳩並未樹立人類社會發展的學說，亦未做過關於世界史的過程之研究。故他雖寫過一部有名的羅馬興亡論，並且從某觀點去看，該書亦可算是歷史哲學中，最早的重要的著作。但我們仍不便將他列入於歷史哲學派以內。

孟德斯鳩在歷史哲學上雖無重大的貢獻，但是他那最有名的學說，即是三權分立論。他認為行政，立法及司法，要三權分立，方能充分地表現民治的精神。他這個學說，直到現代仍然很有勢力。現代英，美，諸國，仍然全是採用三權分立的政體。這種政體，是否圓滿，當然亦有疑問。然而無論如何，民主主義乃近代思想之一大思潮，此乃千確萬真之事實。而此種思潮之鼓動者則為孟德斯鳩。故孟氏為近代大思想家之一，即是此故。

但孟德斯鳩亦不以三權分立制為一切國家政制之模式。他曾言：『最合於自然的政府，是為人民而建設的，並且是特別與人民相適合的政府』。『政治的制度和法律，並不能形成民族的特性，反而民族的特性，倒能產生政治』

的制度。所以，人種不同，精神的和道德的性質有優劣，歷史的祖先與自然的狀態又不相同的某民族的政治制度或法律，若欲移植到別一民族上去，這乃是勞而無功的。這樣，由歷來的普遍的必然主義，已進而趨於柔性的相對主義。孟氏的貢獻，即在於此。

最後，我們知道，近代社會學之成立，是基於科學的法則，是將社會現象，納之於自然法則之內，是將社會現象之研究，亦應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當作人類自然科學之一。在此觀點上，孟氏係首先指出一切社會現象之發生，全有其客觀的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間的一切法則，雖千差萬殊，十分別緻。然而那全是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之產物，絕非偶然而生，故亦均有法則可尋。總之，認為一切社會現象，全有法則，不是基於物質的環境，即是來自精神的原因。這樣一來，始將社會現象之研究，變成為科學的研究。故孔德曾稱孟氏為「社會科學之真正的創造人」(Le vrai créateur de la science sociale)，實非無因(∞)。

### 本章參考書

- Lanson (Gustave) : Montesquieu (Alcan, 1932)  
Sorel (Albert) : Montesquieu (Paris, 1887)  
Carcassonne (E.) :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Paris, 1927)  
Janet (Paul) :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II. p. 322-405.

Bréhier (Emile) :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II. fascicule II, p. 373-381.

高一涵：歐洲政治思想史，中卷，頁二六八至三〇〇

加田哲二：近世社會學成立史(劉叔琴譯本)，頁一一四至一二四。

Montesquieu: L'Esprit des Loix (Librairie Garnier frères, 1922)

Archambault (Paul) : Montesquieu (Collections Louis-Michaud, Vald. Rasmussen, Paris, 1910)

Vaughan (C.E.)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I. Chap. V, Manchester, 1925.

孟德斯鳩：法意(嚴復譯)

Darkeim: Montesquieu précurseur de la Science Sociale (thèse latine, 1893) [按此書已譯為法文，cf. Alpert, Emile Durkheim and his Sociology]

A. Robinet de Cléry: Montesquieu Sociologi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Mai-Juin 1939, p. 221-232.

(註)

(1) Lettres persanes, Cologne, P. Marrean.

(2) L'Esprit des Loix, 2 vol. in 4<sup>o</sup>, Genève.

Avec une Avertissement, 1749. 此書係在一七二八年開始，自一七三二年乃大為增訂，至一七四九年始正式出版。

至一七五〇年另有一書名：Defense de l'Esprit des Lois et Eclaircissements, Genève. 但在現代，一般認為最完善的本子，是一七五八年在 Amsterdam 與 Leipzig 兩處，Arkster et Merkus 書店所出的 Oeuvres de Montesquieu. 此係 Richer 發行，由作者自己校正過，in 4<sup>o</sup>，共三冊。第一及第二冊為 Esprit des Lois. Lanson 所選的文章，即以此本為據。cf. Lanson: Montesquieu, p. 24. 但我所據者為巴黎 Librairie Garnier freres 書店於一九二二年所出的本子。

(3) 按法意一書之第二十七編：De l'origine et des Révolutions des lois des Romains sur les successions, 其取材即以羅馬輿論一書為底稿。

(4) Bossuet, 1627-1704. 著有世界史論 (Discours J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Paris, 1681. in 4<sup>o</sup>. cf. Paul. sanet: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II, p. 276 291.

(5) cf. Lanson, id., p. 5-8: Plan sommaire de l'Esprit des Lois.

(6) 關於人文地理學派，參考 Jean Brunhes 著，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商務，社會科學史叢書，一九三〇年出版）一書。按此為 Barnes 主編的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1925) 一書之第二章：Human Geography. 懂英文者可以對照參閱。但 Paul Janet 的意見，則認為氣候的理論是一很膚淺的理論，在孟氏的著作內，亦不如一般所說的那樣重要。惟他將政治學列入於自然史以內，可算作近代社會學者（孔德與斯賓賽）先驅者之一。（Paul Janet,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II, p. 405. (3)）

(7) 關於社會關係之學說，參看黃凌霜譯：德國系統的社會學，第三章，頁一〇五至一五八。

(8) 見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V, 47. Leon (H. Paul Janet, 前書第二冊，頁三三二，注二並參看 Lanson, 前書，頁一一。

(未完)

## 中國學報 第一卷 第六期 目錄

厲廉陋室讀律記

朱頤年

澳洲的全貌

嚴懋德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變貌

德尙

葡萄(上)

吳祥麟

魏晉風流

郭麟閣

清季革新運動概觀

趙子亨

古代近東諸國與希臘及羅馬之文化與商業(中) 何達

莫斯教授書目(四)

楊堃



# 東西文化與宗教的檢討

彭炎西

## 一 文化的意義與概念

什麼是「文化」？文化究有怎樣底表現？

雖然，從來有過許多的學者對於這兩個字曾下過許多許多底定義，但其歸根結果總不能脫出人類所獨具有的精神和物質這兩個範圍，也就可以說文化這兩個字的意義和概念是非常底廣汎；因為文化原是人類的的生活方式，文化並不單是學術，學術不過算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說文化是多方面的，而具有複雜的表現。如美之奴隸廢止論者紀敦斯(Giddings 1795-1864)說：「文化不是一句話可以界說的，因為文化所包含的事物太多，而且都非常底重要；如宗教，道德，知識，社會的結構，民族異種的同化，風俗習慣等，這些都是構成文化的要素。」但又有學者說，文化是發現傳播，也就是歷代遺傳下來的知識，信仰，習慣等，令人類共同生活於有秩序的生活團體中，故文化原是人類進步的結晶，主要的特性就是文物的傳播，有高尚的知識和道德，纔有守法的良好習慣。又英之人類學者Taylor也說文化或文明，廣義的是指整個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和人們於社會中所取得的才能與良好的習慣。這樣所以在西文中最初對於文化(Culture)這個名詞是恰與播種一字同功用的。

東西文化與宗教的檢討

農業也就是文化的原形，人類原是從自然抗爭中取得優越的地位而後，有了農業纔有了文化的遺傳，這種遺傳原是一代遺傳給一代，叫後繼者能繼續保持並進展，於是纔有所謂文明(Civilization)一名詞的成立。不過文化與文明却自有牠的分別，文化原是「創造」，文明乃是由於「發明」，凡科學的器物，都可目之為文明，文化則具有一個時代或是一個地域的民族性所特有的表現。故凡宗教，哲學，藝術等等表現，而不同文明是受到地域上的限制。而且文化的產生在某一地域的某一民族中都有牠的獨自行成，且隨著時代與歷史的演進，於某一時代下都刻劃着漲落變化的痕迹，而且常常地會表現其特殊的形態。所以在某一民族中必有某一民族的特徵，某一時代也必有某一時代的文化，彼此不能強其從同的咧。

中國古代夏商周時代的文化決不相同於埃及的文化，如某一民族採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時，那只是取長補短，「擇善而從」，選其精華則未嘗不可以，我們看現代的日本民族，從來就是採取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而成功的一個國家。例如中國文化的國術一門向是以文和武的對稱，是鍛鍊民族體質的惟一學術，決不弱於西方文化的賽球吧？在日本武士道精神，其根本保留中國所有的忠勇與俠義哩。但是，日本現代文明乃是採取西方文化的成功，然而自明

治維新以來的武士道，却被尊爲大和魂，反助成維新的大業，這似乎出於我們的意料，中國舊國術精神，而孕育成功日本的新文化。

## 二 所謂中國的固有文化

我們自世界歷史上來觀察某一民族文化的創造，或因爲戰爭，商業，以及旅行往來交通和學者的崇拜研究，會傳播甲民族文化於乙民族文化中，彼此盛行交換，於是纔發生同化作用，或是創化作用，來形成一種生活文化，同時又各有牠一種顯然的分別。首先就宗教來說吧，東方印度人所創造的佛教，曾風行傳播於中國，朝鮮，秦義與日本。希伯來人所創造的基督教，曾風行傳播於歐洲與亞洲。阿剌伯人所創造的回教，曾風行傳播於歐亞非三洲，爲他民族所崇拜以來，於是都認爲固有的文化，固有的宗教。我們再回看中國的文化，完全是固有的土產嗎？中國在秦漢以前，或者尙可說是地道的中國文化，秦漢以後的中國文化已混雜許多的外族文化；第一是印度文化，自東漢以來，佛教入中國，經南北朝以至隋唐時代佛教的盛行，那時的思想界及藝術界，如寺院，塔廟，塑像等，以至於日常生活，同時均引起非常底變化。後來回教文化復接踵傳入中國，當時穆罕默德帝國原是吸取古埃及巴比倫，希臘的舊文明，加以融化與創造，於唐代隨著清真教來到中國，經元朝以來一直大行其教化；不過比印度的佛教之在中國的地位略爲遜色。因爲佛教自漢至唐初，直可說是佛教文化的黃金時代，中國簡直是佛化，佛教的勢力深入民

間，而且樹立了中心信仰，復廣播到國外，促成中外民族的文化灌輸，中日文化的交流，千餘年來開遍東方文化美麗的花朵，不能不說是佛教的功績。

目前的中國民族已處於危亡的時代，文化雖然在進展，文化的水準雖於無形中提高，今國際間對於文化的研究與協議聲，囂塵目上，即其明證。然而，講到中國文化從來在未被歐美的物質文化侵入以前，中國的文化不單自誇着惟我獨尊，而且也可說是東方各民族文化的中心。但是近世紀以來，中國民族同國力的銷沉，國民的中心思想好似凌空柳絮，隨着歐風美雨，東西南北地飄零而無歸所。然而日本自半世紀來，高喊着「日本精神」，「大和魂」的口號，我們中國人也應該提起「中國精神」，喚醒「中國魂」，把握着中心思想。我們既明瞭日本文化的種子原採自中國，所以到了現在，日本人還是非常底欽佩我們中國，崇拜中國人；不過，我們要知道日本人所欽佩的中國，並不是現在的中國，所崇拜的中國人乃是一些已死了的古人。從前的中國何以值得日本人欽佩與崇拜？這却值得我們的反省，我們要檢討我們的缺點，於現時代下急速改善，急速學得他人的長處，同時進取建立一個新時代的國家，創造現時代的文化。

## 三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

中華民族與西洋民族同住在這個世界裏，同生長在這個地球上，同樣地自由發展以來，彼此的文化建設與推進，也決不是一朝一夕，一手一足所能完成的吧？原來人類

的進化是迂緩的，開道有先後，所謂禮樂之興衰，期以百年是也。中華民族雖然自有史以來即以世界的「中華」自命，而且對於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觸也曾有過不斷振作精神，並負有指導他民族的責任。傅氏東洋史講到唐朝的文化

大唐天子並不單是中國天下的皇帝，同時也是塞外諸族同西域諸國共同所仰戴的大君主，有「天可汗」的稱號。國都長安那是當時世界中有名的「古木丹」，爲日本，高麗，新羅，中央亞細亞，印度，波斯各種人集中的地方……

不過在唐代的時候，中國人所知道的西方國家，總出不了中央亞細亞的範圍吧？但是到了十三世紀意之旅行探險家馬哥孛羅（Marco Polo 1254-1324）於南宋咸淳七年，西紀一千二百七十一年東游，這是東西歷史上惟一的大記載。然而當時的馬氏也不過十餘歲的一少年，獨自決沒有遠游異域的豪氣，必定還有伴行的嚮導（商隊）誘引，可見中國文化在馬氏東游若干年以前就與西方文化接近了。不過在以前只是商人的交往，而無政治的色彩，因爲馬氏在中國元朝曾做了十七年的中國官兒，所以牠對於中國文化是非常的明瞭和欽佩，因之牠才作了一部東方見聞錄，曾大事介紹中國精神與文物於歐洲民族，也就是中國文化西漸的先聲吧。

繼馬哥孛羅的後塵由彼介紹西方物質文化於中國的那完全是耶蘇教的僧侶。耶蘇教的傳教士能以西方的科學文明驚奇中國人的心目，當首推十六世紀的意大利的利瑪竇

（Ricci Matteo 1552-1610）之來中國。西紀一千六百零一年，當英人創立東印度公司的時候，利氏抵北京，拜謁明神宗，始獻天主圖像及經典，十字架，天文書籍，萬國圖誌，自鳴鐘等。當時於此等物件中，最使神宗皇帝驚奇嘆賞的，據說就是自鳴鐘。所以當時的宣教師曾向羅馬教皇報告說明神宗皇帝對於利瑪竇的貢獻品完全接受了，皇上最喜歡的是時鐘咧，而且令送呈母后閱覽，母后亦引以爲奇特，故特賜留利氏。嗣後又有德國耶蘇教士兼天文學者的湯若望（Adam Schall Vom 1591-1669），同比利時的教士南懷仁，牠倆都做過清朝的欽天監，全在中國宣傳福音，也全是介紹東西文化交流的學者。

不過天文學與星曆之學，這原是中國所固有的學術，從來爲歷代帝王所重視，我們中國也就是因爲有了這種學術在唐朝的發達以來纔誇耀於世界；而且在中國的天文曆數之學也是由於佛教的僧侶所發明，而得到帝王們的信仰皈依，所謂「國師」，曾受到國家最高的榮譽。據「宋高僧傳」及「佛祖通載」所記發明中國曆數之學的唐高僧一行禪師（633-727）爲直隸鉅鹿人，俗姓張名遂，生於唐高宗弘道元年，卒於玄宗開元十五年，年四十五。一行強記非凡，天資聰明過人，出家後博通經典，周遊諸國，初習究律學，後爲佛教密宗之祖。唐玄宗聞其名，開元三年，敕入禁廷，九年著「大衍曆」九卷，十一年，製「黃道儀」成，尊爲國師，爲曆數天文學大家，乃唐時佛教中最有學術的僧人。但是，西洋的天文學自望遠鏡發明以後，對於天體的構造已了然，於是，天文學遂有長足的進步，後

來者居上了。在西方既革新曆法與數學的進化，結果廢除羅馬舊曆，新曆的編纂又多出於耶穌教一些優秀的僧侶之手，使中國文化與歐西文化的握手原屬易事。所謂，「以天文學與數學，參內宮廷，坐於玉座之傍，以耶穌基督教士着天文學之外衣，接近皇室，自屬易事耳。」以西方耶穌教僧侶而成爲中國皇室的寵臣，而且亦曾担負國家的重任，那最初全在天文儀器一類科學文明的貢獻吧。

利瑪竇等自來中國傳教後，牠們曾發現中國民族也曾有過四千餘年的優秀文化，而且知道中國民族是崇拜祖先和信奉儒教的國民，儒教之所謂「天」與「上帝」，原是喻有神的意思想，對於中國哲學曾加以深刻的研究，由研究而有深刻的了解；於是各教士曾紛紛地翻譯介紹中國的哲學，中國孔子的哲學，與其他東方的精神文化於西方民族。例如，「關於孔子的見解」，「中國的哲學」，「中國人的哲學——中庸」，「中國的哲人孔子」，一類法文譯本的書籍在歐西一時曾發生極大影響，令西方人能捉摸東方文化的真精神，認識東方文化的偉大，給予歐西思想界的普遍而深刻的注意、欽佩與崇拜，對於馬哥孛羅的東方見聞錄的一些謬誤記載，得以解釋，這兒亦不能不算是一些歐西耶穌教僧侶們其有功於彼此的文化學術上的一大功績咧。

論到這兒我們也可以再回過頭來看看我們中國的佛教僧侶，宗教家，以前也曾有過像利瑪竇一類偉大的事迹，也曾爲西方人氏嘆爲東方人最初的探險旅行者，能把我們中國的文化介紹到印度，西域，其他各國去的唐僧玄奘

，原是中國文化歷史上一大特書的史實，也就是最近的靈骨北來瘞於北海九龍壁前的高高玄奘了。玄奘西游印度，曾經十八年，游歷講學百八十餘國（見玄奘法師著「大唐西域記」），曾在中印度開過講演辯論的無遮大會，思想論議壓倒五印度的一般宗教家。在玄奘以前還有一個晉朝的法顯，也曾去過印度六年，經歷三十餘國，回來作有一部「佛國記」。繼玄奘以後的爲義淨，由南洋歷南印度各國，曾著有「南海寄歸傳」，是這樣由隋至唐初，可以說是佛化的黃金時代。此後又有歷代的許多僧侶東游日本，介紹中國文化，中國佛教思想於日本（參閱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第五號拙著，「中國歷朝禪僧赴日傳法誌略」一文），使中日兩民族親善而握手，文化歷史的交往，這些不能不說是宗教家的功績。所以黎錦西先生說中國的思想家，歷史家，如不明佛教，就不能談中國的思想，中國的宗教，尤其是唐代的文化。

唐朝二百多年，真是全盤「西」化的時代；思想界和種種文化藝術等，沒有不是標準「西竺」的，宗教也是嚮往「西天」的。儒教只存了軀殼，唐初的五經正義到了後來只做了帖經墨藝之用。文學家雖然出了許多，但都說不上「思想」，你要想找點思想只有上和尙廟裏去求善知識。——道教雖算是國教，却是一味剽襲——韓愈談「道」論「性」，然而淺薄很很；惟一的思想家就是李翱，可也就開了「改頭換面」的佛化之先聲。當時中國佛教勢力，已普及到民衆，已樹立中心的信仰；而廣播到外國

，促成文化的灌輸……

至於孫中山先生在論「大亞洲主義」的一文中，說我們東方民族的文化爲王道的文化，與西方的物質科學重功利的文化不同；

我們亞洲是最古的文化發祥地，在幾千年以前，我們亞洲的人種已經得到很高的文化；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百年的文化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有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鎗大炮，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來專用這種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就是行霸道，所以說歐洲文化就是霸道文化。但是我們東方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就是行王道，是仁義道德……所以亞洲的文化是王道文化：

然則，我們東方文化既是主張王道的所以就不像歐洲文化那樣底殘酷，霸道文化原是利用物力來征服人類的，這種文化可以說是物的文化。我們東方文化是重「仁」——「人」——的，和平的，所以又有學者說，歐西的文化是「動」的文化，鬥爭的文化；東方的文化是「靜」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和平的文化。但無論是靜的文化，或是動的文化，的確我們中國的文化是王道，是和平的，只看中國民族從古以來爲着民族不可侵犯，如同外民族戰爭而得勝的戰利品，那不過只是一張稱臣下的降表，和些進貢的方

物麼？却從無領土的野心，而且也從無作軍費賠償的要求。不信請看中國民族的歷史自從殷周時代的氐羌，一直到五胡亂華以後的遼金元清，一些外來民族入主中國，全爲中國的王道文化所融洽，這是全仗孔孟佛老的道義深入人心，所能維持中國文化的永續性。中國文化向來是用「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的主義去同化外來民族，去懷柔遠人。而這種同化的力量並不是勉強得來，那是推赤心與人的功效咧。所以西洋人說中國漢民族從來自有牠一種神秘不可思議的特性，保有牠那種隱忍永續而不撓的民族性，不許時間的論斷，非其他天短的民族所能企及的，亦非性急的近代人和現代人能想像得到，這樣能理解中國民族文化的真相，恕近其機微處。

東西文化的交涉泊自馬哥孛羅東來至鴉片戰爭西曆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即道光二十年爲止；始由並行而爭執衝突，結果會釀成鴉片戰爭，這也就是現在西單道上的一面大揭示牌的上面所畫着一個魔鬼，左手拿着鴉片土藥，右手握着手鎗描準中國人的胸口問：「隨你選擇鴉片土藥？還是要吃鎗子呢？」那樣揭開鴉片戰的序幕。於是東西文化由衝突期而進入崇拜期，也可說是中國研究西洋學術的時期。然而，東方的日本其時還守着閉關鎖國的政策，不過數十年，自與西洋文化接觸後，即位列世界的強國之一。如近衛篤磨公爵說：「日本是舊文化保持堅固，然後盡量吸收西洋文明」，因之出乎人們意料之外，有了甲午及日俄戰爭兩次的勝利，方有今日。然而我們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遠在十五六世紀以前，而國運的衰落却在十八九

世紀，中間隔離不過約百多年，在此百餘年間也就是歐西文化講求實用科學文明和努力從事實驗的結果吧？

#### 四 中國文化再檢討之必要

日本曾高喊着「東洋文化的再檢討！」「認識日本精神！」這時我們也應該來檢討一下自己，也應該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些什麼？我們再檢討中國文化從來有怎樣底優點，曾吸收外來文化一些什麼長處，現在如何地來建立一個理想的現代國家。我們知道日本的傳統文化並非日本所固有，最初那都是外來的文化，中國，印度所有的東方文化，後來纔輸入西洋文化，物質文明；然而儒教思想和牠的地位依然有支配國家永久不動搖的勢力。我們既要復興東亞，必須先要恢復健全我們這個若大的民族已失去了的自信心，必要重新喚醒自我，喚醒中國魂，要明瞭我們已失掉自信心的前因後果，中國民族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麼？

原來中國儒教的教義上說，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原是中國人固有的傳統文化，為中國民族固有的美德，現在我們必要檢討我們固有文化的得失，非提高國民固有的道德不可。一面努力科學文明，一面尤須具有真正的民族宗教信仰，然後方有中心思想之可言。中國民族宗教原有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信條，已不存於目前的中國，雖然抄襲外民族文化的美點，隨流合污，大都變易不良，徒興浩嘆。文化原是人類某一民族為適應而努力的優越生活方式的取得，在其文化的本身

也只有適應與不適應之能否的問題，如一個民族的興衰雖然有受到外文化的影響，然而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品質，有牠的歷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的三素因，能够自衛，不為外文化所侵蝕，方顯得那個民族的熱力。現在中國民族心理頹唐，無進取心，以致固有文化不能發揚，現代新文化又不能創造或模倣，中國徒擁大地物博的虛名，反不如同文同種，民族體混合複雜的日本，能抄襲我們隋唐宋之文化及宗教，別樹一幟能穩固牠的民族中心思想和信念的基礎，再選擇西方物質文化相輔而成功現代的日本文明。

「日本研究」二卷二期，仲儒兄對於中日文化比較研究謂中日民族完全的同文同種，固然說不過去，反之，完全的非同文同種，這也似乎難說。原來日本民族之複雜不下於中國民族，所以其言語文化風俗等，至為不一。因其民族為一混合體，所以其文化亦為一混合體。然則，中日兩民族體既混合而複雜，在文化上已形成兩個羣體生活的集團，因之兩民族間因了生存而引起糾紛，也是難免的事吧。大凡民族之間因了戰爭的勝負，同時也影響到原有文化的興衰，這是什麼原故呢？在戰爭新敗的民族，一定認為自己的文化不及他人嗎？一定會發生不安的現象嗎？把自己所有的文化認為不合理，落伍，這却是人們心理最容易犯到的錯誤。雖然，戰爭的結果，對於文化自有再檢討之必要，我們中國的文化因了宗教的媒介與西方文化接觸以來，曾經過一段長時期的并行不悖，但後來西方的物質文明及日本突然發生了工業革命，新文化便一天一天的發達，所謂近代文明；然而，我們中國依然是度着亞細亞

手工生產方式的自給自足的生活，所以現在的中國文化與學術，無一不落人後了。那末，如果現在我們要根本挽救中國的危亡，首先必要把握着中心思想，必須再檢討固有文化的得失，然後再談解決民生生活問題。大凡一個國家牠所有底文化原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纔能爭取民族的生存，爭取民族的生存非盡量發展牠的文化不可。現代的生活文化尤在推廣工業，都市文明非盡量發展機械工業不能談增產，工業增產又端賴教育文化的發達，纔能收到勤勞增產的功績，又何況戰時文化的教育哩。

我們在現時代下的文化教育份子固然不可迷信，不盲從，不完全守舊，但必要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我們而努力固有精神文化的宣傳，一面急須地發展現世紀的工業文化，但不可誤認工業文化就是純粹底物質文明，機械工業是以科學為根基，科學原是思想的結晶，思想

不是物質。我們中國的固有文化的美點，除開哲學，宗教，歷史，文學及美術外，其他在昔日的物質文明也曾有過許多的發明，如指南針，火藥，造紙，印刷，絲織等等；還有對於人們衣食住以外的醫藥之學，尤含有玄妙哲理而為東西人們所欽佩。不過「文化」法則原是動的，創造的，啓發的，適應的；現階段世界文化，實尙未曾加惠人類全體的幸福，人們只是機械的俘虜，所謂機械殺人盈野，這是現代西洋文化的現狀咧。現代東方人必要發揮我們的創造精神，不斷地創造，不斷底改造，向着多難興亞的前途邁進，認識東西文化在過去也並無所謂截然的鴻溝，世界大同將來必趨於混然一體。我們的根本精神文化原需要科學的花朶，宗教的栽培，信念我們固有文化的高尚美備，同時保存東方民族文化的特徵。

# 日本研究 第三卷 第二期 目錄

- 敬告中日愛國之士 張紹昌
- 戰時下之日本中等教育 郝森煥
- 日本戲曲與中國戲曲 傅芸子
- 宋代之中日關係(上) 汪向榮
- 日本思想觀 高須芳次郎
- 特別寄稿——八戶弘光 羅伯健譯
- 日本政記(四) 冲田一
- 趙春霖

## 留日學生史話(五) 日本輿論選輯

- 重慶戰時體制論(十二) 石濱知行
- 戰局之急迫與國民之覺悟 森正藏
- 林語堂氏的國際政治觀 本社編輯部
- 戰後世界與中山先生的亞洲主義 本社編輯部
- 文藝 谷崎潤一郎
- 鴛(一) 五場劇 尤炳圻譯

實藤惠秀 張銘三譯



# 歷代名瓷圖譜真偽考

伯希和撰  
馮承鈞譯

此稿原載通報第三十二卷一五至五八頁，二十九年春會命大兒先恕筆受轉為華言，因求郭君所刊圖譜久未得，故未發表。今夏清理舊稿得之，而恕兒病臥不復能執筆。及繕寫畢，恕兒亡已八日矣，校讀之際不禁泫然。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譯者補記

題作項元汴撰的歷代名瓷圖譜，自經布瑟 (Bushell) 在一八八六年北京東方學會報撰有提要，尤其是在一九〇八年牛津出版，附有英文譯文的圖譜，題作「中國瓷器，十六世紀着色圖畫與項元汴漢文稿本」，刊布以後，世人已熟知之。郭葆昌與福開森 (J. C. Ferguson) 二君以為有將布瑟的研究發揮之必要，將原圖着色，明白註釋，並將譯文改正。費了「數年」的辛勤，賴有郭君之贊助，一種華麗版本因而刊行，其紙張，其印刷，其圖版皆足為郭君私人所辦的印刷所鐫齋書社生色。〔註一〕我因與刊行人之友誼，獲有此華麗刊物一份，很想作無條件的贊頌；可是所關係的問題頗嚴重，使我不能不直率表示我的見解。譯文本身不成問題；並且優於布瑟的譯文〔註二〕，我與刊行人意見不同之處蓋在內容，實言之，就在以屬項元汴的圖譜之真偽問題。

註一 此本題作項元汴歷代名瓷圖譜，郭葆昌福開森同校釋，一九三一年北京鐫齋書社刊行，二開本，首十九葉，圖八十三面，圖說八十三葉。

註二 漢文註釋的譯文，較之本文的譯文，似乎鬆懈。就是本文的譯文，我也有若干異議提出。例如譯回鶻作 *Uighur* 是不對的（三一圖、四八圖、六九圖等圖說）；應寫作 *Uighur*；此處所欲言者，就是回回或回教徒之別稱；縱為譯 *Uighur* 原義之回回、回鶻以及古譯回紇，據子實皆

應讀作 *Uighur*。布瑟（三一圖）譯寫不誤。五六圖不幸將布瑟之 *red-soched nomads* 保存，原文定轉寫實石。實言之，唐代滿洲靺鞨部落出產之紅寶石。而靺鞨確不能訓為「紅靴遊牧民族」也。此部落在魏時名稱勿吉。但是圖譜本身之文無甚價值，用不着評論譯文是非。

自從布瑟的研究刊布以後。項元汴的圖譜，因為原作者是十六世紀末年一個有名的愛好藝術家，所以頗得歐洲諸陶器家同收藏家的信任；至若原刻模型之不全，同顏色式樣之不同常例，皆委之於時間與災難。對於圖譜之真偽，從無有人指摘及之，福開森君之歷代瓷器論文（一九三二年，北華亞細亞協會報第六十三卷；抽印本十三至十四頁）。P. Yettis 君所撰之報告（一九三二年刊 *Burlington Magazine* 第六十一卷二七五至二八一頁），就是最近由 R. L. Hobson 君鑑賞確實筆端撰錄之大衛君 (Sir Percival David) 收藏中國陶瓷目錄，皆未研究及此。首先疑及圖譜全部或一部之偽者，蓋為大衛君所撰題作項氏及其圖



譜之重要論文（註三）。其文並載有關係項元汴及其家族之資料；蓋欲尋究此項問題，必須在可能限度中確定時與地之證據。不幸現在對於此大收藏家項元汴尚無何種綜合的研究，而大衛君有時沿襲布瑟之誤。所以我擬就所知編定一種世系，而其暫定的指示，至少可作討論之基礎。

註三 見 *Tra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33-1934, London, 1934, 22-47, & pl. X-XXII.

此收藏家項元汴誕生於浙江之嘉興，其家顯達應上溯至項忠，忠字盡臣，一四二一年生，一四四二年進士，仕至兵部尙書，一五〇二年卒，諡襄毅。（註四）忠有一子名經，經有一子名錫，錫有一子名治元，三代皆在一四八七年。一五二三年、一五五六年相繼成進士（註五）。但應聲明者，據我現在所能參考關於項元汴與其親屬之傳記，皆無言其爲項忠後之文（註六），祇有商務印書館的人名大辭典（四版一二三四頁）著錄有元汴之一兄名，而同傳云此兄是項忠之曾孫，明史項忠傳未言元汴者，或因他未成進士，可是他有一兄成進士，應見其與項治元並列也。此外可見元汴雖爲項忠之曾孫，然不得爲項錫之子，脫爲錫子，將爲治元之兄弟行矣，我們確知元汴兄弟中無名治元者。可是中國人名大辭典仍不失爲有理由，蓋千頃堂書目（十九卷十一頁）著錄項忠藏史居集十二卷後，並謂又有襄毅公遺稿一卷，玄孫德楨輯；顧項德楨乃項元汴兒子，後此別有說也。

註四 黃虞稷（一六二九至一六九一）千頃堂書目（十卷十七頁）有項襄毅公年譜九卷，實紀四卷，又實紀補遺四

歷代名瓷圖譜真偽考

卷。

註五 關於項忠及後人三代成進士之文，可參看明史卷一七八項忠傳。至若諸人成進士年代，乃採之於題名碑錄，同浙江通志，一八七五年本，一三一卷十九葉同一三二卷二三葉者；項治元是一五五二年舉人（同書一三八卷二七葉）。項經字誠之，參看浙江通志一六七卷十八葉引稿李往哲初編。

註六 傳記雖多，然而無一使人滿意。惜我手邊無嘉興府志、嘉興縣志、董其昌容臺集、以及王穉登爲元汴子所撰小傳。大衛君所考項忠與項元汴之親屬關係，疑本人名大辭典。項元汴所用印記有宮保世家印記，亦可以證其系出項忠也。

大衛君以爲項元汴有弟兄五人；其中二人乃沿布瑟假擬之說，其實一爲元汴之子，一爲元汴之侄。第三人名項公安，見圖譜（二十四圖），謂爲撰者之弟；可是我們確知元汴無弟。此項公安祇能爲元汴之嫡堂弟，而公安爲其人之字而非名；然我未敢確保必有其人（註七）。我們據商務印書館中國人名大辭典，知道項氏尚有一人爲項忠曾孫，名元汴，字子南；一五四四年歲祿，元汴悉獨遺資以賑；雖然圖書集成氏族典（三七九卷六頁）所引的浙江通志舊傳未言其人之家族世系，其人之生地生年以及名之相類，必爲項元汴之同輩近親無疑；應是其一從兄弟，惟此處所本之源謂出項忠者，祇有中國人名大辭典。尙有項元深，是一五六四年舉人，項元濂，是一五七六年舉人（浙

三九

江通志一三八卷四〇頁；一三九卷十二頁），或者是元之從兄弟；現在尙難確定。

註七 郭君與編開森君對此項公安未作何種說明；此外卷首

之項元汴傳亦甚疏簡，僅據容齋集之紀載轉錄，或者僅據

佩文齋書畫譜卷四三同卷五七的引文（圖書集成字學與一

二三卷二〇頁，又藝術與七八六卷十九頁亦同），並附以

畫史彙傳所載的生卒年月而已。

元汴有兩兄，一名元洪，一名篤壽。

項元洪字子瞻，號少嶽，以善書法名（註八）。遺有

少嶽集四卷，由其弟元汴刊行（參看四庫總目一七八卷三

九至四〇頁）（註九）。元洪之印記據葉昌熾藏書紀事詩

，文曰衆山響齋。其最幼子名道民，字民逸，有春暉堂詩

，似久已散佚（註十）。別有項德裕者在一五九三年跋元

汴某圖，稱元汴曰季父，疑亦元洪子（註十一）。誠如布

悉說（緒言七頁），其人必爲元汴侄，然可附益其說曰元

汴兄子，蓋其稱元汴曰季父也。據吾人所知，元汴仲兄諸

子無一名德裕者，所以暫採葉昌熾說，視爲元洪之子。

註八 佩文齋書畫譜（四三卷十頁）同圖書集成字學與（一

二三卷二〇頁）所採項元洪事蹟，蓋本明人馮夢禎快雪堂

集；此集現存，然未能見；可並參考浙江通志一七九卷六

至七頁引萬歷嘉興府志。

註九 可並參看千頃堂書目二三卷六〇頁（此處誤洪作琪）

。此集全名少嶽山人集，或少嶽山人詩集。

註十 千頃堂書目（二八卷二二頁）未著卷數。蓋從此編得

知項道民是項元洪（此處作洪不誤）之最幼子。其名其人曰道民字民逸者，蓋本藏書紀事詩引嘉興府志同浙江通志

（一五一卷十四頁）引橋李詩繫；可是現存千頃堂書目獨

一版本，寫其名作道明；疑誤。

註十一 此跋經佩文齋書畫譜據珊瑚網轉錄；藏書紀事詩（

三卷二一頁）謂本式古堂書畫彙考。

項元洪弟，元汴之仲兄，名篤壽，字子長（註十二）

號少溪，一五五八年舉人，一五六二年進士；曾任廣東參

議，同兵部郎中。好藏書，名其藏書所曰萬卷堂或萬卷樓

。（註十三）撰有考定輿地圖十卷（註十四），列卿年表

，（註十五）聖朝略記十二卷（註十六），路記六冊，（

註十七）小司馬奏草六卷，（註十八）全史論贊八十卷，

（註十九）今獻備遺四十二卷，此爲其撰作中之最佳者。

（註二十）其藏印曰萬卷堂藏書記，曰桃花村裏人家；後

一印文應予注意，蓋英國博物院（British Museum）所藏

願禮之畫有此印記也（註二一）。除他本人撰作外，尙覆

刊有黃伯思的東觀餘論（註二二）。

註十二 天祿琳瑯書目二卷四一頁同三卷三頁，謂其印文曰

「項夢壽」，曰子加，應是傳鈔之誤。

註十三 朱彝尊（一六二九至一七〇九）與項氏有戚誼，曾

言在一六四五年前常赴項元汴之天籟閣（四部叢刊本藏書

亭集五三卷一至二頁；五四卷八至九頁）；但彝尊名項篤

壽之藏書所曰「萬卷樓」，而東觀餘論之題識與印文皆作

萬卷堂。

註十四 四庫總目未著錄；此圖標題見千頃堂書目六卷二頁，明史九七卷九頁從之。

註十五 僅見千頃堂書目九卷一頁著錄，無卷數。

註十六 參看千頃堂書目五卷十九頁

註十七 參看千頃堂書目八卷十七頁

註十八 參看四庫總目五六卷二一至二二頁；千頃堂書目三十卷十六頁。

註十九 參看四庫總目六五卷十五頁。

註二十 此本會收入四庫全書；參看四庫總目五八卷九至十頁；所記項篤壽生存時代之較近時代，事蹟甚詳。

註二一 藏書記事詩記篤壽藏印有九（語意不明，足使人疑爲其孫藏印）。偶亦有人疑及常見書目之「桃花邨裏人家」印文是項元汴印記；蓋福開森（歷代瓷器九頁）曾將其列入元汴藏印之中；然我以此印應屬篤壽，故從葉昌熾說，一九三五年時，我在上海見一佳畫，傳爲錢選作品，或是原物，畫緣尙存有桃花邨裏人家印文之半，而畫與藏精騎縫之間蓋有項元汴印文。由是可見桃花邨裏人家印文對於裝裱以前，而元汴諸印鈐於裝裱以後，此又可以參證葉昌熾之說也。

註二二 參看天祿琳瑯書目九卷三三至三五頁。

就吾人所知，項篤壽至少有二子，一名德禎，一名夢原；然而或有一第三子，而其人得爲前述之項德裕。又如今人視爲元汴子之項藥師，或者亦爲篤壽之子。

項德禎一五八六年進士（註二三）。所撰明弼直錄似僅見千頃堂書目十卷十四頁著錄。禁書總目同遠藏書目列有項德禎之名臣寧撰要編，是編顯是明史（九七卷四頁）著錄項鼎鉉之名臣寧撰編。案鼎鉉即是德禎子；我以為撰者實是鼎鉉（註二四）。德禎有二子，一即鼎鉉，一名聲嗣。鼎鉉字三口（註二五）一六〇一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除撰有名臣寧撰編外，尙別撰有二書，第一種已佚而不傳，是爲呼桓日記十二卷（千頃堂書目十二卷二六頁）同魏齋佚稿九卷（同上二六卷一頁）（註二六），聲嗣據朱彝尊說字仲展，據葉昌熾說字叔公，一六三〇年舉人，一六三四年進士，或者晚年始達；曾任雅州知州；所撰明策雋永，列入禁書總目（註二七）。聲嗣歿於北京，妻朱氏，彝尊之祖姑也，一六四五年國變時，曾將一種很珍貴的萬歲通天帖救出。（註二八）

註二三 藏書記事詩（三卷二十頁）作楨；千頃堂書目（十卷十四頁。又十九卷十一頁）與曝書亭集（五三卷二頁）亦同；我作德禎者，未敢必以爲是。蓋探題名碑錄之寫法，餘若浙江通志一三三卷九頁，禁書總目與遠藏書目亦作德禎（參看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第四卷八二八八頁）

註二四 明史在此處亦採千頃堂書目（五卷十九頁）之說。同時代人初承燦亦浙江人，所撰澹生堂藏書目三卷七頁亦著錄有是編，凡三十卷，以屬項鼎鉉。

註二五 千頃堂書目二六卷一頁，此字誤。

註二六 吾人可以推想鼎鉉或字魏齋。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

得第五卷二四二一四同七七九三所引全燬書目標題不全

魏齋佚（甚至作魏齋佚）者，顯是魏齋佚稿。浙江通志

（一五一卷九頁）錄有魏齋佚稿，謂出澹生堂藏書目；可是吾人所見此目之惟一版本（十四卷八頁）僅作魏齋佚。

註二七 參看藏書紀事詩三卷二十頁引嘉興府志；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五卷七七七一四同八八二四。

註二八 曝書亭集五三卷二頁。

項夢原字希憲，一六一二年舉人，一六一九年進士，確爲篤壽次子；可以項氏友人陳繼儒（一五五八至一六三九）所撰妮古錄（四卷三頁）與太平清話（四卷四頁）證之（註二九）。繼儒謂希憲是項司馬少溪仲子；前此已書篤壽號少溪，撰有小司馬奏草。則項希憲非大衛君採布遜說所謂元汴之弟，而爲元汴之侄也。此外希憲曾言有一哥翁昔屬司馬公（布遜中國陶瓷一二八頁引妮古錄四卷六頁），此司馬公亦指項篤壽。藏書紀事詩（三卷二十頁）疑希憲是夢原之字，然此事無可疑也。夢原曾著有宋史偶識三卷，明言其字希憲（參看四庫總目四六卷三八至三九頁），陳繼儒的筆記證明項夢原在十六世紀末年收藏甚富，至少有一部爲其父所遺。關於其藏印者，可參看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六卷十三頁。我推想印記與項夢原印記相接之項翁諱，或是夢原之子。

註二九 此二編收入寶齋堂秘笈，我所據者是一九二二年前上海文明書局重印本。此外言及項希憲者，尙有太平清話一

卷二頁，二卷四頁（言一三九五五年事），三卷二頁，四卷

二頁，編古錄一卷三頁，二卷一頁，三卷五頁，四卷二頁，書畫史二卷三頁。

現在祇於其兄弟中之第三人，質言之，項元汴本人是已。元汴非考據家，乃藝術家，藝兼書畫，方其是一大收藏家。據一來源未詳而確實可靠之資料，曾經轉錄至十九世紀之續疑年錄與畫史彙傳（四一卷十五頁）者，謂元汴爲一五二五至一五九〇年間人。大衛君曾將項元汴事蹟搜羅殆盡；除流行之記錄外（佩文齋書畫譜四三卷十頁，五七卷三頁，八七卷十四頁，圖書集成字學典一二三卷二十頁，藝術典七八六卷十九頁，畫史彙傳四一卷十五至十六頁），尙應加入藏書紀事詩三卷十九至二十二頁之記錄；福開森君在北華亞細亞協會報他的論文（英漢文抽印本九頁）中曾將項元汴藏印臚列甚長。世已熟知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又號香巖居士，退密齋主人，而其收藏之物皆聚於天籟閣；所以名其所刻之帖曰天籟閣帖。可是自此以後真事與傳說相雜。中國現有一琴上刻天籟二字，相傳爲紀元初數世紀中物，元汴得之，故其名藏書所曰天籟閣；可是此說我祇能上溯至阮元時，質言之，十九世紀初年，則距元汴時代尙遠也（註三十）。此外元汴多鈐印記於其所藏書畫中，偶而跋其後，撰作甚少，遺篇幾盡散佚；其墨林山堂詩集曾在十七世紀（見千項堂書目二六卷二六頁）著錄，此外似無人識之。若將此名盜圖譜除外，今存撰作以屬元汴者，僅有蕉窗九錄，蓋記錄紙墨筆硯帖書畫琴香等物之書也；前有文彭序，稱大半採自吳文定鑒古彙編（註三一）可是四庫總目（一三〇卷五至六頁）業已言其偽

託。然今日竟有西泠印社重刊其本；我會閱此書，見琴錄中未嘗有一鐵琴而致闢名天籟之事。

註三〇 一五九五年刊行之清秘藏已識元汴爲收藏家（述古叢鈔本下卷三頁），會將所藏名琴列舉（上卷十五至十六頁）；中有秋籟，而無天籟。

註三一 此書與撰者皆未詳。除非吳獵（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蓋其人歿謚文定。文彭則頗有名，蓋文徵明子，而元汴之友也。吳獵非考古家，若以吳文定屬此人，似乎不合；然若僞託者在此處所稱之鑿古彙編，即是在他處所稱之紹興鑿古圖，其時代可以有利於考訂也。

項元汴有子六人，長名穆，次名德成，次名德新，次佚名，次德弘，次德明。

據項氏鄉人李日華（一五六五至一六三五）跋，知穆爲元汴長子（參看藏書紀事詩三卷二一頁）。又據王穉登（一五三五至一六一二）所撰小傳，知穆原名德枝，後改純，又改穆，字德純，號貞元，一號無稱子。復據他書（姜紹書無聲詩史述古叢鈔本三卷十七頁），作字玄貞，號蘭臺；李日華所記字號亦同。王穉登所撰小傳在穆所撰書法雅言編首，是編分十七篇合爲一卷，已被錄入四庫全書（參看四庫總目一一三卷八至九頁；今美術叢書有重刊本）。（註三二）穆遺有詩集，題曰貞元子詩草，不分卷（參看四庫總目一八〇卷二五頁）；（註三三）又撰有青鏡管夢（浙江通志一四七卷十六頁。本人既善書法，所以刻有雙美帖。穆有一子名阜謨，字懋功，號西山居士，有學易

堂筆記自一筆至五筆各一卷（參看四庫總目一三四卷十五至十六頁）。（註三四）

註三二 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三卷五至六頁）對於書法雅言所撰提要頗致推重。前有支大綸（鈞案大綸是一五三四至一六〇四年間人，見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八三大綸墓誌）一五九九年序（千頃堂書目三卷四十頁）。佩文齋書畫譜（十卷十一頁）節錄有書法雅言之文。同書（四三卷十頁）名之曰德純，蓋稱其字也。圖書集成對於「項德純」載有兩傳，一見字學典一二三卷二十頁，其文與佩文齋書畫譜同；一見氏族典三七九卷七頁，蓋採之舊浙江通志者，然同時以「項德純」爲元汴之子，又誤以爲是少嶽（元汴兄元洪號）之弟。

註三三 此標題與王穉登所識貞元之號有其關係；似不能謂爲玄貞二字倒誤，而爲避諱改玄作元也（畫史彙傳因避諱改作元貞）。商務印書館中國人名大辭典作元貞子詩草應誤。

註三四 假如四庫總目所言項阜謨號西山居士之說不誤，則藏書紀事詩（三卷二一頁）謂項舉謨號西山之說，應求其解。

項德成，據千頃堂書目（二八卷二一頁），字上甫爲元汴次子，而有靜遠堂詩。攜李詩繫所記並同，疑本此（參看浙江通志一五一卷十四頁）

項德新，元汴第三子，據佩文齋書畫譜五七卷三頁，

畫史彙傳四一卷十六頁藏書紀事詩三卷二一頁等編，字又新，一字復初（復初印文在不少繪畫中見之）；諸事僅稱其繪事。近人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六卷三一頁）著錄有歷代名家書畫題跋四卷，題項藥師撰。二十年前我曾見此項藥師名，疑藥師爲項篤壽之號，蓋我曾以萬卷堂印屬項藥師也（參看關於東亞之記錄第一冊七三頁）。余君以爲藥師是項德新之別名；或者即本此歷代名家書畫題跋鈔本（註三五）。萬卷堂確爲篤壽藏書之所，前已言之；然則勢須承認篤壽德新二人皆在我於一九一三年所言之書上鈐有印記矣。惟除此二印文外，尙有第三印文，文曰「項靖」觀其鈐蓋之狀況，足使我思及此項靖或字藥師；然我未詳此項靖爲何人（註三六）。

註三五 陳繼儒在一五九五年曾見項德新藏品，並曾列舉不少；他大致稱其字曰又新，偶亦稱其名曰德新（妮古錄三卷五頁；四卷一頁六頁；太平清話二卷四頁；四卷十頁）。

註三六 參看天祿琳瑯書目二卷三九頁。項靖之名不復見於此目錄著錄的其他印文之中，惟項藥師名凡兩見（三卷三頁，尤其是後編六卷十頁），觀其狀況，似藥師曾自用萬卷堂印。脫如，我將斷言藥師不應爲元汴子，而爲篤壽子，其名或者爲靖。

元汴第四子名字未詳。

元汴第五子或如葉昌熾說（藏書紀事詩三卷二一頁）

當即德弘；要爲字玄度者，可無疑也。陳繼儒在妮古錄

一卷三至四頁，同太平清話一卷六頁並言及此項玄度。他在一五九五年見過玄度所藏瓷玉漆器等物；玄度藏物必定甚富。陶說因避諱改玄度爲元度，因此自布瑟以來有時誤以其人爲元汴之弟。

元汴第六子名德明，字鑑臺；僅以從兄歿而仗義事知名（註三七）。

註三七 董其昌應已言及此人，參看圖書集成氏族典三七九卷七頁引舊浙江通志。

諸書言元汴有三孫，然未言其父爲何人；三孫名徽謨、聖謨、嘉謨。

徽謨僅知其繪畫微有名。有子名奎，字子聚，號東井，又號牆東居士，善繪山水花卉；奎亦爲詩人，有晚盟堂詩集（畫史彙傳四一卷十六頁，又十七頁；曝書亭集十三卷五頁）。歿年逾七十。

聖謨字孔彰，號易菴，父號胥山樵，較爲有名；爲一五九七至一六五八年間人。諸書言其家貧，或因其父盡耗元汴遺資，或因一六四五年國變所致。善繪山水花卉，曾享盛名。參看佩文齋書畫譜五七卷四頁；九七卷十八頁（董其昌有一六二五年跋，盛稱此年二十八歲的畫家之藝事）；畫史彙傳四一卷十六至十七頁；曝書亭集二卷五頁；Waley中國藝術家索引三三頁。聖謨曾將孝壘所撰題跋輯爲墨君題語第二卷，肇李日華子也；參看四庫總目一一四卷十七頁；書畫書錄解題五卷二至三頁。此外聖謨有明雲堂集。（註三八）聖謨從子名玉筍，字翹雪；善畫蘭，（畫史彙傳四一卷十七頁）。玉筍有攜李往哲續編一卷（

參看四庫總目六三卷五頁；我未見此書，不知有無關係元汴家人事蹟。

註三八 畫史彙傳四一卷十七頁著錄之書題如此；藏書紀事

詩三卷二一頁之「朗山堂集」，亦誤。前此已言藏書紀事

詩謂聖謨號西山一說，很難贊同。

項嘉謨字向形，一字君禹有讀選堂詞賦集靜志居詩話

一六四五年清軍破嘉興，投天星湖死（註三九）。

註三九 參看于頤堂書目二八卷二十頁；藏書紀事詩三卷二

一頁。浙江通志一五二卷二九頁之「靜居詩話」，應有脫

文，是編今尚存。

我在此文中並未將其他名稱如項德棻或項德達之類加入（藏書紀事詩三卷二十一頁）；觀其德字排行，此二人非元汴子即元汴侄；其中一人或者即是名字未詳之第四子；然無決定之資料。

如前所述，具見十七世紀上半葉中項氏所藏分遺數手，或為元汴後人所得。或為篤壽後人所得。明亡一六四五年清兵取嘉興，項氏遺產皆盡；姜紹書（註四十）韻名齋筆談記其事云：「乙酉歲大兵至，嘉禾，項氏累世之藏，盡為千夫長汪太水所掠，蕩然無遺」，（註四一）朱彝尊（一六二九至一七〇九）在一六七五年曾見天籟閣廢跡（曝書亭集九卷十五頁）

註四十 藏書紀事詩作劉體仁，應誤。

註四一 大衛君（二六頁）謂汪太水攜所掠物至北京，蓋乃

為一種推想；若謂此人仍戍守或用兵南土，抑西南一帶，

似乎較近真相。

現在請言此名盜圖譜。

項元汴既好收藏，所藏物中必有古瓷，無可疑也，是以陳繼儒一五九五年在其子玄度所尚見有官窯一件，哥窯三件。然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未聞有此圖譜，是年始有人持此圖譜求售於德國公使卜蘭德氏（Von Brandt）而卜蘭德密命人抄寫其本，而以原譜歸售主，其後布瑟購之，已而圖譜在英國毀於火，而現存兩種刊本皆根據李澄淵歷為卜蘭德，布瑟等抄寫之本刊，是皆世人已知之事實。假定原本洵可上溯至十六世紀與項元汴時，誠如布瑟君刊本標題所云，此種種抄本不問其圖說顏色是否確合原本，要亦自有其重要。假如原本純出偽託，如我所思，雖長言亦無益也。

此圖譜首有項元汴序同他的兩種印記：元汴印記經人仿刻，不計其數，在英焚毀之原本，所鈐之印文，現已不能審查。售此本於布瑟之商人，謂出怡親王舊藏，布瑟遂將當時漸漸見於市肆之怡王藏物之重要敘述甚詳。雖然世人期待圖譜上鈐有怡王印記，雖然布瑟未言有無，而鈔寫者亦未轉奉（註四二），其來源未始不可置信；然不能因此而賦與布瑟似擬賦與之權威也。今日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藏有銅盤一面，上勒有銘文甚長，此盤亦由布瑟携還；布瑟因此銅盤出自怡王府，遂信銘文為真；銅盤固曾屬怡王；可是銅盤雖古，銘文確偽；所可言者，此物非專為外人而製造之偽品（註四三）。其情形或者與圖譜相同，猶之四庫總目斷為偽託而題項元汴撰之蕉窗九錄，亦非專為外國人偽造者也。

註四二 關於怡親王藏書與藏印者，可參看藏書紀事詩四卷一至二頁

註四三 關於此銅盤所引起之討論，可參看 H. A. Giles

Adversaria Sinica. 一八三至二九七頁，又三三一九至三三三

一頁；此問題現因商承祚君近在 *Yenching Journal* 第三卷

(一九三三年) 二七九至三九二頁所撰之論文，業已解決。

無論如何，布瑟所購之原本，並非項元汴之真蹟，亦非一種善鈔本，郭君與福開森君爲首先承認此說之人；蓋其曾經指出一致於一六一四年之人，而在其中(二二二圖)有一死後名號：乃項元汴本人則歿於一五九〇年也。刊行人以爲項元汴的後人，轉鈔此本時改用當時習用之號。

大衛君之論文更作進一步的討論。圖譜之文嘗言某瓷仿考古圖或博古圖錄中某銅器式樣製造；此類宋代圖錄，世人已多識之。乃據大衛君之證明，凡可檢對之處，皆見圖譜之圖，並非根據所言之瓷器繪而成圖，蓋直接從考古圖同博古圖錄繪畫而成。大衛君假擬有下述之情形，項元汴曾用單葉記錄某器；然後以繪畫附焉。元汴卒後，錄併之爲一冊。一六四五年之變，圖失而文亦殘缺。所餘之文似在十七世紀末年歸一古董手，其人或據古代銅器圖錄，或據實在瓷器，補繪圖畫若干，餘者以意足成之；並補圖說之闕文而刊布之；至有預稱歿於一六一四年人之說號一事，應由其人負責。

在此假定之中，昔日賦與所謂項元汴圖譜之權威，所

餘已無幾矣；蓋吾人所見之圖，幾全非爲原圖，所見之圖說，亦有一部份非原文。但我以爲此說尚寬，而全編皆屬偽造也。

其文之弱點或無聯絡處，不僅限於預稱號，誤祭紅爲積紅(註四四)，誤有名畫家黃姓爲王姓(第十一圖，鈔胥者應爲南人)而已。名稱與圖畫常不相應；敘述亦常有不實之處，所以刊行人歸咎於項元汴之不甚熟悉瓷器技術。然尙有未經人道者，則此所謂項元汴的圖譜，與宣德彝器圖譜確有關係。

註四四 積紅積藍等名詞常見許之衡飲流齋說(尤其是)卷十八頁，二十頁，二一頁，二四頁)用之；惟此近代撰作家雖用商業中習用之語，然已知有所謂項元汴圖譜，且於積紅一語明白引證此編。一九一〇年前後寂園叟之陶雅，*瓷學*等編亦然。

宣德(一四二六至一四三五)銅器之著名，世已知之，而無數仿造之器在原器成後，幾立見有之；可是在初時確有奉敕鑄造以供內廷應用之銅器(註四五)。宣德彝器圖譜自命爲此類銅器之目錄。惟是編之沿革頗迷離不明，而行將說明的可疑之處，不祇一點也。

註四五 此類銅器品質優良。致使發生一種傳說，謂其質乃因宣德時宮內佛殿被火，鎔金銀銅像而成；然據官書或實錄，當時未有此火災也。此種傳說不乏異錄，蓋其與 *China* 銅器之古代傳說相類。關於此火災傳說者，可參考劉侗(一六三五)帝京景物略，王士禛(一六三四至一七一



一) 池北偶談；此說業經杭世駿指正其非，見後引之書後文；世駿以前則有所謂項元汴之論說，然亦為偽託，後此別有說。

最初言及此圖譜者是杭世駿（一六九六至一七七二），其書宣德彝器譜後一文，載入道古堂集（參看四庫總目一一五卷十頁）。觀其所錄書題，僅言譜而未言圖；蓋其所見鈔本無圖。據云一四二八年希堯（註四六）從工部檔案錄出。其文詳述一四二八年司禮監張斌與工部尚書呂業奉敕用暹羅銅鑄此類彝器事。

註四六 年希堯字允恭。其名會見巴多明（Parrinin）神甫

一七二四年信札，謂其人是廣州總督（傳教信札十七輯一

○三頁）；實為巡撫之誤，蓋杭世駿稱其為中丞；然亦會為工部侍郎。其弟羹堯得罪，牽連奪職。世駿所選書後，應作於一七五二年左右。希堯撰有算學醫學書籍若干部。

除杭世駿書後外，我完全不知其是否鑒賞銅器，然據景德鎮陶錄（五卷十一頁），年希堯在中國瓷器史中曾執有一種任務；他曾任淮安關道，而景德鎮官窯經費出自淮關；

瓷器諸品中有「年窯」者，蓋指其人監造之瓷器也（參看Hobson中國陶器二編二二頁，二〇〇頁，二二七頁）。

許之衡飲流齋說盜（一卷十一頁）以其事屬年羹堯。文房肆攷（一七八二年左右撰）又作嚴希堯，然經景德鎮陶錄指摘其誤。Hobson（二編二〇〇頁），君即誤解此文而謂「嚴公」是年希堯之別名；其實指嚴希堯也。Johnson

君（二編二二七頁）似承認年希堯在一七三六年乾隆即

歷代名瓷圖譜真偽考

位之初尚在淮關任所；惟此說不見他書著錄。

十八世紀下半葉有一鈔本標題與世駿所見本微異，亦無圖已收入四庫全書；是為宣德鼎彝譜。四庫總目（一一五卷九至十一頁）特別著明八卷，宣德中禮部尚書呂震等奉敕編次。前有華蓋殿大學士楊榮一四二八年序，亦題奉敕撰。末有文彭一五三四年後序，稱出自于謙家。宣德中有太監吳誠司鑄冶之事，與呂震等（註四七）彙著圖譜，進呈尚方，世無傳本。謙於正統（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中為禮部祠曹，從誠得其副本；彰復從謙諸孫假歸鈔之。末附項元汴宜爐博論數條。編纂四庫全書者，以此本頗足以資考證；惟文彭後序有命工繪圖敷采裝潢之語，而此本無之。後駁杭世駿以屬年希堯一說，以世駿所見乃不完殘帙，因鈔自年希堯家，故影附而為此說云云。四庫全書所收本會在一八〇八年始刻入墨海金壺（註四八）。

註四七 此「等」字蓋指太常寺卿周瑛，見文彭後序。

註四八 我所見墨海金壺本，蓋為一九二一年上海復印本。

除此本外，尚有一八八三年之活字單行本，美術叢書續集第四集中之刻本，最近陶君所輯諸本中之刻本。

十九世紀時有一足本，凡二十卷，然亦無圖。（註四九）最後在一九二八年，陶湘君（號涉園）始將宣德彝器圖譜二十卷並圖刻入他的喜詠軒叢書丙集。邵銳君（字茗生）一九二九年跋，識有此本始末。一九二三年其父在海王邨肆得舊鈔本，共分二十卷，有圖八十三幅，後各系以說略。曹秉章君（嘉善人）藏有舊鈔大本宣德彝器圖譜二冊，圖式諸文與此本大較相同，惟不分卷數；圖與書各自

爲一冊，諸器說略不系於後，以細標注圖上。卷尾有于謙祝允明二序，及冒襄宣鑑歌並注；書中寧貯等字未避宣文二宗御諱，審爲清初時筆（註五十）。邵君因假歸互校，並將此本所有而一九二三年其父所得本獨闕之圖一幅補入（註五一）。嗣後邵君對於此本之若干批評後此別有說，今檢此本，前有祝允明一五二六年序（曹本是後序）；繼有楊榮一四二八年序；卷尾有于謙一四五一年後序；冒襄（一六一一至一六九三）宣鑑歌未見轉錄（註五二）。祝序同于序皆以爲事屬太監張斌，而八卷本則作太監吳誠；則杭世駿所見本中之張斌，復在此二十卷本中見之；惟八卷本與二十卷本皆作呂榮，而世駿所見本作呂棠。

註四九 見邵懿辰四庫簡明日錄標註，十二卷十三頁；似邵氏未見此本。

註五十 邵君所考年代似乎太遠，避諱字樣既止於道光咸豐以前；祇能說其本爲一八二一年前鈔本。

註五一 容媛女士在一九三〇年刊行之金石書錄目（二卷三頁）謂其兄容庚藏有一本，有圖而未分卷；其本應與曹本相同。容媛女士尙未言及陶氏刊本。

註五二 好像其本殘缺，致佚此編；又據後言邵君之別一著作，宣鑑彙釋十卷三頁，宣鑑歌並注見於曹氏鈔本者，不及研山齋雜記所載全文之半。

不意此呂棠復見於一種三卷本題曰宣德彝器譜中，此本無圖，顯是杭世駿所識本；陶君在一九二九年附於其他二本之後；此本蓋由邵銳君在土地祠攤上覓得（註五三）

卷帙雖小，頗有二十卷本同八卷本所未載者。同年邵君又在他處見有此三卷本兩本，一在羅振玉君處，一在姚華君處，曾借而合校。羅本二十頁，題曰大明宣德彝器譜；首題工部尚書呂蒙奉敕編次；首頁右底角有「柯溪藏書」印，未詳爲何人印記。姚本二十七頁，每卷前有數印，姚君皆以爲僞。邵本與姚本卷尾有題識一行文曰：「司禮監臣張斌頒留於後焉」。邵本有一行文曰「大明鄧玉函抄此書錄」；曹本有題識云：「大明崇禎三年二月望日（一六三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周亮工遺目抄竣」。邵君以此題識似真；亮工，精考據，知鑑別藝術，蓋一六一二至一六七二年間人也。

註五三 呂棠之名並見鮑廷博在一七七四年爲陶說所撰跋語中；廷博或採杭世駿說，亦有其可能也。

討論此三本以前，尙有兩種附刻撰述必須提出。一名宣爐小誌，佚撰人名，陶君以此舊鈔本附刻於宣德彝器圖譜三本之後。一名宣鑑彙釋，凡十二篇，蓋爲邵銳君之撰作，刻於一九二八年者，時陶君叢書尙未印行；邵君在是編中討論宣鑑一切問題；當時已識有宣德彝器圖譜三本，故在第十篇中特別討論此三本問題。

茲就此三本審之。

八卷有文彭（一四九八至一五七三）後序，題一五三四年春；二十卷本前有祝允明（一四六〇至一五二六）序，題一五二六年秋；顧此二序文字幾盡相同，皆言見此本於于忠肅公之孫豫菴所。惟文彭謂于謙在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年間得此本於太監吳誠，而祝允明則謂于謙在一四三

七年得之於太監張斌。文彭後序謂編次圖譜者是大宗伯（禮部尙書）呂震，太常寺卿周瑛，而祝允明則謂僅有司空（工部尙書）呂震。次言鈔錄此本，語氣盡同，惟文彭後序加數采二字而已。

此二序所題人名至少有一爲僞託，否則兩名皆僞。初審之，祝允明名似乎可疑，其歿時未始不能位在一五二六年杪以前，歿前數星期尙可撰序；可是此種假定不能必爲真相。此外呂震是禮部尙書，而非工部尙書，似文彭序文較有理由；可是呂震從未參加宜鑄鎔鑄一事，後此別有說也。至若文彭序中之周瑛，我尙未能指明爲何人；據我所識明代同姓名之人，有一人是一四六九年進士而歿於正德（一五〇六至一五二一）中，實年八十六歲，又有一人是一四五四年進士（明史一八二卷十三頁；千頃堂書目三卷三二頁；七卷二〇頁，又四四頁）；此二人在一四二八年時顯然不成問題。最後有一重大難關：祝文兩序中稱于謙曰于忠肅；案謙歿於一四五七年，後在一四八九年諡肅愍，晚在萬曆（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中改諡忠肅（明史一七〇卷四頁）；此時距撰序之一五二六或一五三四年尙遠也。我的結論以爲此序或後序非祝允明或文彭手筆；純出僞託，而其時間不得在一六〇〇年左右以前。

二十卷本同八卷本皆有楊榮序，其文並同，惟二十卷本題一四一八年五月，八卷本題同年九月，後一年月不合真相，蓋楊榮於是年八月已扈從北巡也（參看明史一〇九卷八頁）；然此猶細事，而最可疑者要爲官號。兩本題銜皆作「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案榮是一三

七一至一四四〇年間人，明史宰輔年表（一〇九卷三至十頁）同本傳（一四八卷四至五頁）載其事蹟甚詳。一四二四年進太子少傅，一四三〇年進少傅，一四三八年進少師，一四四〇年贈太師。此外在一四二〇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一四二四年進謹身殿大學士；從未爲華蓋殿大學士。榮在此一四二四年並授工部尙書；從未爲吏部尙書。由是觀之，序文題銜毫無根據，四庫全書編纂人同現代刊行人對此竟無一語及之，視此序之真與祝文二序相等，可謂異事。

二十卷本殿以于謙後序，題一四五一年；據云謙在一四三七年四月擢禮曹，司祠祭，得此本於司禮太監張斌。一四五一的年代，並非不可能，可是明史一七〇卷一百所載于謙事蹟，並未言其在一四三七年任禮部職也。此序言宣爐「以十二鍊爲率」，亦難置信。

八卷本後附刊之博論，尾題云：「皇明天啓丙寅（一六二六）春三月構李項子京書」。子京是項元汴之字，四庫總目同邵銳君皆無條件承認此博論出元汴手。一六二六年的年代確非傳鈔之誤，蓋博論本文言及萬曆末年，精於鼓鑄之甘文堂周文甫二人，而萬曆終於一六二〇年也。前此已言元汴在一五九〇年時已故。則博論全文皆僞，作僞時似在十七世紀中葉或末年。

前此已言曹氏三卷本有題識云：「大明崇禎三年（一六三〇）二月望日周亮工遺目抄竣」；此非不可能，蓋亮工在一六三〇年年有十八歲。然我以爲作僞者欲依託一鑑別藝術之人，亦有其可能也。至若邵君所得鈔本之鈔錄人

鄧玉函，情形或亦相類。此名並不普通，邵君毫無一言及之。乃考十七世紀初年，有一耶穌會士名鄧玉函，原名 Schreck，而以從拉丁文名 Terentius 載為日耳曼文之 Terenz 名稱而顯於世；其人歿於一六三〇年，偽託者或以其撰有奇器圖說而假用其名歟（註五四）。

註五四 關於鄧玉函者，可參看明史三二六卷九頁，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傳二版一五三至一五八頁，四庫總目一〇六卷二一頁，又一一五卷十三頁。

姑置序跋不言，僅論本文，亦有抵牾之處。我對於八卷本之吳誠，同二十卷本之張斌，不作何種取捨；此二人皆未詳為何許人，邵君亦不識之。（註五五）惟是兩本皆以一四二八年鎔鑄與編次圖譜事屬之呂震，至其官銜，二十卷本作太子少師工部尚書，而八卷本作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震從未為工部尚書，僅為禮部尚書，而在一四〇八年已然。一四二四年時進太子少師，其後不久進太子太保。則八卷本所題震之職銜不誤。但是其人在一四二八年鎔鑄一案中未能有所作為，蓋在一四二六年四月已歿，邵君業已言之矣。（參看明史一一一卷六至九頁；一五一卷三頁）

註五五 英國博物院藏顧愷之畫上有印記，文曰張斌，此事僅為一種姓名偶然相符，不能作何種考證。

若將宣德彝器圖譜所載參加鎔鑄之其他人員，以及所用出自中國外國之各項物料，一一審查，勢須作冗長之考證。但我對於物料所自出之若干外國國名，不能不發一言。一四二八年鑄造之役，所用暹羅國洋銅逾二十噸，我對此無疑是認或否認。所可異者，用天方國安母尼亞（礦砂

）三百六十觔，天方即默伽，此國與明朝之交際，根據一切載籍，應始於一四三三年。（註五六）尤可異者，列有賀蘭國花洋斗錫八百觔，案花洋斗錫大致產於馬來半島，而謂來自賀蘭國。寧夏西方山地古名賀蘭，即今之阿拉善；然從未成爲一國，亦不產錫。就事實言，所指者應是馬來半島所產之錫。就此方面言，所謂賀蘭，應是荷蘭或和蘭之訛寫（註五七）。願此國在十七世紀初年以前，中國尙未識其名；年代差違之最顯著者莫過於此。

註五六 參看通報一九三三年刊三〇一至三〇四頁一九三四年刊頁二九六頁，二九八頁。

註五七 例如明史三三五卷十一頁鑒錄之譯名。

遷就說，是編所根據者或有少數檔卷，餘文顯出偽造；尤其是其中之圖與圖說，其僞顯然。至此請續言所謂項元汴之名盜圖譜。

名盜圖譜常言某盜仿某銅器製造，所誌之源常爲博古考古二圖。大衛君曾證明其圖未據原盜繪畫，僅據諸圖錄摹寫，甚至出於銅器圖錄者亦有之。可是名盜圖譜引有其他三種來源，吾人未可忽略。

第六第十三第七二等圖譜諸盜皆仿紹興鑑古圖。觀其標題，所指者應是紹興年間（一一三一至一一六二）編定之考古圖錄；可是英文譯文註釋（第六圖）似視此圖錄已爲世人所識；相對漢文部份之「未見其本」一語竟未翻譯。其實據我所知，宋人書錄，以及明清兩代的書錄皆未著錄有一紹興鑑古圖（註五八）。但在項元汴圖譜外，尙見

他書數引之，此書即是在各方面皆屬可疑的宣德彝器圖譜（八卷本的引證在六次以上）。

註五八 一九二六年出版之黃立猷君金石書目，一九三〇年

出版之容媛女士金石書錄目，皆未言及此圖；布瑟在東方陶藝六四八頁引證者，蓋僅據所謂項元汴圖譜而已。專言紹興時代之古銅器目錄，祇有紹興內府古器評可考，此書二卷，舊題張掄撰，十七世紀時由毛晉收入津逮秘書，張掄亦是後引古玉圖譜舊題撰人中之一人（參看四庫總目一六卷八頁）。四庫總目（一一六卷三至五頁）以此本爲明人剽博古圖而僞作，僅十器不見於博古圖而已。容媛女士（二卷六頁）謂其兄容庚會將博古圖錄與紹興內府古器評比對，後一書所錄之古器爲博古圖所未收者，實較四庫總目所言之數爲多。總之今所見本無圖，姑據所言款式，無一與被引證的紹興鑑古圖諸器相合。我前此曾假擬蕉窗九錄僞文彭序中言之吳文定鑒古彙編，或者即是所謂紹興鑑古圖之別名。居易錄（五卷十頁）列舉考古撰述不少，無一標題與紹興鑑古圖相類。

郭君與福開森君對其第五十八圖會將所謂項元汴圖譜與宣德彝器圖譜比較。據說此器仿紹興鑑古圖，惟微變其款式而已。所言者蓋爲二十卷本宣德彝器圖譜十九卷九頁之圖；二圖關係顯然；當然不能謂名瓷圖譜中款式微變，縱有變更，宣德彝器圖譜中亦應有之。此外應注意者，宣德彝器圖譜所引之書名是紹興鑑古錄，而非紹興鑑古圖。或者在此處獲有一種解答的線索。一九五五年出版的清秘藏，列舉有收藏家同考據家必需的考古撰述，其間有紹興

稽古錄一編（述古叢鈔本卷下十五頁）。此紹興稽古錄，未詳爲何書，我頗疑其是紹興內府古器評之別稱；此外我以爲此清秘藏著錄的紹興稽古錄，蓋爲紹興鑑古圖或紹興鑑古錄等類標題之所本，惟改易一二字而已。是編是否實在存在？或者有之，然恐爲第一部僞作，而爲所謂項元汴圖譜同宣德彝器圖譜之所本。可是僞撰人或者僅用清秘藏所錄之書題，而僞造若干所謂本於紹興鑑古圖之圖畫，亦有其可能也。就此情況言，所謂項元汴圖譜與宣德彝器圖譜有一圖名稱款式相同，可以使人疑其來自同一僞造所在。

歷代名瓷圖譜與宣德彝器圖譜之關係，並在他處表現。名瓷圖譜第五圖，據說仿唐天寶局鑄器製造（天寶始七四二，終七五五），可是未曾說明何以項元汴得識此鑄鑄場所所鑄諸器，而何以在十六世紀時得知諸器曾被用爲此北宋定窯模型。名瓷圖譜著錄天寶局名，祇此一見（註五九）可是做天寶局器鑄鑄之銅器，在宣德彝器圖譜中約十見。（註六十）吾人既然斷言此二圖譜皆僞，然則作僞者在何處採取在實際中與諸考古圖錄中所未識的天寶局器之說？答覆實甚簡單。現有一考古書頗流行，此書初刻於一三八八年，其後未久微有增訂；是即明人曹昭之格古要論；後經王佐在一四五六一四五年間增訂，而今見本在惜陰軒叢書中。此書六卷十七頁，「三代器」「新銅器」兩條間有「局器」條，其文曰：「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體輕薄，花紋細而可愛；非古器也。」我以爲此是名瓷圖譜與宣德彝器圖譜所謂天寶局器其本之源。

註五九 郭君與福開森君對於第四，第十六，第二十五等圖，欲將此天寶局名參入，可是所持之說，頗難贊成，別詳後方。

註六十 名瓷圖譜中僅有此第五圖謂做天寶局器，並言是爲宣德銅器常用之模型。可是宣德彝器圖譜中諸器與名瓷圖譜第五圖相近者，皆謂做自宋瓷（六卷四至十頁；十八卷三頁）。祇有一器（十八卷七頁）與名瓷圖譜第五圖最爲近似者，獨謂做自銅器；然未言其爲天寶局器，僅言「照姜鑄」而已，而此姜姓蓋元代時人，後此將重見之。如上所述，諸說頗難融和。

兩種圖譜皆取材於格古要論，尙有一例可爲證明。名瓷圖譜於第四圖謂做「元朝姜鑄」某器製造；又在第十六圖與第二五圖謂做「唐朝姜鑄」某器製造。若說宋代定窯器乃做元朝銅器製造，當然荒謬不經；所以布瑟根據第十六圖與第二十五圖之圖說，以爲「元」字顯是「唐」字傳寫之誤。可是此說未爲充足，而吾人現在又見一種難題，郭君與福開森君均無一語及之。

「元姜」名稱常見宣德彝器圖譜，可是邵銳君在宣鑑彙釋第二卷中將「元」悉皆改作「南宋」（並參看十卷四頁）。其理由列下：

（一）據邵君說，李心傳（一一六六至一二四三）撰，而序題一二〇二與一二一六年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著錄有南宋以善鑄名之姜娘子王吉二人。

（二）文震亨（一五八五至一六四五）長物志卷七有

「宋姜鑄」語。

（三）王士禎（一六三四至一七一）居易錄（二五卷十七頁）談有孔子後裔名尙任字東塘者，藏有香爐，上有篆文曰：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大寧廠臣蘇漢臣監製，姜鑄供至德壇用。邵銳君曾在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君所獲見此爐，或其做造物。此同一香爐最近劉體智君之善齋吉金錄任器篇七四頁亦曾叙及，並謂姜娘子名見袁中郎集之時尙篇，並見尖陽叢筆，此書引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之文。

如上所引諸文，似言此善鑄之姜娘子爲南宋時人，故邵銳君據此改「元」爲「南宋」。郭君與福開森君僅識（或僅引）居易錄之文，以爲此「姜」是姜娘子；然而未敢決定將第四圖之「元」與第十六圖同二十五圖之「唐」，並改爲「宋」。蓋其說以爲第四圖之定窯與第十六圖同第二十五圖之龍泉窯皆爲北宋時物，不得做南宋鑄器製造也；所以擬將此三圖中之「姜鑄」改爲「天寶局鑄」。然而此種改本是武斷的，蓋其非一種傳鈔之誤，而原文確爲「姜鑄」也。宣德彝器圖譜亦常言有「元姜鑄」諸器。此處「元」字本身並無誕謬情形，蓋一四二八年之銅器可以模倣十三四世紀之銅器也。與宣德彝器圖譜具有密切關係之歷代名瓷圖譜亦寫作「元」。而未見其年代差異，其後原作爲人或他人欲掩其僞，乃改「元」爲「唐」，雖將姜娘子位置在一種任何載籍所未著錄之時代，可是宋瓷做元之謬誤可免。幸而所改未全，而原來三「元」字尙存其一。

吾人在此處亦可指出此二圖譜僞造人所本之源；應亦在一三八八年之格古要論中尋之，是編（六卷十七頁）新

銅器條云：「宋句容縣及台州鑄者多是小雷紋。元杭州姜娘子平江路王吉鑄銅器皆得名。花紋却粗，姜鑄勝於王吉，俱不甚值錢。」由此觀之，姜娘子與天寶局之名稱皆假之於格古要論者也。

我固確知姜娘子非唐人，雖有邵銳君引證諸文，同善齋吉金錄參證之說，然亦不能必其為南宋人。文震亨是一晚代的著作家；撰袁中郎集之袁宏道是萬曆進士，前於震亨未遠（鈞案宏道係一五六八至一六一〇年間人）。至若尖陽叢筆，乃十八世紀時人吳騫（一七三三至一八一三）之撰作（註六一）。所餘較有價值之二證，為李心傳之文，與一一三二年香爐之文；可是此二文亦復可疑。

註六一 三書年代雖晚，可惜不在手邊，未能一檢。

現存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凡四十卷，二十卷成於一二〇二年，二十卷成於一二一六年，然我在適園叢書所刊足本中久尋邵君所引之文而未得。善齋吉金錄之原撰人鮑鼎君亦曾引證尖陽叢筆之文者，前於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告我，彼亦久尋未見出處。意者邵君轉引他書，或者即是尖陽叢筆，而叢筆容有誤引也。俟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檢出此文以前，我仍保留我的懷疑態度。

香爐來歷亦不明瞭。吾人已知世人對於銅器時代常有誤斷，須待有一孫詒讓，始知百餘年來所識之周器，實是宋物。善齋吉金錄所述之銅器，我未能見。或者即是傅增湘君所藏之器，惜我于一九三五年過北京時，傅君適不在京。則僅餘居易錄之記錄，然而亦不明瞭。大寧廠亦作大寧場，既然關係銅器，應是一鑄冶之所；其實四川巫溪縣

治北三十里，有大寧場，自明以來，蓋為採掘鹽鐵之區。蘇漢臣頗有名；乃宋代院畫家；初事徽宗於汴，後事高宗於杭；據吾人所知其事蹟，足跡似未履四川。雖有王士禎與傅增湘君之權威，我以為恐不出牽合名畫家附會宋代藏品之舊例，而一一三二年之銅器頗有為偽器之嫌疑也。

倘有其他理由可實吾說。格古要論言以鑄銅器得名者有杭州姜娘子，平江路王吉，平江即蘇州也。皆與四川無關係，與蘇漢臣同。案蘇州之稱平江固肇自宋，似至元始置路。雖然可以假擬格古要論用元代地名以指宋人籍貫，可是應視姜娘子王吉為元人較為自然。

無論如何，此姜娘子為南宋人，抑為元人，要非唐人；歷代名瓷圖譜偽撰人所犯之年代差異要為事實也。

由是我敢斷言歷代名瓷圖譜與宣德彝器圖譜蓋為兩種具有密切關係之偽編，邵銳君之尊人所得鈔本亦有圖八十三幀與名瓷圖譜同，或者出於偶然。總而言之，二圖譜對於諸器之說明與其所本之模型，皆為杜撰。邵銳君在其宜鑑彙釋中曾將若干真正宣德銅器影印十圖；合而觀之，與宣德彝器圖譜諸圖頗少關聯。

倘有末一點須待說明。前此已言宣德彝器圖譜有一圖與名瓷圖譜一圖（第五十八圖）僅有微末差異。可是大衛君又檢出名瓷圖譜之別一圖（第八圖）上有象像者，與古玉圖譜中之一圖完全相合。（註六二）此古玉圖譜舊題一七六年撰，業經四庫總目證為偽編，可是其來歷尙未經人指出。（註六三）是編亦有數本，蓋在歐洲吾人見有一種殘鈔本與流行之本頗異，似與一七一〇年左右之初印



本相同（註六四）。則此古玉圖譜或者與名瓷圖譜宣德彝器圖譜出於同一環境，而為同一偽撰人之偽編。此三書與或須加入之其他一二書（如蕉窗九錄之類），當然不能說純出杜撰。其中容有舊文，或有實物，經偽造人糅湊成編者。然若欲利用此種偽造雜糅之資料，既危險而且無益云。

註六二 繪象獸正面在中國藝術中為習見之模型。則在邵銳

君宣德彝器第十二號宣德銅器圖中見有一象，與瓷器圖譜同古玉圖譜象形相近，亦無足異。

註六三 可參看通報一九二三年刊三六五至三六七頁劉節君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刊圖書季刊（一冊六十頁）中奉敕編撰

古玉圖譜，惟其本久佚，今本非原書。劉君或者受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十二卷十三頁）之影響，蓋據邵銳，孫星衍（一七五三至一八一八）尚藏有宋古玉圖譜舊鈔本

；此本三十二頁，為今本竄亂以前之舊本。我以為吳大澂（一八三五至一九〇二）在其古玉圖考中著錄有一宣和古玉圖，亦是本於一種相類理由。好像孫星衍所藏所謂宋本，與現在歐洲所藏殘鈔本，同一七〇年左右的刊本，頗相近，初印本頗罕觀，我曾在日本見有一本。迄今對於龍大淵奉敕撰修一說。尚無何種證明。吾人所見殘鈔本，固無一七七九年刊本中之若干年代差異，然而尚有其他年代差異也。四庫全書編纂人所見本，蓋為一七七九年刊本，其批評此本諸語，幾可盡適用於吾人之殘鈔本。今日之流行本蓋為一八六九年徐震來根據一七七九年本增訂之本。

註六四 十六世紀時有古玉考圖譜（標題似有訛奪）沈津撰，收入司馬泰（一五二三年進士。參看子頤堂書目十五卷二十頁；二十三卷二頁）文獻彙編第七十二卷中；十六世紀時有二沈津不知此本應屬何人。或者是字潤卿，而撰有欣賞編者（參看四庫總目一三一卷十八頁）。

補註（見同年通報三四五至三四六頁）。我前此曾言歷代名瓷圖譜宣德彝器圖譜兩偽本引證之所謂紹興鑑古錄或紹興鑑古圖，或者是假借一五九五年清密藏偶見箸錄的紹興稽古錄之書題。至若紹興鑑古錄，我會以為或是紹興內府古器評之別稱，此書機經四庫總目視為偽本，可是容庚君辨其非偽；他在一九三五年北平刊獻給蔡元培的研究文論六七五至六七七頁中，解說尤為明顯詳盡。

此外容庚君之論文（六八四頁）表示確有一紹興稽古錄。蓋他引證有我未檢出的周密（一二三二至一三〇八）雲烟過眼錄卷三一條，其文云：趙松雪又云：「此方好事者收紹興稽古錄二十冊，皆高宗時所收三代古器各圖。其物或青或綠或紅，各撫其款于右。亦各有考證，如宣和博古圖加詳。近世諸公所收者多在焉。」

此條所言者蓋為久佚之一種畫圖。其書從未刊布；若謂清秘藏之撰者在一五九五年能見其原本。似乎不類真相。然可作如下之推測；紹興稽古錄散佚以前，有人錄其圖說，清秘藏之撰者在一五九五年所見之紹興稽古圖，即此有說無圖之本，而舊題張掄撰之紹興內府古器評亦即此同一有說無圖之本。要之歷代名瓷圖譜同宣德彝器圖譜所引之書題，應是清秘藏箸錄之紹興稽古圖，惟易其一二字，而成紹興鑑古錄或紹興鑑古圖云。



# 歷代漕運評述

楊文煊

世界愈文明，則交通愈發達。顧交通有二義；有以人文爲交通目的者，有以物資爲交通目的者。前者以火車輪船或飛機等之人造器械，具足以規其實現。而後者則多賴於天然水路，尤以人造運河，爲近代國家政治上最新之應用利器。德國科學最發達，交通工具，本已最多，而近年運河之開鑿，在各國尤屬首屈一指。今我國復建運河之議，油然而興，是豈獨爲一時運輸食糧，供應政府，維護現狀者乎。發展實業，調劑資產，乃百世之鴻規也。觀感所及，集爲此篇，以備閱者之參考。庶於全國食糧之供求，及運河開通之實用，彰往察來，預期勝果。惟是國家庶政，興一利本甚易，去一弊則甚難。况漕運之事，百弊叢生。歷代皆不能使其盡美盡善，近來社會環境，益趨繁複，是否容許此偉大事業，順利進展，端在國民之協進，當事之努力，以求實現，此則吾人所馨香禱祝者也。

## 古代之漕運

我國地大物博，河流繁衍，古代人民，久已利用溝渠，運輸百物。惟漕運一詞，習用於官家水道之運轉，如自來輸送糧米，致諸京師，或供應軍旅，或分儲倉廩，方得稱之曰漕運。故溯漕運之始，可謂肇始於禹貢。

禹貢上賦貢之運路有十，皆以致諸首都瀆坂爲目的。

其地在今山西南部，故各地之運路，最終皆以達於黃河爲結局；如冀州東北部之貢賦，自北海入河，約由今之天津南運河。沿衛河以達於河南北部，而入於黃河。故言挾右碣石入於河，此其一。兗州貢賦，由濟漯以入於河，蓋當今濟南以西，經河北省清豐，濮陽等地，以達於河，其故道淹沒，今已不可考，此其二。青州貢賦，浮于汶，達于濟，即今運河之上源汶水，北通於濟，亦入於河，此其三。徐州貢賦，則浮于淮泗，達于河，蓋泗連濼水，由荷澤以通黃河也，此其四。揚州貢賦，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即由海入於淮，由淮入于泗，由泗達于河也。此其五。荊州貢賦，則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於南河，蓋由漢入洛，由洛入河也，此其六。豫州貢賦，接近山西，故直由洛水，以達于河，此其七。梁州貢賦，書言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蓋由漢水，入于褒水，以達斜水。而入于渭。然後達于河也，此其八。雍州貢賦，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此爲北道。而西南各地，則由渭水以達于黃河，是爲南道，此其九，其十。惟禹貢當時，洪水初平，各地河流盛漲，今之河路，不能相通者，在當時或且直相連灌，雖無人工疏鑿之費，而四通八達。頗呈水利運輸之便，此因時勢使然，亦不容後人漠視者也。

禹貢之漕物，本爲各地之貢賦。賦者農田所出穀米兵

車之類，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九州穀米而外，又分獻其土宜，如漆絲織文鹽絺海物等等。稀奇珍寶。不可勝記。夏代如此，殷代，周代，當亦同然，則漕運之由來久矣。

又禹貢之時，黃河交通，最爲繁盛，南北匯聚。附蟻而行，迴滯駭浪，毫無顧忌，可想見古人操舟技能，超越後人之上。直至秦漢，下抵隋唐，仍循河路，更砥柱之險，以達關中，此漕運史上，足稱驚奇之一點，令人低徊不置者。

要之三代以前，漕運頗盛，惟記載不詳，今已無從深考，其利弊亦無可言。

### 周末之漕運

左傳僖公十三年，秦穆公既納惠公，因民饑而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名之曰汎舟之役，則當時之運路，係渭水絕河，以至於汾，相去數百里之遙，謂爲相繼，則舟楫之絡繹不絕，故想見其時。所用之船，不下千百之多，而挽運之糧，自奚止千萬。此在春秋時代，爲絕無僅有之事，故映傳各國，莫不聞知也。

又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註謂：「吳於邗江，築城穿溝，東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蓋由江蘇之江都，以通于淮安，吳王夫差，欲以伐齊，作爲運糧之用，此人造運河之始，亦卽今日中國大運河之肇端也。

此二事有足記者，一爲漕運糧米。第一次作大容量之

輸送；一爲人工開渠，第一次作大規模之穿鑿。此於運輸及河工，皆予後人思想上留深刻之認識，技術上留探討之地步，非可漫然視之者也。

### 秦漢之漕運

秦始皇統一天下，北伐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鄆牙負海之郡，轉運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即紛聚各地之糧米，漕運於朔方之北部黃河。結果所獲之粟，已耗損共三分之二，此其督亂病民，不言可喻。而各地之運路，水陸不一，但終以致之黃河，以達於朔方，盲目妄爲，漕運之最弊者也。惟鴻溝敖倉之粟，漢高且資以抗楚，或卽當時沿路之重要倉儲，惜無詳文，足資深考。

始皇又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而役及丁女，漕運遂爲民困，廣東福建，古爲百越之地，溝渠所在，今已無可詳考，而穿鑿之勞，當時實受其苦，始皇爲千古詭病，蓋有其由。

故賈誼嘗論之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徭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民困費繁，此可以見秦時漕運之弊矣。

漢興，高祖都關中，用蕭何策，計戶轉漕，始有漕運之名。然其初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而已，至武帝時，增至六百萬石。

漢高時漕粟之運路，不外取道黃河，以達於渭水。其言山東，在當時習謂嶧山以東，而山東各地之粟米，則水陸輸將，難考運路。又其時天子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如吳王濞之亂，枚乘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江淮之粟，原不能達於關中。

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異時關東運粟，漕水自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卒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此係穿鑿渭河之始，而省路省時，兼獲沿河灌溉之利，在漢初當爲漕運最佳之時，而人工制勝天然，遂於此更開其端始。

其後番繫言，漕從山東而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度可得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舟，可無復漕。上又以爲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不能償種，久之廢。此係改短漕路，避免黃河險水運輸，就河東近地，引水灌田，收獲穀粟，直由渭水，輸入關中，其法自不無可取，惜不諳測量，揆度地形，河道移徙，以致工程盡廢。獨不思預導河源，施工於引水起點。蓋古人科學知識，未能完全，知其一未知其二，徒使徭役

繁興，國未獲利，民受其殃，時人以漢武比之秦皇，夫豈無故。

其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自故道，多坂廻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爲然，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近便，然水多湍石不可漕，此係避免由黃河北漕，改取漢沔南漕，開通褒斜水路，兼致漢中穀粟。故在當時，亦獲得適當效果，武帝末年，漕運穀粟，增加四百萬石，即一由於鄭當時穿渭渠三百餘里，一由於張湯通褒斜五百里也。褒斜漕路，本禹貢梁州貢賦所經之舊路。書所謂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者也。惜褒斜之間，有陸路百餘里，不能行舟，自古已然，無可設法。欲求如汶水高源，分漕南北，連接褒斜漕路，俾水道往來直達者，殆不可能。恐不特古人，無從著手，今人治之。亦屬極難。蓋水無來源，欲行漕運，直同夢想耳，惟褒斜漕路，在武帝時，究屬成功。其始也添發徭役，其後也湍石難行，則仍屬於創始也必艱鉅，後繼也須果毅，無眼光遠大之人，相機應事，欲求絕大事功，維繫於不弊，此千古最難之事。而旋興旋廢，徒勞人民，使作始者，空罹詬病，亦政局演變遽烈之時，所必有之結果。人材難得，際會難求，不其然乎。

漢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後漢明帝永平十

三年，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隄。自蔡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灌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其工程之鉅，可謂極矣。但以技術論之，王景實為漢代開渠之最大成功者，其水門洞注之法，至今水利工程家，嘆為稀有之計劃。千乘郡，在今歷城益都一帶地區，而千乘縣故址，在今高苑縣北境。其時東西漕運，須抵國都洛陽，從此通利不廢，後漢之世，賴以經久。論其需工數十萬人，費帑至百億計，可謂作始也鉅矣。第其創始之難，與經久之利，亦得謂為平衡無憾也。又在治河技術史上，發明特別新法，利賴後人，功業之著，固已多矣。

安帝時，虞詡為武都守，見漕道艱難，驢馬負送，率五致一，乃自沮至下辨，數十里，開漕船道。由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此為中國最西部供應軍旅之漕運。在甘肅高地，能為開渠運輸之利，故知虞詡，不但為政治軍事之特殊人才，其工程技术，亦必有超人材識，誠所謂難能可貴者也。若果繼續有人，則漢代時，東抵海口，西起甘肅，橫貫中國之大運河，不難完全開通，此事大足資將來之探討。

又後魏於徐揚內附之後，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用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沿河置倉之制，為今日所必需，溯其由來，知所鑒借，亦吾人應有事。

### 隋唐之漕運

隋代雖無運米之成規，而有開渠之巨業。隋都大興，即今之長安，文帝開皇四年，詔鑿引渭水，自大興東至潼關，凡三百里，名廣通渠，尚為漕運之用。其後煬帝，大興土木，造西苑（在洛陽縣西）置離宮，開邗溝，通濟，永濟渠，南達江都，造龍舟，則以為遊幸淫樂之地。考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之水，達於河，自板渚（今汜水縣東）引河達於淮，西通河濟，南達江淮，此為通濟渠之全路。蓋起自洛陽，轉入黃河，復穿入淮河，以達於淮安，大部在河南安徽境內。於今日運河本身，雖無重大關係，而在當時，則沿渠築隄，經開封商邱夏邑永城之汴河故道，循安徽之宿縣靈璧泗縣以入淮，共長千有餘里，世所稱為隋隄者，即由此而得名。窮奢極欲，燦爛一時。而永濟渠，則為由直隸大名山東東昌，以至臨清以北之南運河，其源出自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本名衛河，順流改造，下迄唐宋，仍以永濟渠名之。蓋煬帝用以餉伐高麗軍士之用者。而邗溝一段，為自淮安以達江都之主要部份，前踵吳王夫差之舊跡，後開五朝漕運之宏功。昏庸君主，往往能開偉大興造，始皇之長城，煬帝之運河，後先媲美，回思往古，令人啼笑皆非。

唐都長安，關中雖號沃野，然土地狹窄，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以自用，高祖太宗時，李傑為水陸發運使，漕運始有專官。於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至高宗以後，歲益增多。

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

初江淮漕粗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砥柱之險。高宗顯慶初，鑿三門山爲梁，通陸運，功不成，其後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多墜死。玄宗開元中，裴耀卿言：「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以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溢，江南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虎牢倉，鞏縣置河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不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卒用其計，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庸錢三十萬緡。當時復置倉於三門東西，漕舟輪東倉，陸運輸西倉，以避三門之水險，謂之北運。故此時漕法大備，而漕職始重矣。惟倉多則起卸處多，粟米耗失，奸宄盜竊，必相因而至。倉少則轉運途長，水性各異，舟楫遲滯，甚或沒水覆溺，人民痛苦，國家損失，所費亦多。究應若何佈置，則須揆度實情，因時立法，不能膠柱鼓瑟。

安史之亂，淮運阻絕，租庸鹽鐵，溯江漢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

宗，以晏專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錢鹽鐵，凡漕事，皆決於晏。晏即鹽利僱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遣部將，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棗竹篠，爲緇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一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又於揚子，置十塲造船，每船給錢千緡，而實費不及五百緡，或議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塲旣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船廠，差專知官十人，不惜小費，以爲永久之圖，不數年間，官職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塲旣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其後有杜侍御及吳堯卿等，估給實價，船塲遂壞，蘇軾嘗爲文譏之，謂天下大計，嘗成於木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

唐代漕運，由裴耀卿始，瀕河置倉，各地船隻人工，不入於習慣水性相異之地，以故舟不停留，物不耗失。由劉晏始，立場造船，肇始綱運，漕制已抵於成。且未嘗興開鑿之大功，只就已往運路，改進輸送之利，故終唐一代，頗受其利，人未見漕運之害也。

### 宋代之漕運

宋都汴梁，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曰汴河；江淮兩浙荆湖之粟所由達也。曰黃河；陝西諸路之粟所由入也。曰廣濟河。（即五丈河自汴京北歷陳留及鄆）京東之粟皆由以通。曰惠民河；（即賈魯河之支流，經杞縣鹿邑入安徽，經亳縣入淮水）蔡陳之粟皆由以至。惟四河所運，原無定數，至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二十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冰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太宗至道末年，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眞宗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諸州歲造船隻，依至道末年計之，得二千三百三十七艘。

北宋中葉以後，漕制漸隳。蓋初年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輓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並併，事目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昧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貨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也。

又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浙江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眞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及徽宗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餘，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加糴，歉不代發，已使人民困苦，而船多腐朽，無處修整，鹽法又壞，回舟空歸，於是舟人逃散，船亦隨毀，弊害之酷，難以勝言。

其後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眞；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揚；宿毫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之以寬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契賣糧量添七色等錢，權充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但向氏言之已晚，莫可挽回。徽宗大觀以後，詔令不一，宋初漕制，於是全廢矣。

唐宋漕運之特色，在倉庾積粟，寓平糴之意。溯其肇

始，蓋有由來。唐德宗時，宰相陸贄，論漕運在求關輔與江淮，貴賤調劑，關輔豐收，則自行和籴。減江淮所運，以分存各倉，用備邊儲，關輔凶歉，則船漕無缺，仍在暢行，國用疏通，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宋太宗時，國子博士李覺，亦極論漕米，須用以平軍農之利，京師米貴，則軍士給糧，京師米賤，則軍士給錢，值不多加，而物價得以平易。故唐宋兩朝運司，知所取法，習成利國便民之漕制，不期盛於始而敗於終，貪官污吏，足以害民蠹國，可慨也夫。

## 元代之漕運

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氓之衆，食糧需用，莫不仰給於江南。於是疏濬運河，輓運粟米，但其最大收效，則不在河運，而在海運。自伯顏獻海運之言，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

初伯顏平江南時，常命宋室降弁，朱清張瑄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從海道，載入燕都。而糧運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澗，（在河南封邱縣南黃河北岸）旱站陸運至淇門，（在河南汲縣）入御河，以達於京，又開濟州（即濟寧）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今爲黃河所奪古名濟水）至利津河，（即大清河下游）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在平度東南膠州東北）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效。至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

道可行，於是請於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會同朱清張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燕都，於是而後，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於細民，莫不仰給於此。而歲運數目，自四萬石，累增至三百餘萬石。

海運之道，初自平江劉家港（在今大倉）入海，經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及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不便，復開牛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區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轉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視前二途爲最便，蓋入大洋愈遠，則風帆愈便，路程不加遠，而迅速則加倍，惟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漂沒至多時，一年中，有達三十五萬餘石者。至正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其慘酷亦可知，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元代雖主海運，然河運亦甚注重。至元十九年，設南北兩漕運司，命游顯專領江浙行省漕運。至元二十年，濟州新開河，成立都漕運司。二十一年浚揚漕河，二十二年



增濟州漕船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二十六年，因壽張縣尹韓仲暉及價格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六十五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宣洩，賜名會通河，歲運數十萬石。

至元二十九年，因郭守警，浚通州至大都（即今北京）漕河，十有四，役軍匠二萬人，三十年以平章政事范文虎，董疏漕河之役，七月賜名曰通惠渠。

大德十年，浚真揚等州漕河，武宗至大三年，浚會通河。仁宗延祐元年，浚揚州淮安等處運河。二年浚鄆州（在今通縣城南）漕河。三年復浚揚州運河。泰定帝元年，浚鎮江路漕河，大江以南運河，於是完成。計元代河運，雖不及海運，成效之大，而費工疏濬，勞力至鉅，至今貫通南北之大運河，實由元代聯接爲一，亦可謂別有成就。

綜觀元代漕運，河運最盛時，歲爲五百萬石，而旋濬旋淤，暢通之時甚少。海運則自世祖至元二十年，直至順帝至正十九年，無歲不在利便輸將。運米自一百餘萬石，至三百五十餘萬石。是以王圻嘗論之曰：「元之海運，其利至溥，其法亦甚備，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艘爲一綱，大都船九百餘艘，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爲三十，每綱設有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其行船者，又募雇水手，移至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又專責，朱清張瑄輩，但加秩耳，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利，幾及百年，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至正之末年，天下分崩，猶藉張士誠給米數年，得維殘局，豈非以措置得宜而不變哉。」

## 明代之漕運

明自太祖，雖都金陵，但命師北伐，嘗由海路運米，以餉遼東軍士。

自成祖遷都北京，於是漕運之事，成爲國用要政。永樂元年，因運河自淮至河，多灘難行，從戶部尚書郁新之請，用淺船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河口，跌坡下。復用淺船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用大船，運入黃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入衛河，運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此河運兼用水陸者也。

永樂四年，命平江伯陳瑄，每歲運糧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藉兵萬人戍守，乃命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黃陸運，赴衛河，入通州，以爲常，實行河海兼運。

永樂九年，濬會通河，二十旬而工成，會通河既開，海陸運皆罷，南北運道，三千餘里，總名曰漕河。

永樂十三年，命尚書宋禮等，造淺船五百艘，自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於是海運全罷，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至三千餘艘，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支取輓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由通至京，以天津通州衛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餘萬石，名曰支運。

永樂十五年，陳瑄導湖水入淮，設閘宣洩，並沿湖築隄引舟，節力省時，是年運京糧，達五百零八萬餘石。



宣宗宣德四年，陳瑄建議，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于淮安倉。蘇松甯池廬安廣德，民運二百七十萬石，于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民運二百二十萬石，于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此時爲軍民並運。

宣德六年，陳瑄又言，江南民運糧儲倉，往返幾一載，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州，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由民加給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於是官軍兌運民糧，每石加耗米八斗至四斗不等，由是支運變爲兌運，而兌運加耗，卽自此始。

景泰二年，始設漕運總督，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

憲宗成化七年，規定每年運糧數額，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共爲四百萬石，年致京師，歲以爲常。

是年，又立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其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違者運官降罰。

成化十年，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爲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

穆宗隆慶以後，復多條陳海運之利者，有效有不效，但皆不果行。

明代自永樂初年，廢海運，盡行河運，因疏濬合宜，成效顯著。而運兌之法，隨時改變，加耗改折，屢有興事。其便民舒力者，固不在少。而蠹弊旋起者，亦所在甚多。

。如明史食貨志所云：「明代漕政，至神宗末年，而敝已甚。蓋自兌運久行，臨德尙有歲積，而淮徐二倉，已無粒米。其時折銀漸多，漕運抵京者漸少，京通二倉，往往入不敷出。萬曆三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又初年規定，漕船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後船數缺少，一船受米七八百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遲違限，一遇河決，卽有漂流。官軍因之爲奸，水次折乾，沿途侵盜，妄稱水火，至有鑿船自沉者。」明代如此，他時何獨不然。官府經營食糧，原屬大利所在，不有十分明正監察制度，嚴正奉行，未有不致因緣弊敗者。縱觀往迹，吾人當知鑑戒所在矣。

### 清代之漕運

清代建都北京，所有朝廷百官之食俸，及軍民需用之米糧，皆賴江南供給，故一仍明制。用河漕以輸納京通，對於海運，則因其漂沒不時，置之弗問。乾隆帝嘗謂：「海運在元時，未嘗不稍資其利，然風信不時，洪濤難測，人糧俱受其害，不若河糧飛輓之安行無患也。」故有清定制，以河漕爲唯一徑途，茲分別官職，運輸，糧額，徵收，船隻，五項考之，以見其梗概。

(甲)官職 (一)漕運總督，順治初年定，設漕運總督一人，駐節淮安，其職權，爲總理糧務，凡僉選運弁，修造漕船。派撥全單，兌運開幫，過淮盤掣。催趨重運，查驗回空，覈勘漂流，督追漕欠諸務，均屬專管。直隸河南山東江南江西浙江湖廣七省，文武官員，經理漕務者

，咸歸管轄。(二)巡漕御史。總督之次，有巡漕御史，職在糾察官丁，不得違例循私，及兌運不合情事。(三)糧道。於山東江安蘇松江西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各設糧道一人，總理通省糧儲，統轄有司軍衛，遴選領運隨幫各官，僉選運軍，成造新船，修葺舊艘，督催州縣，開徵漕白二糧，隨糧輕齎席木，行月糜工耗贈，查驗米色，嚴禁倉棍把持，糧蠹包攬，攪和糠粃等弊兌，一切漕運錢糧，盡歸糧道專管。(四)監兌。以各省漕運糧米所在地之府同知通判知州州同等官任之。坐守水次，查驗米色，糾察情弊，逐船兌足，親督到淮，聽總漕盤驗。(五)押運，以各省府通判任之，專司督押，管束運軍，嚴杜沿途弊竇，管押幫船，自開日期，計程嚴督催趨。(六)領運，每幫運船，由千總一人至二人，領導運輸，守衛保護，監察竊盜，植更巡守。(七)倉場侍郎，外有倉場侍郎一人，原隸戶部，專掌京倉通倉之政令。在京城內外者，曰京倉，計十有一。在通州者，曰通倉，計二。各置監督，而以倉場侍郎總其成，故亦稱曰倉場總督。

(乙)運輸 (一)僉選運軍，康熙二十五年議准，各省衛所選運軍，每船額設十名。(二)漕糧交兌，順治九年題准，漕船到次，隨到隨兌，隨兌隨開，不許久戀水次。順治十二年題准，運軍兌糧，交兌明白，出有完糧通關，過淮虧少，責在運軍，不得牽引糧戶。又議准，徵收漕糧，定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兌完，如州縣衛所管官，船到無米，或有米無船，過十二月者，依例降罰。康熙二十八年題准，漕糧兌運事竣，定例將兌完過淮日期，准並糧

細數奏報，巡撫不得過二月，漕司不得過三月，河道不得過四月，嗣後各省漕船開行之後，巡撫即具疏題報，不許遲延。(三)沿途程限，康熙二年題准，各省漕糧，總漕刊發全單，開列本幫兌糧軍船數目，行月修船錢糧，及到次開兌，開行過淮，到通回空，違限日期，與驗米色查夾販欸項，靡不備具，各弁投到全單，嗣後依式填註，如有違誤不填，及填註不實者。在南聽漕運總督，在北聽倉場侍郎，察數指參。康熙十七年題准，天津至通州，重運係逆流，每二十里限一日。回空係順流，每五十里限一日，山陽至浙江，重運漕船，順流四十里限一日，逆流二十里限一日。回空漕船，順流五十里限一日，逆流三十里限一日。如有違限，照例議處，至鎮江過江，倘有因風守候，皆令地方官報明，免其議處，再有江西湖廣，並江南等處糧船，行長江至儀徵者，皆由大江，因風挽運，難以逐程立限，應令地方官，作速嚴催出境。其自儀徵至天津，如有違限，亦照新定例議處。(四)淮通例限，順治十二年議定，各省漕糧過淮，應限月日，均照議單開載，江北各府州縣，限十二月以內過淮。江南江寧蘇松等處，限正月以內過淮。江西浙江，限二月以內過淮。山東河南，限正月盡數開行，違限降罰。康熙十一年題准，山東河南，限三月初一日到通，江北限四月初一日到通，江南限五月初一日到通，江西浙江湖廣，限六月初一日到通，各省糧船到通，均限三月內完糧，如三月內不完，舊例不論月日多寡，押運等官，均降罰。(五)回空例限，康熙五十一年題船，回空漕船，倉場侍郎，發給限單，令沿河州縣，註明

出境入境時日，至淮申總漕查驗，別給抵次限單，亦令沿河州縣，註明出境入境時日，各船抵次之限，不得出十一月終，將限單繳巡撫稽察。(六)優卹河軍，運軍水手，每船准帶土宜貨物百五十石，回空時，准帶梨棗八千四百石。

(丙)糧額 (一)正兌漕糧；此係直運京倉者，各省原額，爲三百三十萬石，惟因荒歉報墜等，常致不足。以嘉慶九年計之，共米二百五十六萬一千二百七十八石七斗四升有奇。內計山東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八斗有奇，河南九千二百五十七石一斗九升有奇，江蘇一百零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七石五斗七升有奇。安徽二十九萬零四百六十四石六斗七升有奇。江西三十五萬一千六百八十三石九斗六升有奇。浙江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七十三石九斗一升有奇，湖北九萬三千六百七十六石二斗八升有奇。湖南九萬五千五百四十六石三斗三升有奇。(二)改兌漕糧，此係直運通州倉者，各省原額七十萬石，惟因改折及荒歉等，亦致不足。以嘉慶十七年計之，共米四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二石七斗一升有奇。內計山東四萬二千九百零二石五斗二升有奇。河南九千五百四十七石五斗四升有奇，江蘇八萬八千三百七十六石四升有奇。安徽十萬四千五百零一石有奇，江西十五萬一千八十二石三斗三升有奇。浙江二萬九千三百五十三石二斗有奇。共實征正兌改兌漕米二百九十八萬七千八百四十一石四斗五升有奇。(三)白糧分運京通各倉者，江蘇蘇州松江常州三府，太倉一州，實征六萬九千零二十五石，內計白秈米六萬五千六百五十石，白糯米三千

三百七十四石，浙江嘉興湖州二府，實徵二萬九千九百七十石，內計白秈米二萬五千三百四十九石，白糯米四千六百二十六石，共實徵白糧九萬九千石。(四)小麥，山東河南，共實徵正兌改兌耗麥，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斗四升有奇。(五)黑豆，山東河南，共實徵正兌改兌正耗豆，二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三斗一升有奇。(六)以外永折漕糧，灰石改折，隨漕正耗，隨漕輕齋，隨漕蓆木板竹，餘米，廳倉茶果，贈貼銀本，白糧耗米等名目，不堪備舉。有名爲糧米，實係折銀者，有明爲勒索，積弊難返者，吏胥常態，只須隨時矯正之，去其過甚者耳。

(丁)徵收 (一)漕糧徵收；順治九年題准，各省糧米，向係軍民交兌，軍強民弱，每多勒索。嗣後定爲官收官兌，酌定贈貼銀米，隨漕徵收，官爲支給。民間交完糧米，即截給印串歸農，軍民兩不相見，一應浮費，概行革除。雍正六年上諭，江浙徵收漕米，但擇乾潔，不必較論米色，准令赤白兼收，秬秠並納，永著爲例。(二)白糧徵收；順治初年定，白糧米色，責令糧道監兌等官，公同親驗，如有米色不純等弊，指參治罪。

(戊)船隻 (一)漕糧運船；各省漕船，原定額數，爲一萬零四百五十五號，除累經裁減外，以嘉慶十七年，實運船數計之，共六千二百四十二隻。內計直隸三十七號，山東八百八十七號，江南江安糧道所屬二千六百九十六號，蘇松糧道所屬五百二十二號，浙江八百四十五號，江西六百三十八號，湖北一百八十號，湖南六百七十八號，江南運白船一百三十八號，浙江一百二十二號。自康熙

年間規定，漕船十年限滿，必須查驗確實，應造者造，應修者修，仍將每年修造船若干，造冊題報。又規定漕船載米，不得過五百石，附載土宜限六十石。乾隆四十一年議准，成造漕船，定有查驗九法，一、驗木，毋雜惡質，毋間舊料。二、驗板，原板厚五寸，塘浪底板厚二寸，拖泥脚棧，棧板厚一寸七分，下墨時，查驗鋸路，解板下鋸，如比較分寸，不合程式，即行究換。三、驗底，淺底船，長不過五丈二尺，中間闊不過九丈九尺五寸，鋪底驗量尺寸，少差即勒令改造。四、驗梁，淺船龍口，樑闊不過九尺，高不過一丈零四寸，使風樑，闊不過一丈四尺，斷水樑，闊不過九尺，高不過五尺，一不合式，即勒消滅。五、驗棧，淺船棧七丈零一寸，深三尺六寸。六、驗釘，用釘之法，一尺四釘，逐眼稽查，內外審視，如有匿釘不用，及虛派釘眼，而眼內無釘者，立即究治。七、驗縫，合板時，查驗板邊俱淨，縫口細合，不得稍有隙漏。八、驗懸，法以斧入鑿，以鑿入麻，縫滿然後固以油灰，如有麻少縫闊，不能受灰，及油少灰生，旋上旋落者，立即究治。九、驗頭梢，鐵葉扒鍋，攀護頭梢者，不許短少，鋪頭鋪梢裏料，不能濫惡充數，監造各官，均照成法，詳加審驗。(二)白糧運船，共約五百隻。(三)駁船，順治初年定，漕船至天津起駁，分運至通，設紅駁船六百隻。乾隆間，增至一千五百隻。嘉慶時，增至二千五百隻。

清代漕運，一依明代舊制，避海運風濤漂沒之險，取河道平濶靜浪之安，用意不失為仁厚。又督漕守運，概用舊臣，嚴查官吏，動卹民隱，依時興革，於河道則精於疏

濬，永使暢通，故能賴以贍國用，而不因於匱乏，行之二百餘年，未見其大弊害。足見監察制度之有益於行政也。而康乾兩朝，立法周密，下情輒得上達，尤為收效之本。惟折銀附稅，羨餘積增，民有血汗之虛糜，國無豐盈之儲蓄，則以朝廷立法，原求維繫於小康，欲其通國用，裕民財，挈全國之綱維，制均輸之大利者，非所語於私營庫藏之君主也。

### 大運河之回顧

海運而外，歷代河運要道之存於今者，厥為溝通南北，縱貫三千餘里之大運河，西國人士，與萬里長城，嘆為我國之二大宏工，至今世界運河雖多，而一較長短，則若小巫見大巫，情勢無與倫比矣。茲就運河本身，再為申述，緬懷往昔，使我後人低價不盡矣。

運河北起北京通縣，南迄浙江杭縣，長約三千五百餘里（舊度）。其工成於元，修於明，續修於清。願自古分段施工，已有導其先路者。春秋時，吳通邗溝，即由淮安達江都大江口之一部。隋煬帝大業元年，發民夫十萬，溝而大之，廣四十步，常御龍舟，巡遊其間，其水源，往昔取於長江，故其河水，常自南方而流於北方，今則取淮水所潄洪澤湖之水，故由北方而流於南，水流頗急，溯行為難。又其沿岸之地，西方稱上河，高於河道，東方稱下河，低於河道，自明代陳瑄等，始在東岸，築有防隄，並於各處，開水閘，以防運河之氾濫，中有橋梁，各地有渡船，以便兩岸交通，此為運河中部之概況。

自揚子江以至杭縣，係隋大業六年所開，自京口至餘杭，長凡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是謂江南運河。其地有太湖巨浸，南則東西苕溪之水，北則金壇丹陽諸水，畢注太湖，分注於江海，運河即資其水，故常見充沛，航行甚便。惟跨河多石橋，船舶有不能通過者，且因防錢塘江之潮汐，漲運有高固之隄防，障礙交通不少，此爲運河南部之情勢。

自淮安以北，直抵天津北京，則爲運河之北部，歷古興修，亦頗煩費。由舊黃河迄山東河北之交者，其間有邳宿運河，邳濟運河，濫觴於隋大業元年，所開之通濟渠。而修於元，濟臨運河南段，自濟寧至東平之安民山，凡百五十里，至元二十年所開，元史所謂濟州河也。北段自安民山，西北至臨清，以逾于衛河，長二百五十餘里，至元二十六年所開，河成，世祖賜名曰會通河。而在清江浦與壽張黃河之間，最爲缺乏水源之地，挹取沂泗汶三水之來源，以資漕注，以大汶水與運河交點南旺之地，爲最高之頂脊。由此河水分流南北，但水量終嫌不足，故濬山東蒙陰嶧縣諸山泉，使注於邳州運河，稱邳州派，濬滕縣諸山泉入運河，稱新河派，濬鄒縣濟寧魚台嶧縣以西曲阜以北，諸山泉，使注魯橋（濟甯縣東三十里）運河，稱魯橋派。濬泗水曲阜滋陽甯陽以南諸山泉，使注濟寧運河，稱天井派。（天井開在濟寧縣南）又濬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陰汶上蒙陰以西，寧陽以北，諸山泉，使注南旺，（濟寧以北三十里）運河，稱南旺派。此五派之水，皆用以濟沂泗汶諸水之不足，而使臻於通利者也，其間橫斷黃河，最爲

困難。水勢若高，輒致淹留守候，俟其水退，然後通行。今黃河又有變遷，形勢又不同矣，自臨清至天津，通稱爲南運河，爲隋大業四年所開。蓋用以餉征高麗軍士者。其時調發河北諸軍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可知天津運河，亦隋代所開也。天津至通縣之運河，原係白河故道，自古開通，而暢修於元至元三十年。通縣至北京之運河，即元之惠通河，至元二十八年所修也。至是而運河完全開通矣。歷元明清三朝，全賴以漕運粟米。至清同治十三年，設立招商局，造駛輪船，始改河運爲海運，於上海天津，分設海運局，主運糧事。運河於此，漸就廢淤，再遲數十年，即將棄置不堪，難資整理，坐視大工荒敗，營運無由，國民情怠，當不至此，興修復舊，今其時矣。

### 漕運之將來

漕運一事，自古爲供給首都，及軍旅食糧之用。在吾人今日視之，此爲漕運功業上微末之一端，非通籌國計民生者，所遠措意。蓋懲運有無，和糴糧米，通劑物資，利濟災患，方爲漕運上之最高目標。如唐宋時之沿河築倉，通儲轉般，於各省豐收之地，加價以糴米，不使穀賤傷農。於荒歉之鄉，則減價以糴，不使穀貴致饑。營多處倉庾之收存，籌全國平糶之實惠，此爲漕運最佳之善政。平時運輸便利，存儲豐饒，則推送於需用各地者，數量滋多，無論雜本歲增，浸成雄厚之資金，買賤販貴，釀成國有之厚利。即流通各地土宜，廣布鄉土特產，已使人民受惠不貲。我國北方之棉麥煤鐵，南省之米穀糖果，西部之石油，東方之鹽產，何非有待於鉅量之運輸，而於運河作莫大之期待者乎。

# 元代雜劇作家傳略 (中)

傅惜華

## 王伯成

王伯成，字號不詳，涿州人。生平事蹟，今不可考。雜劇作品，現全存者，止有「李太白貶夜郎」一本；餘如：「張鶯泛浮槎」，「興劉滅項」二種，並久失傳。雜劇而外，復譜有「天寶遺事」諸宮調一本，尙存佚文，散載明清戲曲選集，或曲譜總集之中。太和正音譜，於伯成之作，評如：「紅鴛戲波」；則亦清麗一派也。賈仲明，嘗有弔詞曰：「伯成涿鹿俊丰標，么末文詞善解嘲。天寶遺事諸宮調，世間無，天下少。貶夜郎，閱目風騷。馬致遠忘年友，張仁卿莫逆交，超羣類一代英豪！」

## 劉唐卿

劉唐卿，名字不詳，太原人。皮貨所提舉。所作雜劇，共有二種；現全存者：「降桑椹蔡順奉母」一本，全佚存目者：「李三娘麻地傍印」一本。太和正音譜，品評古今曲家，而置唐卿於董解元一百五人之內，且曰：「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實則其作品，亦屬本色一派。唐卿嘗於王彥博左丞席上，以詠「折桂令」小令「博山銅細裊香風」一曲得名，故賈仲明之弔詞云：「劉卿唐老太原公，生在承平志德中。王左丞席上相陪奉，有歌兒舞女宗，詠博山細裊

香風。鶯花隊，羅綺叢，倚翠偎紅」。

## 趙公輔

趙公輔名號不詳，平陽人。儒學提舉，擅製雜劇，僅知有二種，「晉謝安東山高臥」，「棲鳳堂倩女離魂」，均未存於世。太和正音譜，評公輔之詞，如：「空山清嘯」。賈仲明，嘗有弔詞曰：「儒學提舉任平陽，公輔先生天水郎。元貞大德乾元象，宏文開寰世廣，闌玉京燕趙擅場。尋新句，摘舊章，按譜依腔」。

## 孫仲章

孫仲章，或云姓李名號不詳，大都人。生平事蹟，今不可考。雜劇作品，共有三種；現全存者，僅「河南府張鼎勘頭巾」一種；全佚存目者：「卓文君白頭吟」，「金章宗斷遺留文書」二種。仲章所製，太和正音譜評之如「秋風鐵笛」。賈仲明，有弔詞曰：「只聞鬼簿姓名香，不識前賢李（孫）仲章，白頭吟誼滿鳴珂巷。詠詩文，勝漢唐，詞林老筆軒昂。湖量，錦繡腸，也有無常！」

## 趙明道

趙明道，字號不詳，大都人。生平事蹟，全不可考。所作雜劇，凡有三種，止「陶朱公范蠡歸湖」一種，尙存

佚文；如一韓湘子三赴牡丹亭」，「韓退之雪擁藍關記」二種，皆已失傳。太和正音譜，評明道作品而列入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中，稱：「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推崇如此。賈仲明之弔詞曰：「鍾公鬼簿應清朝，范蠡歸湖手段高。元貞年裏，昇平樂章歌汝曹，喜豐登雨順風調。茶坊中，嗑勾肆裏嘲，明明德，道泰歌謠」。

## 王仲文

王仲文，名號不詳，大都人。生平事蹟，略無可稽。所製雜劇，共十種。現全存者，唯「救孝子賢母不認屍」一種。僅有佚文者：「諸葛亮秋風五丈原」，「從赤松張良辭朝」二種。全佚存目者：「雒陽令董宣強項」，「感天地王祥臥冰」，「孟月梅寫恨錦香亭」，「齊賢母三教王孫賈」，「遇漂母韓信乞食」，「趙太祖夜斬石守信」，「破曹瞞諸葛祭風」等七種。仲文作品，亦爲豪放一派，故太和正音譜評之如：「劍氣騰空」。賈仲明，嘗有弔詞曰：「仲文踪跡住金華，才思相兼關鄭馬，出羣是三教王孫賈。不認屍，關目嘉；韓信遇漂母，曲調清滑。五丈原，董宣強項，錦香亭，王祥到家。伴夕陽，白草黃沙」。

## 陸顯之

陸顯之，字號不詳，汴梁人。生平事蹟失考。著有「好兒趙正」話本，當時頗盛行於世。亦善製曲，作有「宋上皇醉東凌」雜劇一本，亦未傳於今日。太和正音譜，嘗

品評古今羣英樂府格勢，而置顯之於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中，且曰：「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賈仲明之弔詞，則曰：「河南獨步汴城，隱語詞源闡姓名。編好兒好正，鑽空應使多人敬；宋上皇有醉冬凌。滑稽性，敏捷情，再出世的精靈」。

## 李取進

李取進，或作進取，字號不詳，大名入。精岐黃，官醫大夫。工詞曲，所作雜劇凡三種，唯「神龍殿樂巴嚙酒」一本，尙存佚文；餘如「窮解子破雨傘」，「次本，司馬昭復奪受禪臺」二種，俱已失傳。取進作品，太和正音譜，評之如：「壯士舞劍」；想爲豪放一派作家。賈仲明有弔詞曰：「難經素問不相干，表裏陰陽實意懶，叔和仲景無心翰。捻樂巴，破雨傘，稱涼風不願傷寒。鍾父留芳箴，老夫詞弔挽，著大名，散滿人間」。

## 于伯淵

于伯淵，名號不詳，平陽人。生平事蹟，今無可考。雜劇作品，計有：「莽和尚復奪真珠旗」，「白門斬呂布」，「丁香回回鬼風月」，「呂太后餓劉友」，「尉遲恭病立小秦王」，「狄梁公智殺武三思」六種；惟均未見傳於世。太和正音譜，評其所作曲，如「翠柳黃鸝」。賈仲明，有弔伯淵之詞曰：「集成鬼簿老鍾仙，錄上名公列衆賢。先生無邊花，寫上文華選，是平陽，于伯淵。翠紅鄰



風月無邊，花前醉，柳下眠，命掩黃泉」。

### 岳伯川

岳伯川，名號不詳，濟南人，或云鎮江人，未悉孰是。生平事蹟，皆不可稽。所製雜劇凡二種，計現全存者：「呂洞賓度鐵拐李岳」，一種；僅有佚文者：「羅公遠夢斷楊妃」一種。伯川作品，太和正音譜評之如：「雲林樵響」，蓋其風格，樸實自然，純屬本色一流。賈仲明，嘗有弔詞曰：「老夫共汝不相知，鬼簿鍾公編上伊。度鐵拐李岳新雜劇，更夢斷楊貴妃，玉京燕趙名馳。言詞俊，曲調美，衰草爛迷」。

### 康進之

康進之，名號不詳，棣州人。一云姓陳，或云姓唐，乃字形混淆之誤。生平事蹟，今悉無可。所作雜劇，現全存者，有「梁山泊黑旋風負荊」一種，全佚存目者，僅「黑旋風老收心」一種。進之作風，則為豪放激越一派，太和正音譜置其名次於董解元一百五人之內，且評曰：「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賈仲明之弔詞曰：「編集鬼簿治安時，收得賢人康進之。偕朋携友鶯花市，編老收心李黑廝，負荊是小斧頭兒。行於世，寫上紙，費騷人，和曲填詞。」

### 王廷秀

王廷秀，字號不詳，山東益都人。淘金千戶，工製雜

劇，所作凡四種，計為：「周亞夫細柳營」，「秦始皇坑儒焚典」，「石頭和尚草庵歌」，「鹽客三告狀」等，皆未傳於世。太和正音譜，嘗評其詞，如：「月印寒潭」。賈仲明，嘗有弔廷秀之詞曰：「淘金千戶甚風流，寶馬金鞍稱俊遊，益都人物王廷秀。將坑儒焚典修，草庵歌和尙石頭。馳花陣，奪錦籌，百世芳留」。

### 費唐臣

費唐臣，名號不詳，大都人。雜劇作家費君祥之子。雜劇作品，共有三種：現全存者：「蘇子瞻風雪貶黃州」一種；全佚存目者：「漢丞相韋賢簾金」，「斬鄧通」二種。唐臣風格，全為豪放一派，故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三峽波濤」，且稱其：「神風聳秀，氣勢縱橫，放則驚濤拍天，斂則山河倒影，自是一般氣象，前列何疑！」洵為至論。賈仲明之弔詞曰：「靈歌鶯韻配鴛鴦，一曲鸞鷯品鳳凰，醉歌悞入平康巷，在佳人錦瑟傍。韋賢關目輝光，斬鄧通文詞亮，貶黃州，肥普香，父是君祥」。

### 石子章

石子章，名號不詳，大都人。生平事蹟，今不可考。所作雜劇，凡有二種：現全存者，「秦修然竹塢聽琴」一種，僅有佚文者，「黃桂娘秋夜竹窗雨」一種。太和正音譜，嘗評其詞，如「蓬萊遙草」；蓋石子章風格，為清俊一流。賈仲明，有弔詞曰：「子章橫槊賦詞林，尊酒論文喜賞音，疏狂放浪無拘禁，展腹施錦心。竹窗雨，竹塢聽琴



，高山遠，水流深，憂玉鏘金」。

### 趙子祥

趙子祥，名號籍里不詳，生平事蹟，毫無可考。善製雜劇，所作計有：「且本，害夫人」，「崔和擔生」，「次本，太祖夜斬石守信」三種；惟皆久佚，不傳於世。太和正音譜，嘗評其作品，如：「馬嘶芳草」。賈仲明，有弔詞曰：「一時人物出元貞，擊壤謳歌賀太平。傳奇樂府時新令，錦排場，起玉京。害夫人，崔擔生。白仁甫和關漢卿，麗情集天下流行」。

### 李好古

李好古，名號不詳，東平人；一作保定人，或云西平人，未悉孰是。其生平事蹟，亦無可稽。雜劇作品，共有三種：現全存者：「沙門島張生煮海」一種；全佚存目者：「趙太祖鎮凶宅」，「巨靈神劈華嶽」二種。好古之作，爲清麗華巧一派；太和正音譜其詞如：「孤松掛月」。賈仲明之弔詞曰：「芳名紙上百年圖，錦繡胸中萬卷書，標題塵外三生簿。鎮凶宅趙太祖，劈華山用功夫，煮全海張生故；撰文李好古，暮景桑榆。」按宋末元初，有兩李好古。一作碎錦詞者，自署鄉貢免解進士；一字敏仲，見趙聞禮陽春白雪。此雜劇作家之李好古，或卽二人中之一；然曲家多以字行，則恐又是一人矣。

### 狄君厚

狄君厚，名號不詳，平陽人。生平事蹟，均不可考。

所作雜劇，唯有「晉文公火燒介子推」一種，尙傳於世。太和正音譜，品評古今羣英樂府格勢。而置君厚名次於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中，且曰：「俱是傑作，尤有緣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賈仲明，有弔君厚之詞曰：「元貞大德秀華夷，至大皇慶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世，養人才，編傳奇，一時氣候雲集。有平陽狄君厚，捻火燒介子推。只落得三尺何堆」。

### 孔文卿

孔文卿，名號不詳，平陽人。生平事蹟，今無可稽。雜劇作品，僅知有：「地藏王證東甯事犯」一本，尙流傳世間。太和正音譜，評文卿所製之曲，列於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內，並謂：「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賈仲明之弔詞曰：「先生准擬聖門孫，折住平陽一葉分。好學不恥高人問，以子稱，得證文。論綱常有道弘仁，捻東甯事犯，是西湖舊本；明善惡，勸化濁民」。

### 吳昌齡

吳昌齡，字號不詳，西京人。生平事蹟，略無可考。所譜雜劇，共有十二種。計現全存者：「花間四友東坡夢」，「張天師斷風花雪月」二種。僅有佚文者：「唐三藏西天取經」一種。全佚存目者：「哪吒太子眼睛記」，「狄青博馬」，「浪子回回賞黃花」，「浣花女抱石投江」，「張天師夜祭辰鈞月」，「貨郎末泥」，「夜月走睂君」。

「老回回探狐洞」，「鬼子母揭鉢記」等九種。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庭草交翠」；昌齡作品，亦屬清麗華巧一流。賈仲明，嘗有弔昌齡之詞曰：「西京出屯俊，英傑名姓題，將鬼簿寫。走昭君，東坡夢，辰鈞月，探狐洞，賞黃花，龜目俸。西天取經，行用全別。眼睛記，狄青博馬，抱石投江；十段錦，段段和協」。

### 石君寶

石君寶，字號不詳，平陽人。生平事蹟，今俱無考。雜劇作品，共有十種。計現全存者：「魯大夫秋胡戲妻」，「李亞仙花酒曲江池」，「諸宮調風月紫雲亭」三種。全佚存目者：「孫權哭周瑜」，「呂太后醢彭越」，「士女秋香怨」，「李太白匹配金錢記」，「鶻解子紅綃驛」，「趙二世醉走雪香亭」，「張天師斷歲寒三友」等七種。君寶諸劇，亦爲清麗一派，故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羅浮雪梅」，信非虛譽。賈仲明，有弔詞曰：「紫雲亭，秋香怨，曲江池，醢彭越，哭周瑜，佳句美。斷歲寒三友，紅綃驛，雪香亭，秋胡戲妻，共吳昌齡公末相齊。柳眉兒金錢記，石君寶，口黑跡，禾黍離離」。

### 張時起

張時起，字才英，或作才美，東平人。府學生員，居長蘆。所製雜劇，計有：「賽花月鞦韆記」，「昭君出塞」，「霸王垓下別虞姬」，「沉香太子劈華山」四種，惟均已失傳。太和正音譜，評時起之作品，如「雁陣驚寒」。

賈仲明，嘗有弔詞曰：「霸王垓下別虞姬，出塞昭君胡馬嘶，牡丹事花月鞦韆記。與高文秀同閉里，同齋同筆抄冠（按此處有脫誤），新雜劇，舊傳奇；都一般風慘煙迷。」

### 李寬甫

李寬甫，名號不詳，大都人。刑部令史，除廣州合灤縣尹。嘗作有「漢丞相丙吉問牛喘」雜劇一本，今已不傳於世。太和正音譜，評寬甫之作品，而置於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中，且謂：「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賈仲明，有弔詞曰：「西煮（？）令史合肥官，局量胸襟懷抱寬，銀鞭紫馬驛蟄蟻。宴秦樓，宿謝館，肉屏風，錦簇花攢。金叵一醉，醉斟瓊釀，青定甌，茶烹鳳團。紅燒羊，碼碯犀盤。」

### 趙祐

趙祐，字天錫，宛邱人；或作汴梁人，嘗誤。鎮江府判，官浙江行省照磨。按元代有三趙天錫：一見元史列傳卷一五一。二見陶宗儀輟耕錄卷六，吾竹房先生條，即爲吾邱衍買妾，禍及竹房者。三爲趙期頤之父。考趙期頤，登泰定四年進士，官至河南行省參政；其父祐，字天錫，初辟掾於吳，繼官浙江。雜劇作家，即此趙祐也。所作雜劇，計有二種：「試湯餅何郎傳粉」，「賈愛卿金釵剪燭」，惜均未傳於世。太和正音譜，評其作品，如「秋水芙蓉」。賈仲明，嘗有弔詞曰：「暫公湯餅試何郎，天德名公家汴梁。金釵剪燭香清亮。爲府判，任鎮江，出臺閣官

樣文章。題新句，貯錦囊，金玉鏗鏘」。

### 彭伯成

彭伯成，名號不詳，保定人。伯成，或作伯威。生平事蹟，今本不可考。雜劇作品，凡有二種，「四不知月夜京娘怨」，「灰欄記」，俱未傳於世。太和正音譜，評伯成之作品，亦列於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內，總注曰：「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賈仲明，有弔伯成之詞曰：「筵前酒海紫金盃，席上籌行白玉簪，碧螺七寶玲瓏嵌。惜花心，做怪膽，絲柳陰府地潭潭」。

### 戴善甫

戴善甫，名號不詳，善甫一作善夫，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所製雜劇，共有五種：計現全存者：「陶學士醉寫風光好」，一種。僅有佚文者：「柳耆卿詩酒翫江樓」一種。全佚存目者：「關大王三捉紅衣怪」，「伯俞泣杖」，「宮調風月紫雲亭」三種。善甫作品，爲清麗一派，太和正音譜評其詞之格勢，如：「荷花映水」。賈仲明之弔詞曰：「江浙提舉任皇宣，同里同僚尙仲賢。伯俞泣杖皆稱善，翫江樓周月仙，風光好一夜姻緣。三捉紅衣怪，善甫用意堅，湖海流傳」。

### 孟漢卿

孟漢卿，名字不詳，亳州人。生平事蹟，今俱無考。

### 元代雜劇作家傳略

雜劇作品，唯知有「張鼎智勘磨合羅」一本，尙流傳世間。其作風，樸實自然，純爲本色一派；太和正音譜列漢卿之作，於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中，有總評云：「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賈仲明嘗有弔詞曰：「已齋老叟播聲名，表字相同亦漢卿。魔合羅一段勘張鼎，運節意脈精，有黃金商調新聲。誼燕趙，響玉音，廣做多行」。

### 李子中

李子中，名號不詳，大都人。生平事蹟無考，僅知其曾由知事，遷縣尹。工製雜劇，計有：「崔子弑齊君」，「賈充宅韓壽偷香」二種，均未流傳，恐已久佚。太和正音譜，評其風格，如：「清廟朱瑟」。賈仲明，有弔子中之弔詞曰：「先除知事顯其才，後轉郎官爲縣宰，鍾君鬼簿清名載。播文風流四海，承盛時洗蕩吟懷，三場藝七步才，音律和諧」。

### 侯克中

侯克中，字正卿，號良齋先生，真定人。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之。以爲刊華食實，莫首於理，原易以求，乃爲得之。於是精心讀易，著書名大易通義。年至九十餘而卒。其詩頗近擊壤一派，多涉理路，而抒情賦景之作，亦時有足資諷詠者，著有良齋詩集十四卷，尙行於世。雜劇作有「關盼盼春風燕子樓」一種，惟已失傳。

太和正音譜於克中詞曲，列入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內，而有總評曰：「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賈仲明，有弔詞曰：「史侯心友良先生，詩酒相酬老正卿。挽絲繆味裏雕鞍凭，隨王孫並馬行。燕子樓么末全贏。黃鍾令，商調情，千載標名。」克中與雜劇作家白樸，爲同時人，且友善，時有詩文往還。

### 張壽卿

張壽卿，名號不詳，東平人。浙江省掾吏。所作雜劇，唯知有「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一本，至今盛傳於世。壽卿之作，風格翩翩，全爲綺麗文采一派。太和正音譜，乃將壽卿置於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中，總評之云：「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賈仲明之弔詞曰：「浙江省掾祖東平，蘊藉風流張壽卿。紅梨花一段文筆盛，花三婆獨自勝。論才情壓倒羣英，敲金句，擊玉聲，振動神京」。

### 姚守中

姚守中，名號不詳，洛陽人。姚樞之孫，姚燧之侄。官平江路吏。雜劇作品，計有：「椿遂良扯詔立中宗」，「東都門逢萌掛冠」，「漢太守郝廉留錢」等三種，均已不傳於世。太和正音譜，評其詞格，如「秋月揚輝」。賈仲明，嘗有弔守中之詞曰：「掛冠解印漢逢萌，掃筆成章姚守中。布關串月高吟詠，半訴怨，巧用工。扯詔諫，扶

立中宗。麒麟閣，狐兔塚，怨雨驚風」。

### 李潛夫

李潛夫，字行甫，或作行道，絳州人。生平事蹟，俱無可考。所製雜劇，唯知有：「包待制智勘灰欄記」一種，今傳於世。太和正音譜，評其作品，而置於董解元以下一百五人之內，有總評云：「俱是傑作，且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潛夫亦爲樸質本色一派。賈仲明之弔詞曰：「絳州高隱李公潛，養素讀書門鎖掩，青山綠水白雲占，淨紅塵無半點纖。小書樓，插牙籤，研架珠露周易點，恬淡壺鹽。」

### 史樟

史樟，字敬先，號散仙，真定人。散曲作家史天澤之子。喜莊列之學，有時麻衣草履，以散仙自號，以排行爲九，嘗自稱爲「史九散仙」，或號「史九散人」。官至武昌萬戶。雜劇作品，僅知有「老莊周一枕蝴蝶夢」一種，今尙存於世。其作品，豪放清俊，兩美兼備；太和正音譜於其詞曲，亦列入董解元以下一百五人之中，總評之曰：「俱是傑作，且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元人王禪，嘗有「九公子畫像贊」云：「銳自豐頤，氣貌魁奇，被褐懷寶，有儼其儀。出絨綺之間，無豪貴之習，抱夷惠之志，藹熊豹之姿，齊物我於一致，感盛衰之無時。其或戴遠遊之冠，甘元氣之委；騎將軍之馬，掃千將之寬。巖坐臯比，玄談四馳，提筆揮酒，

以邀以嬉。歛凌雲之劍氣，等尺鷃而蓬飛，恥以藝進，與時推移。希逢人之大觀，每先事於幾微，與其身之外樂，何若心之內怡？是則散之爲仙，見於丹青者如是，又何計騰寓說而橫氣機也！試將須而爲問，恐吾言之庶幾」。賈仲明之弔詞，則曰：「武昌萬戶散仙公，闔國元勳贍祖宗。雙虎符，三顆明珠重，受金吾，元帥封。碧油幢，和氣春風，編胡蝶莊周夢。上麒麟，圖畫中，千古英雄。」

### 顧仲清

顧仲清，名號不詳，東平人。官清泉場司令。所作雜劇，凡有二種：「楚霸王火焚紀信」，「知漢興陵母伏劍」，惜皆久佚。太和正音譜，評其作品，如：「鵬鶚冲霄」。賈仲明，有弔詞曰：「唐虞之世慶元貞，高士東平顧仲清，泉場掌印爲司令。見傳奇，舉世行，向雨窗托興怡情。撰陵母伏劍，編紀信火蒸，府州縣，按試流名。」

### 李直夫

李直夫，名號不詳。直夫或作真夫，疑爲字誤。女直人，寓德興府。本姓蒲察，人稱「蒲察李五」是也。官至湖南廉使。元明善與之交，嘗有送直夫至湖南憲使詩云：「君去湖南我上京，思君欲見又蕪城。滄波留月能歸海，紅雁拖雲不到衡。一代豪華誰遠識？百年驚畏護靈名。好來不作男兒事，有水可漁山可耕。」雜劇作品，共有十一種。計現全存者：「便宜行事虎頭牌」一種；僅有佚文者：「吳太守鄧伯道棄子」一種；全佚存目者：「歹門娘子勸

丈夫」，「俏郎君占斷風光」，「顯考叔孝諫莊公」，「尾生期女滄藍橋」，「謠郎君壞盡風光」，「官門子弟錯立身」，「念奴教樂府」，「晏叔原風月夕陽樓」，「火燒祿廟」等九種。直夫作風，樸實自然，乃本色一派；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梅邊月影」。賈仲明，嘗有弔詞曰：「蒲察李五大金旋。鄧伯道，夕陽樓，勸丈夫，虎頭牌，錯立身，怕媳婦。諫莊公，顯考叔。俏郎君，謠郎君，各自乘除。滄藍橋，尾生子。教天樂，黃念奴。是德興秀氣直夫」。

### 李致遠

李致遠，名號不詳，籍里及生平事蹟，均無可考。所製雜劇，今唯知有：「都孔目風雨還牢末」一種，尙傳世間。太和正音譜，嘗評其詞，如：「玉匣昆吾」。

### 趙明鏡

趙明鏡，彰德人。明鏡一作文敬，一作敬夫，又作文敬，未悉孰是？官教坊色長，善作雜劇。所製共三種：「次本，官門子弟錯立身」，「渡孟津武王伐紂」，「張果老度脫離觀音」，惜皆不傳於世。賈仲明，嘗有弔詞曰：「教坊色長有學規，文敬超羣衆所推。樂皇謫降來彰德，編菜擔兒仙傳奇，撰武王伐紂精微。秀華治，風物美，樂章興，南北東西」。按太和正音譜謂：「倡夫自春秋之世有之，異類托姓，有名無字。趙明鏡訛傳趙文敬，非也。……自古倡夫，如黃番線，鏡新磨，雷海青之輩，皆古之

名倡也；以樂名稱之耳，亘世無字！」蓋所謂明鏡者，實其藝名耳。

### 張酷貧

張酷貧，大都人。酷貧一作國賓，或作國賓；按太和正音譜稱：「倡夫自春秋之世有之，異類托姓，有名無字。……張酷貧，訛傳張國賓，非也。自古倡夫，如黃番練，鏡新磨，雷海青之輩，皆古之名倡也。止以樂名稱之耳，亘世無字」。任教坊勾管，工製雜劇，作品共有五種。計現全存者：「相國寺公孫汗衫記」，「薛仁貴衣錦還鄉」，「羅李郎大鬧相國寺」三種。全佚存目者：「嚴子陵垂釣七里灘」，「歌大風高祖還鄉」二種。酷貧作品，純爲本色一派。賈仲明之弔詞曰：「教坊總管喜時豐，斗米三錢大德中。飽食終日心無用，捻漢高，歌大風。薛仁貴衣錦崢嶸，七里灘頭辭主，汗衫記孫認公；朝野興隆」。

### 花李郎

花李郎，籍里不詳。教坊劉要和之婿。按鍾嗣成錄鬼簿，僅作「李郎」，云「劉要和婿」，但於馬致遠黃梁夢雜劇目下，又稱「花李郎學士」；豈李郎與花李郎，一爲優伶，一爲士大夫歟？抑以優伶而進爲學士耶？俟待考定。花李郎所作雜劇，除與馬致遠李時中等合撰「黃梁夢」之外，尙有：「相府院曹公勘吉平」「懺懺判官釘一釘」二種；幸存佚文；又：「像生蠻子酷寒亭」，「莽張飛大鬧相府院」二種，均已失傳。其作品，亦屬本色一派。賈仲

明，嘗有弔詞曰：「鄭孔目蠻子酷寒亭，相府院曹公勘吉平，判官懺懺釘一釘。劉要和贅爲婿卿。花李郎風月才純，樂府詞章性，傳奇么末情，考與在大德元貞」。

### 紅字李二

紅字李二，京兆人。教坊劉要和婿。籍隸教坊，亦擅製雜劇，除與馬致遠李時中花李郎合作「黃梁夢」外，並有：「病楊雄」，「折担兒武松打虎」，「板踏兒黑旋風」，「全火張弘」，「窄袖兒武松」等五種，今皆不存。賈仲明，有弔紅字李二之詞曰：「梁山泊壯士病楊雄。板踏兒搗搜黑旋風。打虎的英俊天生勇，窄袖兒猛武松。是京兆紅字李二文風；才難盡，性未窮，再編一段全火兒張弘」。

按以上：趙明鏡，張酷貧，花李郎，紅字李二四人，皆爲優伶，太和正音譜以爲鄙不足道，不入羣英樂府而附於最後，別立倡夫一項，且引趙孟頫之語謂：「倡夫之詞，名曰綠巾詞。其詞雖有切者，亦不可以樂府稱也」。然彼等所製，並不下於士夫，皆當行之作，故錄鬼簿特舉其名，更與名公才人並列；茲爰其例，並爲作傳，不因入而廢言也！

### (二) 一統時代(一二八〇—一三四〇)

#### 宮天挺

宮天挺，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學官，除鈞臺書院山長。嘗爲權豪所中，卒不見用。卒於常州。錄鬼簿著者

鍾嗣成之父，與之爲莫逆交。嗣成幼時，常得侍坐。其所吟咏文章，筆力人莫能敵，樂府歌曲，特餘事耳。雜劇作品，共有六種。計現全存者：「嚴子陵垂釣七里灘」，「死生交范張雞黍」二種。全佚存目者：「使河南汲黯開倉」，「宋仁宗御覽托公書」，「宋上皇御賞鳳凰樓」，「棲會稽越王嘗胆」四種。太和正音譜，評天挺之詞，如：「西風鵬鷲」，且稱：「其詞鋒犀利，神彩燦然，若健翻摩空，下視林藪，使狐兔縮頸於蓬棘之勢」；推許如此。天挺所製，用意遺辭，豪邁道勁，的是佳構。鍾嗣成嘗有「凌波仙」一曲之弔詞曰：「豁然胸次掃塵埃，久矣聲名播省臺。先生志在乾坤外，敢嫌他天地窄，辭章壓倒元白。憑心地，據手策，是無比英才！」

### 鄭光祖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故當時諸公多鄙之，久則見其情厚，而他人莫之及也。名聞天下，聲徹閨閣。梨園伶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爲光祖。病卒，火葬於西湖之靈芝寺，諸弔送者，各有詩文。所作雜劇甚富，共有十七種。計現全存者：「立成湯伊尹耕莘」，「醉思鄉王粲登樓」，「輔成王周公攝政」，「傷梅香騙翰林風月」，「迷青瑣倩女離魂」，「虎牢關三戰呂布」，「鍾離春智勇定齊」七種。僅存佚文者：「崔懷寶月夜閉箏」一種。全佚存目者：「王太后捧印哭孺子」，「李太白醉寫秦樓月」，「秦趙高指鹿道馬」，「紫雲娘」，「三落水鬼泛采蓮舟」，

「周亞夫細柳營」，「齊景公哭晏嬰」，「陳後主玉樹後庭花」，「謝阿蠻梨園樂府」九種。太和正音譜，嘗評光祖之詞，如：「九天珠玉」，且曰：「其詞出語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臨風而生珠玉，誠傑作也！」蓋光祖與關漢卿，馬致遠，白樸，並稱元曲四大家，宜其作品，精妙如此。其風格，若以唐詩喻之，則似溫飛卿，以宋詞喻之，則似秦少遊，現存諸劇，皆清麗芊蕪，自成馨逸，洵爲第一流之大作家也。鍾嗣成謂其作：「貪於俳諧，未免多於斧鑿」；然觀現存諸劇，文情俱美，實未見過失俳諧，未悉何指？鍾嗣成，嘗有弔光祖之詞曰：「乾坤膏馥潤肌膚，錦繡文章滿肺腑。筆端寫出驚人句，解翻騰今是古，詞壇老將輸伏。翰林風月，梨園樂府，端的是曾下功夫。」

### 金仁傑

金仁傑，字志甫，杭州人。天曆元年，授建康崇寧務官。鍾嗣成謂：「余自幼時，聞公之名，未得與之見也。公小試錢穀，給由江浙，遂一見如平生歡。交往二十年如一日。天曆元年戊辰冬，授建康崇寧務官。明年己巳正月叙別；三月，其二子護柩來杭，知公氣中而卒。嗚呼惜哉！所述雖不駢麗，而大概多有可取」。仁傑所製雜劇，共有七種。現全存者：「蕭何月夜追韓信」，「次本，地藏王證東衙事犯」二種。全佚存目者：「長孫皇后鼎鑊諫」，「周公旦抱子攝朝」，「蘇東坡夜宴西湖夢」，「蔡瑛還朝」，「玉津園智斬韓太師」五種。太和正音譜，評其作品風格，如：「西山爽氣」。鍾嗣成，嘗有弔詞曰：「

心交元不問親疎，契飲那能較有無？誰知一上金陵路，歎  
亡之命也夫！夢西湖何不歸歟？魂來處，返故居。比梅花  
，想更清癯」。

### 范康

范康，字子安，或作子英，杭州人。明性理，善講論  
，能詞章，通音律。嘗因王伯成有「李太白貶夜郎」一劇  
，乃編「杜子美遊曲江」，一下筆，即新奇。蓋天資卓異  
，人不可及也！所作雜劇，共有二種：「陳季卿悟道竹葉  
舟」，「曲江池杜甫遊春」，並傳世間。其風格，豪放清  
麗，兼而有之；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竹裏鳴泉」  
。鍾嗣成，弔范康之詞曰：「詩題雁塔寫秋香，酒滿航船  
棹晚風。詩籌酒令閒吟咏，占文場，第一功。掃千里，筆  
陣元戎。龍蛇夢，狐兔踪。半生來彈劍聲中」。

### 曾瑞

曾瑞，字瑞卿，號褐夫，大興人。喜江浙人才之多，  
羨錢唐景物之盛，因而家焉。神采卓異，衣冠整齊，優游  
於市井，儼然如神仙中人。志不屈物，故不願仕，因戲褐  
夫。江淮之達者，歲時餽送不絕，遂得徜徉卒歲。臨終之  
日，詣門弔者以千數。鍾嗣成謂：「余嘗接音容，獲聞言  
論勉勵之語，潤益良多。」則亦製曲正拍之友也。善丹青  
，能隱語小曲。所作雜劇，唯有：「王月英元夜留鞋記」一  
種，尚存於世。太和正音譜，評其作品風格，列於董解元  
巴下一百五人之內，且曰：「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

；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鍾嗣成之弔  
詞曰：「江湖儒士慕高名，市井兒童誦瑞卿，表冠濟楚人  
欽敬，更心無寵辱驚。樂優閒，不能趨承。身如在，死者  
生。想音容，獨見丹青」。

### 沈和

沈和，字和甫，杭州人。能詞翰，善談諧。天性風流  
兼明音律，創為以南北調合腔製曲，如「瀟湘八景」，  
「歡喜冤家」等曲，極為工巧。後居江州，卒於至順初年  
。江西人，嘗稱為「蠻子漢卿」。雜劇作品，凡有五種：  
「祈甘雨貨郎朱蛇記」，「徐駙馬樂昌分鏡記」，「鄭玉  
娥燕山逢故人」，「鬧法場郭興何楊」，「歡喜冤家」等  
，惜皆久佚，不傳於世。太和正音譜，評其所為雜劇，詞  
如：「翠屏孔雀」。鍾嗣成，有弔詞曰：「五言嘗寫和陶  
詩，一曲時傳冠柳詞，半生書法欺顏字。占風流獨我師，  
是梨園南北分司。當時事，仔細思量，不是當時」。

### 鮑天祐

天祐，字吉甫，杭州人。初業儒，長事吏簿書之役  
，非其志也。跬步之間，惟務搜奇索古而已，故其編撰，  
多使人感動咏歎。才高命薄，竟至崑山州吏而止。鍾嗣成  
，嘗與之談論節要，頗得其良法。所作雜劇，共有八種。  
僅存佚文者：「史魚屍諫衛靈公」，「王妙妙死哭秦少游  
」二種。全佚存目者：「次本，重精繅宋弘不諧」，「英  
雄士楊震辭金」，「孝額女曹娥泣江」，「內有二折，為



汪勉之補作者」。一諫紂惡比于剖腹，「志封侯班超投筆」，「貪財漢爲富不仁」，六種。周定王「元宮詞」，有云：「屍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即詠天祐之「史魚屍諫衛靈公」一劇。太和正音譜，評其作品，詞如：「山蛟泣珠」。鍾嗣成，有弔天祐之詞曰：「平生詞翰在宮商，兩字推敲付錦囊；聳吟肩有似風魔狀，苦勞心嘔斷腸。氣視榮華，總是乾忙。談音律，論教坊，占斷排場」。

### 陳以仁

陳以仁，字存甫，杭州人。以家務雍容，不求聞達，日與南北士大夫交遊，僮僕輩以茶湯酒果爲厭，然未嘗有難色，然其名因是而愈重。能博古，善謳歌。其樂章，間出一二，俱有駢麗之句。所製雜劇，僅知有「十八騎僕入長安」一本，全劇久已失傳，今唯存佚文，太和正音譜，嘗評其作品，詞如：「湘江雪竹」。鍾嗣成，有弔詞曰：「錢塘人物盡飄零，幸有斯人尙老成。爲朝元，恐負虛皇命；鳳簫寒，鶴夢驚。駕天風，直上蓬瀛。芝堂靜，蕙帳清。怨廬梁，落月空明。」

### 范居中

范居中，字子正，號冰壺，杭州人。其父玉壺，以名儒而假卜術爲業，居杭州三元樓前，每歲元夕，必以時事題於燈紙之上，杭人聚觀，遠近皆知父子之名。居中精神秀異，學問該博。嘗出大言矜肆，以爲筆不停思，文不闕

筆；人知其有才，不敢難也。善操琴，能書法。其妹亦有文名，大德間被召赴都，居中亦北行，以才高不見遇，後卒於家。有樂府及南北腔行於世，雜劇則有合作之「鸛鷗裘」，此劇第一折爲居中撰，第二折爲施惠撰，第三折爲黃天澤撰，第四折爲沈珙撰；惟已失傳，不存於世。太和正音譜，於其作品列入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內，有總評云：「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鍾嗣成，有弔居中之詞曰：「向歌傳業振家聲，義獻臨池播令名。操焦桐，只許知音聽。售千金，價不輕。有誰知父子才能？冰如玉，玉似冰，映壺天，表裏澄清。」

### 施惠

施惠，字君美，一作均美，或云姓沈；杭州人。世居吳山城隍廟前，以賈爲業。巨目美髯，好談笑。詩酒之暇，唯以填詞和曲爲事；有「古今砌話」，亦成一集。所製雜劇，有與范居中黃天澤沈珙合作之「鸛鷗裘」；此劇第二折，乃爲施作，惟惜未傳於世間。太和正音譜，評其作品，置於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內，並謂：「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世傳之「拜月亭幽閨記」傳奇，明人王世貞，何廉俊，臧懋循等，均以爲施惠所作，見藝苑卮言，靜志居詩話二書；然錄鬼簿中，未言其有是曲，不知何所據而云。鍾嗣成嘗與趙良弼，陳彥實，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論。嗣成有弔施惠之詞曰：「道心清淨絕無塵，和氣雍容自有

春。吳山風月收拾盡，一篇篇字字新。思君賦，盡行雲。三生夢，百歲身，空只有衰草荒墳！」

### 黃天澤

黃天澤，字德潤，杭州人。沈和同母弟也。風流韞藉，不減其兄。幼年屑就簿書，先在漕司，後居省府，鬱鬱不得志；崑山聽補州吏，又不獲用，咄咄書空而已；然亦竟不歸而終。所作樂府，播於世人耳目，無賢愚皆稱賞焉。嘗與范居中，施惠，沈拱合編「鸚鵡裘」雜劇一本；其第三折，即為天澤之筆，惜已失傳。太和正音譜，列天澤之作，於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中，有總評曰：「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鍾嗣成，有弔詞曰：「一心似水道為隣，四體如春德潤身，風流才調真英俊。軼前車，繼後塵。護蒼天，委任斯文。岐山鳳，魯甸麟，時有亨屯。」

### 沈拱

沈拱，字拱之，杭州人。天資穎悟，文質彬彬，然性不能俯仰，故不願仕。老而無後，病無所歸，陳以仁館於家，不旬日而亡，以仁殯送之，重友誼也。所編樂府甚多

，今已散失。嘗與范居中，施惠，黃天澤合撰「鸚鵡裘」雜劇；其第四折，即為沈作，今亦不存。太和正音譜，於其作品，則列於董解元已下一百五人之內，有總評云「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鍾嗣成，有弔詞曰：「掀髯得句細推敲，舉筆為文善解嘲，天生才藝藏懷抱，奈玉石相混淆，更多逢世事咬嚼。蜂為市，燕有巢。弔夕陽，幾度荒郊。」

### 趙良弼

趙良弼，字君卿，東平人。補嘉興路吏，遷調杭州。經史問難，詩文酬倡，及樂章小曲，隱語傳奇，莫不究意。能楷書，善丹青。風流韞藉，開懷待客，人所不及。總角時，與鍾嗣成同里閭，同發蒙，同師鄧善之曹克明劉聲之三先生；又於省府同筆硯云。天歷元年冬，卒於家。所製雜劇，唯知有「春夜梨花雨」一本，惜未傳於世間。錄鬼簿，則稱此雜劇之詞「甚麗」。鍾嗣成，嘗有弔良弼之詞曰：「閒中袖手刻新詞，醉後揮毫寫舊詩，兩般總是龍蛇字。不風流，難會此，更文才，夙世天資。感夜雨，同窗夢；歎秋風，兩鬢絲。住人間，能有多時？」

(未完)

# 投稿簡章

- 一、歡迎外稿。
- 二、限純學術之論著或譯述。
- 三、來稿字數以兩萬字爲限，譯稿請附原文。
- 四、稿酬每千字二十元至三十元特稿另議。
- 五、來稿經本刊揭載後版權即歸本社所有。
- 六、來稿本社有酌量刪改權。
- 七、來稿請直寄本社編輯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 中國學報

第二卷  
第二期

代表者 張紹昌

編輯發行者  
兼印刷者

中國學報社  
北京東四北石雀胡同甲五號  
電話北(四)二九八〇號

分社

高圓寺一新莊吳方  
東京中國學報社

南京路華懋飯店十五號  
上海中國學報社  
電話 一二六七七號

經售處

北京 東安市場沙漠書店  
南京 建國書店  
天津 天津書店  
上海 漢口路申報館

其他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每册定價聯幣五元

# 中國學報 第一卷 第一期 目錄

中國史前人類生活之狀況

人格的實在論略述

數學邏輯概論

清玉踐跋

社會學研究法

漫談文化之一——文化的定義

晚唐變種語錄中的白話

論山水畫

裴文中

文運

靳宗岳

趙子亨

楊堃

關琪桐

馮承鈞

李戲魚

# 中國學報 第一卷 第三期 目錄

民法上特種損害賠償問題

道家仙境之演變及其所受地理之影響

發展中國科學教育芻議

后羿傳說叢考

法國浪漫戲劇運動史最重要的一頁

文化學小史

中國近三十年之聲韻學

中法初期關係之研究

劉志敏

張星烺

張春霖

孫作雲

鮑文蔚

閻煥文

齊佩瑤

張雁琛

# 中國學報 第一卷 第二期 目錄

社

等韻源流後記

中國近三十年之聲韻學

中法初期關係之研究

近代德意志的工業發展

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

法國社會學家莫斯教授書目提要(一)

兌之

趙蔭棠

齊佩瑤

張雁琛

王誼

吳祥麒

楊堃

# 中國學報 第一卷 第四期 目錄

譯鄭和下西洋考拾遺並答伯希和教授

論秦與儒教之關係

漢墓摘記

道家仙境之演變及其所受地理之影響(下)

明代畫譜解題

后羿傳說叢考(中)

法國社會學家莫斯教授書目提要(二)

馮承鈞

孫海波

姚鑒

張星烺

傅惜華

孫作雲

楊堃